



二月

陈忠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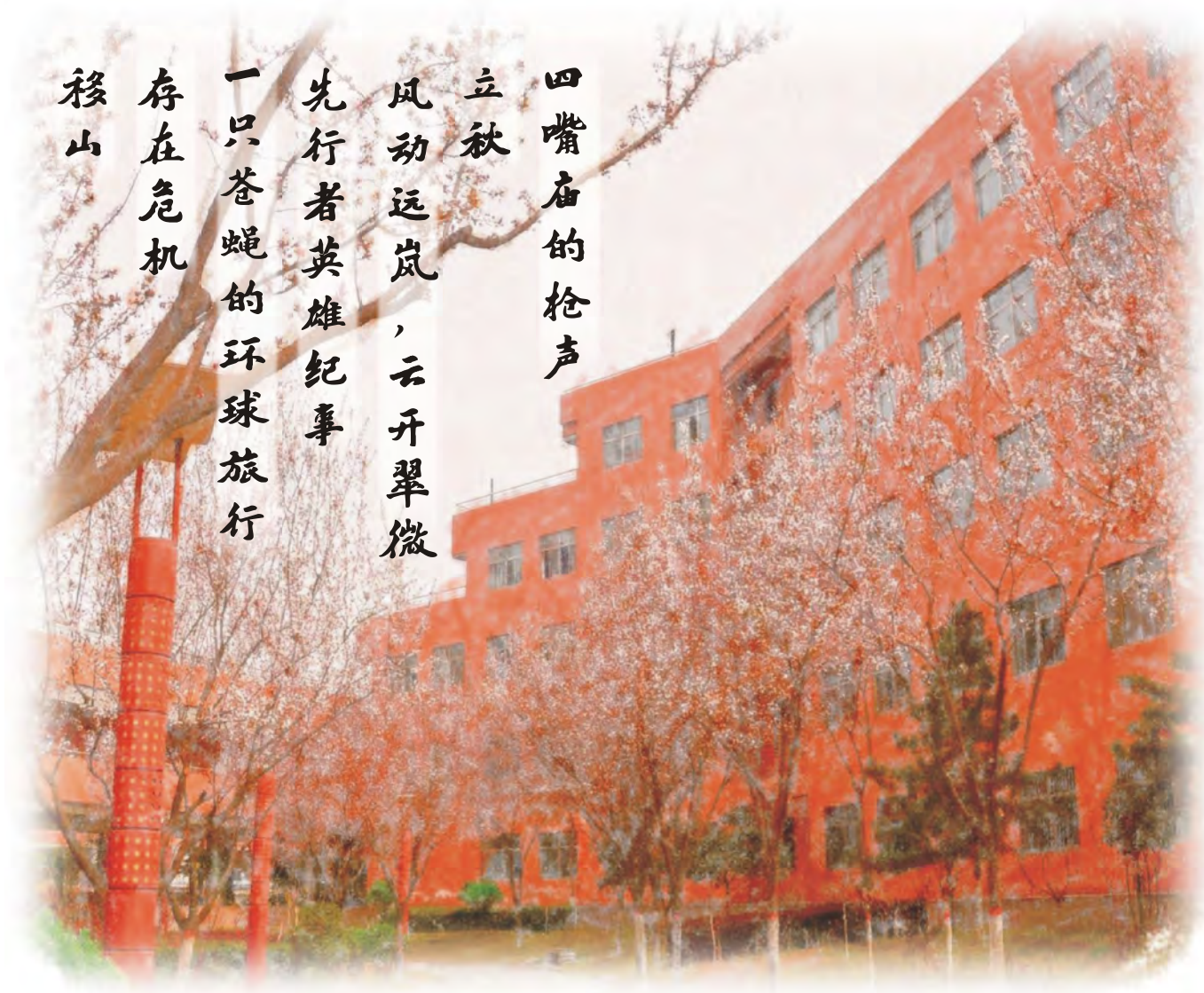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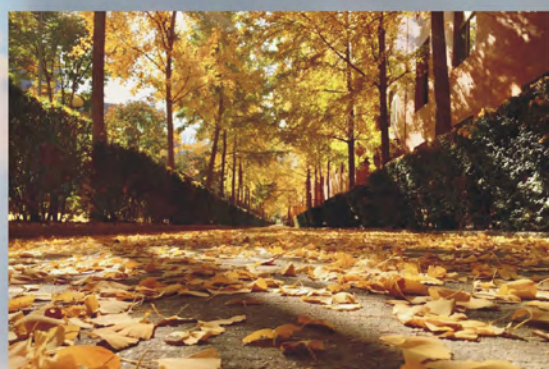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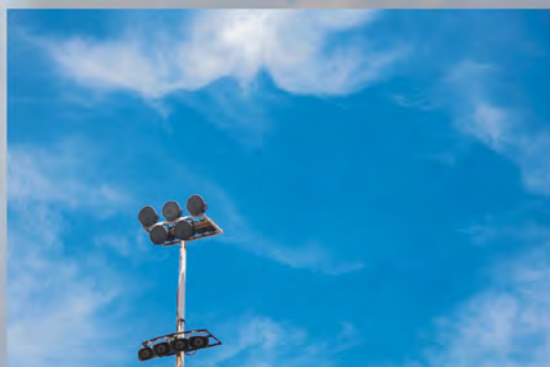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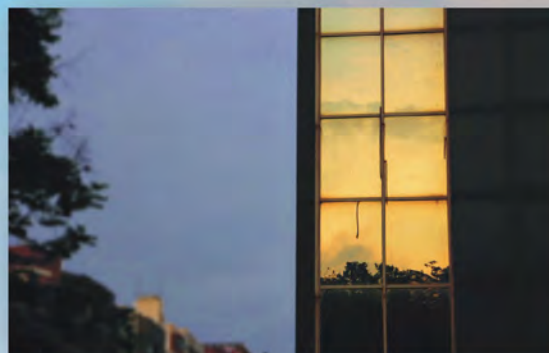
2020

II

总第42期

ER YUE
校园文学月刊
XIAO YUAN WEN XUE QI KAN

特别推荐：校庆专刊



四嘴庙的枪声
立秋
风动远岚，云开翠微
先行者英雄纪事
一只苍蝇的环球旅行
存在危机
移山

西安中学 秋景欣赏

高2022届文1班许智航 摄



陕西省西安中学

SHAN XI SHENG XI AN ZHONG XUE

高2023届理科实验八班 林心怡 《千字文(局部)》



高2023届理双语六班 李东璇



高一新 生 作品 欣赏



高2023届理科实验七班 赵昊媛



高2023届双语二班 王悦涵

黑雲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

戊戌年春 王昊 天書

高2023届理科实验七班 王昊天



清院本《十二月令图轴》八月中秋



宋代马远《月下把杯图》



郑慕廉《嫦娥奔月图》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书画作品欣赏



《中秋帖》，传为晋王献之书，纵27cm，横11.9cm，曾被乾隆誉为“三希”之一。

二月 ER YUE



主 管 陕西省西安中学
主 办 二月杂志社
顾 问 张克强 薛党鹏 薛 锋
雷琪平 石峰虎 胡 杰
何海林
编 委 郑宏宝 刘 卫 李 亮
尚 武 谢小愚

主 编 原 雪
副 主 编 樊佳玥
本期编辑 刘九诗 商 羽 张 颖
姜龙霞 王博涵 雷 妮
封 皮 樊佳玥
插 图 王 娟

地 址 西安市凤城五路 69 号
邮 编 710018
电 话 029-86537079
邮 箱 xzeryue@126.com
xzeryue@163.com

目 录

校庆专栏

- 04 云动远岚,云开翠微 / 朱妮娅
- 06 窑变 / 高山
- 07 我和西中的缘分 / 原雪
- 09 学在西中 教在西中 爱在西中 / 李金
- 10 百草园里的三味书屋 / 王康乐
- 11 记当时携手处 / 顾馨月
- 12 从“不简单”到“简单爱” / 吕璐
- 14 武林志之西中派别 / 王美华
- 15 你一生的故事 / 张珺雅
- 16 西中“简史” / 刘勤睿
- 18 相约西中,逐梦前行 / 王嘉怡
- 19 西中遇见你真好 / 韩伊菲
- 20 诗意学海,寻梦西中 / 李佳雯
- 21 西中情怀 / 葛众星
- 22 荣光与梦想 / 孙天骄

英雄幻想

- 24 存在危机 / 刘玉婷
- 28 移山 / 王艺儒
- 31 世界线 / 藺艺喆
- 35 先行者英雄纪事 / 王林溪
- 39 翻转吧,英雄 / 李欣悒
- 41 无勋 / 姚禹嘉

诗路繁星

- 43 泛舟击乐游作(外一首) / 龙柄铭
- 43 步行有思 / 刘航源
- 43 长安慢 / 王许诺
- 43 悠轮回一曲于你(外一首) / 解宇航
- 44 早春的景 / 蒲一锋
- 44 一只苍蝇的环球旅行 / 王佳阳
- 46 我有一首诗 / 张晨琳

校友作品

- 47 老街 / 郭子萌
- 49 井底之蛙 / 汪李露茗
- 50 悼念德伯家的苔丝 / 芦柯欣
- 52 静穆天地下的生死欢喜 / 史雨添

教师作品

- 53 四嘴庙的枪声(连载) / 赵国团
- 58 往事并不如烟 / 商羽
- 61 我的武表哥 / 屈锋
- 63 立秋(外一首) / 李晓军
- 63 一碗羊肉泡馍 / 宋心茹



风动远岚 云开翠微

● 朱妮娅

我93年进入西安中学读书,99年高中毕业,在西中度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六年时光,遇到了许多令我感到“人生之幸”的老师,其中有三位老师,我印象最为深刻。

初中时教我们美术的王亚钧老师。

他其实是艺术类通才,但当时只带我们美术课,所以我并不知道他还精通音乐、舞台剧等多种艺术知识。我对王老师的深刻印象来自一堂水粉课。

如果说对汉语文学的敏感是上帝恩赐我的禀赋,那么绘画就是他老人家按原价索回的部分——我天生不会画画。不会临摹,不懂构图,看不明白比例,分不清同色系不同色块的细微区别,上美术课对于我来说是灾难,仅次于物理的灾难。我坐在教室里看别人全情投入地创作已经很难熬的,最难的是我还必须得自己画,要交给老师得分。

我按照我的想法画了一片海,画了岸,画了岸上的一个人。我相信没有人能看得懂我在画什么,虽然我在作画时尽量想让别人知道我在画蓝天碧海和一个打算游泳的胖子,但黔驴技穷,当王老师走到我身边时,我清楚地听到我心破碎的声音。

王老师仔细地看我的画,看了很久(当然得看很久,看一眼根本看出来这是啥),然后很真诚地看着我问:“这幅画,你想表现什么呢?”

谢天谢地,他说的是“这幅画”而不是“这个东西”“这个玩意”,要知道我的小学美术老师都是这样说我的画:“脏嘛咕咚的什么玩意嘛!”

我咽了一下口水,艰难地开口说:“一个人,在海边……”

王老师点点头:“这个我知道,这个很明显……”哦,天哪,他说“很明显”。

“那么,你想表现的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人为什么要站在海边?哦,是不是应该叫湖边?海岸不是这样子的……”

我拼命点头。

“嗯,那么,他为什么来到海边?这幅画里海水占的比例很大,说明海才是你要重点表现的东西?”

我僵住了,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平日读的那些无病呻吟的煽情文学语段这时候全都没有了。我呆呆地看着老师,老师充满期待地等着我回答,但是我说不出来半个字,于是王老师只好说:“要不你再想想?绘画是有主题的……”旁边有同学不停地喊他过去,他把我的画放下了。

那副画没有后文了,我也并没有像许多教育类电影里演的那样最终成为了一名美术教师,事实上我还是和美术无缘的,因为我现在给自己孩子画个兔子都会被孩子鄙视(我小孩可以画出一只像模像样的兔子,我只能画画旁边的青草)。但我却真的成为了教师,在我高三毕业决定报师范专业、在陕师大读书以及工作后踏上讲台的时候,我都记得那堂美术课。那堂美术课上,一位美术老师面对一个天生有绘画障碍的学生,面对她惨不忍睹的创作时,没有任何的不屑和冷漠,而是拿出如同欣赏名画一般的精神去解读,去试图了解这幅难看的画背后的东西,从而引导学生正视自己的创作动机,有自信地进行艺术表达。我知道我的职业自信并不来自美术,毕竟汉语言文学才是我的看家本事,但我与美术的擦肩而过的缘分,却让我的教师生涯有了一枚定海神针,就是保持对学生的尊重,这是教师的道德,也是教师的风度。

高一开学,我又如愿回到了西中,进入高一2班就读,我的班主任是李亮老师。



第一节课,第一次正式见面,他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今天学习《雨中登泰山》。”然后就开始讲课了。没有鸡汤式的开场白,没有激动人心的鼓励,没有掏心窝子的自我介绍。这种缄默带来的神秘感,一直保持了很久。时至今日,我和同学们回忆起当初,谁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我们才对李老师有了“不神秘”的亲近感,大概是因为他的话真的很少吧。

开主题班会,进行思想教育,他只在黑板上写四个字:学会负责。然后,几乎不怎么解释,只是在最恰当的时候,一对一交流时,他会再次提到这四个字。

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倒数第二,李老师叫我出去谈话,他问我什么是学会负责,我支支吾吾地说就是好好学习。

他眉头微微皱起来,盯着我的眼睛说:“学会负责,首先是对自己负责,你在高二阶段,读林语堂的大部头文集,读波伏娃的《第二性》,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书籍耗费的时间和心力?”我瞠目结舌,没有想到看似从不盘问学生学习生活细节的老师,竟然对我读什么书都了若指掌。后来李老师又说了很多,包括一个人对父母的责任,对伴侣的责任,对孩子的责任,对社会国家的责任等等,我一字一句地都听进去了,听的时候,心里止不住的一阵阵的浪涌,一是有感于老师所言如黄钟大吕,二是惊讶平日话很少的老师一旦开了口,真可谓字字珠玑,每一处用词,每一句的衔接,逻辑完美到无可挑剔。多年后我自己也当了班主任,每次和学生谈话都觉得失败,因为我只是语速快信息量大,但说完了再回过头来想,便能迅速找出自己说话的逻辑漏洞,和李老师比起来,自己羞愧难当。

这几年有过几次机会和高中同学聚会,说起李老师,说起“学会负责”四个字,竟会有人落泪。我们这些当年在他面前顽劣不堪的孩子,后来都各自经历人生的波澜,失业、重病、离婚、破产,命运给我们

嚣张灿烂的青春定好的筹码,果真是一分钱也不让。每当苦痛来临时,唯有想想老师的叮嘱,确信自己负起了应担的责任,确信问心无愧,才能舒一口气出来。每一次和将要毕业的学生合照,发在朋友圈里纪念时,我高中的同学们都不忘回复一句:“别忘了告诉孩子们,学会负责。”

这四个字,已成了我们这一群人心中最重的字。

高三的时候我在文科班,离开了最喜欢的2班和李老师,就告诫自己要勇于面对生活的不如意,却没想到遇到了更令我钦佩的语文老师杨杰夫,也是我后来毕业了回母校任教所拜的师父。

杨老师口才极好,和李老师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他的课堂,几乎全由他的渊博才学和流畅表达支撑起来,我在听杨老师的课时,才第一次感受到了一名教师可以单凭他的专业才华将其职业魅力扩张到无穷大(其实后来发现教历史的郭富斌老师也是如此),也正是源于对杨老师的崇拜,我才突然萌生了报考师范院校的念头。

临近高考的某一天,

我去办公室给杨老师交作业,杨老师问我:“报哪个学校有打算没有?”我说第一志愿陕师大,第二志愿宝鸡文理,他一听先是怔了一下,然后说:“这是抱定念头要当老师了?”我说是。他点点头,说了一番让我至今难忘的话:

“你的选择很好。这个时代能守清贫讲台的人不多了,据我所知,咱们这一届,就你一个报师范的,很好。你本身也适合当老师,你是个善良的孩子,我刚才咱班时就感受到了,你还记得不,我板书多,每节课要擦了重写好几次,你下课就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擦黑板,帮忙板演笔记,这其实是老师自己要做的事情,你却能考虑到老师的辛苦,愿意为之代劳,说明你善良,又细心,教师这个工作是个良心活儿,你能当,能当个好老师!”





石
磨细
手练泥
去除杂质
旋转制成坯
琢器运走刀笔
浓淡素胚勾色易
凝脂蘸洗上釉更衣
炉烧火炼待高温洗礼
窑变生色愈发流光溢
争奇斗艳流转千年匠心不移
从你眼里映出我岁月痕迹
为什么画我竟这般仔细
为什么对我畅谈希冀
只因学海困苦坚毅
难忘西中文物室
人与物志相似
人可以鉴瓷
瓷亦鉴心
今为师
德之
立

[责编校对 王博涵]

我当时是怎样诚惶诚恐地退出办公室的，已经不记得了，但后来的职业生涯里，我却能够一直诚惶诚恐地铭记这段话，我坚信自己是个有良心的、善良的好老师，虽然不那么细心，但却努力把问题考虑周全、把事情处置妥帖的尽心的好老师。

2005年西中迁校，在影视圈打拼两年无果的我通过了学校的招聘考试，顺利回归母校工作，并正式拜杨杰夫老师为师，时隔六年，师生再度相见，心中百感交集，竟也不知道该对老师说些什么，杨老师倒是畅快：“别怕，好好讲课，先让自己讲痛快讲从容，再一步步调整提升。”转眼十五年过去了，现在担任备课组长工作的我早已不知道“上讲台紧张”为何物，这都离不开杨老师手把手的悉心教导。

如今适逢西中 115 年校庆，在筹备校庆相关工

作的同时，我也禁不住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尤其是王亚钧老师对学生的尊重与鼓励、李亮老师对学生的关注与鞭策、杨杰夫老师对学生的爱护与引导，已成为了我十七年教育教学生涯的指南针，让我时刻不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保有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气质风度。

如同远风吹动山中的雾岚，苍翠之色往往在不经意间显现，老师们对我的影响亦深入灵魂，化作我今日的成就。每一次的学生评教，每一届的毕业生留言，每一张肯定我工作成绩的证书，都以积极的面貌向我证明我所坚守的东西永远不会错，它们也将扶持我走完未来的职业道路，并使我在这条光明大道上，为自己、为学生，写下更多的美丽篇章。

[责编校对 王博涵]



命运总是兜兜转转把你带到你最该去的地方，让你遇到最该遇到的人。

这句话我相信。

2012年底，我忧心忡忡、步履匆匆辗转于城市郊外的飞机场和火车站，在河北迁安（那时我在迁安三中实习）、北京、西安三地之间疲惫奔波。最夸张的时候，一周坐了四次飞机，只为了顺利完成教育实习，且不错过心仪的招聘机会。那时，我整个人被巨大的孤独和焦虑笼罩着，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前途渺茫。

一天下午，我在蛋蛋上（北师大BBS）看到了西安中学校招的消息，喜出望外。不久前，我参加了师范生就业经验交流会，来自陕西的三位学长都签约了西安中学，于是“我会去西安中学工作”的念头一闪而过，冥冥之中我好像知道了自己的归属。

然而，我的一轮面试就出了状况。

“《平遥弦子书的新生性研究》这是你做的田野调查研究？”面试官发问了。

我怎么都没想到面试官翻了我的简历，对我支教、实习的各种经历不闻不问，竟抓住这个早就被我遗忘了的民俗学田野调查研究报告来提问。

我慌了。“嗯，是的”回答得有点底气不足。

“新生性是什么意思？”面试官又发问了，面无表情，异常冷静。

“就是传统曲艺表演形式在新的时代背景和观

赏需求中能够自发地产生出新的艺术特点”我尝试着用看起来很学术的方式组织语言。

“你不觉得新生性这个概念的表述有点奇怪吗？从语法上讲说不通。”面试官依然面无表情，目光掠过薄薄的透明镜片投向我。

“这个词不是我自己创造的，这是翻译版学术著作当中使用的词。”我强行为自己的疏漏寻找权威的证据。

“做研究不采用审慎的态度思考、辨别，进而提出严谨的学术概念，只是照搬照抄、人云亦云怎么能行？”语气不重，但我感觉我完了。

“我……觉得……”话都没说完，我投降了，我知道的确是完了。

就像翟天临想不到自己会因为不知道“知网”而被起底，葬送了演员生涯；我也没想到我的第一次面试出师不利，竟然是败在了一个跟教育教学毫无关系的田野调查研究报告的用词上。懊恼！悲愤！抑郁难平！

当年的我经不起挫折，一度认为我的求职生涯就此遭遇重创，久久地沉浸在伤痛之中。穷途末路之际，我甚至给海南万宁一所新建的学校投了简历，现在想想真有点慌不择路的味道。然而，就在我已经断定我与西中就此绝缘的时候，命运的天光降临人间，西安中学又要校招了！不过这次是在陕师大，二话不说，我买票就走，因为我深信与教学技能相比更注重



治学精神的学校值得追寻!

怎么还是他!

又是那个透过镜片逼视我的面试官!老天保佑,希望他是脸盲,已经把我忘掉了。不管了,来都来了,火车票不能浪费,硬着头皮上吧!

“说说大学期间最令你骄傲的一件事情。”他慢条斯理,言简意赅地发问了。

“坐了四年图书馆!”

目光仍旧透过镜片投向我。除了“等消息”三个字之外,再无一字。

我又慌了,这就完了?!

然而,这一次,我收到了进笔试的消息,然后顺利进入了试讲环节,再然后校长面试,再然后实习,最后“去西安中学工作”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变成了现实。

西中是我求职面试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最后一所,这就是我相信“命运总是兜兜转转把你带你到该去的地方”这句话的原因。

今年是我在西中工作的第七个年头。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李亮老师,但是一直没问,那就是“陕师大那次面试您到底有没有认出我来?”

命运除了把你带你到该去的地方,也会让你遇到了你该遇到的人。

其一是情谊深长的学生。我始终记得自己初上讲台的樣子,为了显得成熟老练,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但举手投足难掩稚嫩。然而,我的学生对他们年轻的老师抱以了巨大的信任和支持,并与我坦诚相见。

我的课代表在我向同学们询问了对语文课的意见之后,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肯定了我的教学方式并鼓励我坚持自己,这是我从教以来收到的最为珍贵的礼物之一。读研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位教授“论文写作规范与方法指导”的年轻讲师(可能只是博士生),因为教学方式不当,引起学生不满,第一节课间休息时就有超过半数的学生径直离开了教室。最后她的课堂几乎每次只有屈指可数的人坐在教室里,师生之间没有任何互动交流,老师仿佛是在

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学生则各行其是。每当我想到这个老师红着眼圈、哽咽着坚持上完第一天后半程课程的情景,我都感到无比心疼,我觉得那一次的受挫让她的从教生涯蒙上了抹不掉的阴影,同时我也暗自生出一点庆幸:教学是老师和学生彼此照亮对方的奇遇,一个老师只有遇到支持和理解他的学生,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还好在西中我拥有这样的幸运。

其二是亦师亦友和同事。他们之中有沉着大气、挥洒自如,在讲台方寸之地演绎人生百态的老师,听他们的课不仅涨知识,更学做人;也有冷峻深沉、不苟言笑的老师,但他们常常四两拨千斤,三言两语就能切中肯綮,令让人思索良久;当然还有平和温暖,犹如轻风柔水一般的老师,在我上完公开课之后他们的话语总能让我燃起信心;更有多才多艺、风采卓然的老师,他们活跃在公众的视野中,是耀眼的明星。他们的存在仿佛就是活动的提示牌,上面写着“年轻人,好好努力吧”……

在西中,师长一般的老师太多了,朋友般的老师更不少。2018年我们这一届取得了优异的高考成绩,获得了集体去江浙研修学习的机会。课余时间,大家出门采风,吃在一起、玩在一起,所到之处都是皆是欢声笑语。西湖岸边所遇都是熟人,仿佛整个杭州都被西中老师包场了。乌镇西栅巷子里,排排坐啃梅菜大饼的照片,我每看一次都会扬起会心的笑容。

最后,说起我与西中的缘分,当然要提到我的老公,我们是在校长面试环节遇到的。不过,这篇文章就要收尾了,于是此处就得从略啦。

[责编校对 王博涵]



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西中学子。2001年我在爱知中学就读,2004年考入西安中学,2011年大学毕业之后在西中任教,迄今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在这近二十年的时光里,西中见证了我从一个懵懂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青涩的师范毕业生的历程;也帮助着我从一个初上讲台还会紧张到瑟瑟发抖的教学“小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青年教师。西中,这个承载着我最美好的青春的地方,也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

我清晰地记得当年入职考核的最后一关是与校长谈话,张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是咱们西安中学毕业的孩子,我相信你的学习能力和做人的品格。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了,希望你能够做到关注时事、热爱阅读、坚持学习,认真践行‘为学生终身发展负责’这句话。”所谓“教易育难”,教书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而育人是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导学生如何做人 and 做事。在入职后的工作中,我发现西中的每一位教师都把“为学生终身发展负责”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并将实际行动体现在工作的点滴之中。西中的教师不仅会“教书”,更会“育人”。

作为一个一毕业就回母校工作的西中“土著”,在任教的第一届就同我高中的两位老师在同一个办公室。一位是我的生物老师亢永平老师,另一位是我的历史老师姁吉霞老师。二位老师都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非常出色的专家型教师。作为一个新手,我在办公室里难免显得有些拘谨,生怕说错话、做错事。然而很快地,两位老师对我无微不至地关照和指导了我的焦虑:亢老师不仅会常去听我的课,毫无保留地给我生物教学方面的专业指导,同时也是办公室内调动气氛的“积极分子”,他会带我回忆在西七路老校区学习和工作的日子,给办公室普及养花养鱼

的各种知识,有他在的办公室气氛永远那么融洽;姁老师虽然只在高中带了我一年的历史课,但是她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女神,她对于问题独到的见解、为人处世的态度、寓理于史的风格令我由衷地敬佩。姁老师在办公室与学生谈话时总是那么认真,言辞恳切,句句在理,处处站在客观的角度看待问题;而在日常生活中,姁老师也会亲切地和我交流生活上的琐事,比如她和她女儿之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比如针对一些社会问题会问问我们年轻人的看法,也会向我推荐一些能够买到漂亮衣服的有品位的网店等等。长期的接触下来,我发现,我当年的“偶像”和“女神”,竟是那样平易近人、那样可爱。无论当年我是他们的学生,还是如今我是他们的同事,我都无时无刻

不在接受着他们对我春风化雨般的关怀和指导,因此能够更快地成长。这,不就我是真真切切的“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吗?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大学毕业后回高中母校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会这样

说:这是一种回家的感觉。以前的老师变成了如今的同事,称呼从以前的“张老师”变成了现在了“张姐”;她们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也许时不时就会带着你回忆一番;他们的亲切和平易近人让你没有距离感,所以融入这个集体就会非常容易,工作起来也更加快乐;当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论是“张老师”还是“张姐”,他们永远是我最尊敬的人。

我与西中的缘分妙不可言。我爱西中“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的教育理念;我爱西中平等和谐互助的同事关系;我爱西中团结协作奋进的育人氛围。我会告诉我的每一届学生,我既是他们的老师,也是他们的学姐,我学在西中、教在西中,我为我的身份感到无比自豪。

[责编校对 张颖]





百草园里的三味书屋

● 高 2021 届文 4 班 王康乐

时常在西中外的红砖路上施施而行，踟蹰着一个若有所思的无言过客，平淡无奇。可我却隐隐察觉到周遭的伺视——带着惊疑、嫉妒和些许敌意。我寻觅着，路旁孱弱的草坪、裸露的土坪、阴冷的水泥都窥视此地，西中的铁栅栏岿然不动，昂首卫立——这是我们的“桃花源记”。

西中的主路，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琼楼玉宇，统领着涓流小道。载得动“学富五车”——路灯上高悬的身影应是砥砺前行，受得住“万物有灵”——生机盎然有那鸟语花香。它是西中的主路，更如西中：书香与花香共雅，诵读与鸟语齐鸣。

路旁石碑上道劲的“勤”笔走龙蛇，感染着碑下俯卧的剑兰负重前行，脉络似大师挥下的一撇滑向叶尖，指向栉比垒土的蚁穴，黑压压的一条黑带系在侧路的阶间，沉吟着《隆中对》，空中云雨已然了然于心；葱郁的碧草丛中，几只褐绿的黄蚂蚱在交织越舞，忽而销声匿迹，忽而闪烁期间，绿秸秆似的细腿与翼翅的扑棱遥向呼应，亦是无往不至，所向披靡，却识趣的避开了枇杷树下孤零零的独草，长久荫蔽下的颓唐，阳光在茂密的枇杷叶间举步维艰，树下与树旁，宛如无痕的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独草却不要自菲薄，毅然成长，枇杷树也无需窃喜，尚有馋口的同学早已对硕大黄泽的枇杷欲眼望穿，天时地利以备，只等人和……

这是仲夏之际枇杷的高光，若是在挪移些步伐，此时只有掉落些骨朵儿的樱花树便能重新焕发无可比拟的姿态活力——一股恰到好处之风，引得满树

摇摇欲坠的樱花颤颤巍巍，那惊心动魄的摇曳，眷恋者少女的馨粉，余香萦绕着绝世的芳华，吹拂起来，二栋大楼之间，就是樱的舞台，旋落、旋起，万落樱花，如疾风骤雨，如空谷幽兰。无数窗内的眼与心早已随花牵动，弥漫着心动的雀跃尽在一刹间勃发。当樱花铺满幽径，花香逸露温文尔雅，请君采撷美与诗。樱花舞女，名满西中。

大红大紫的花瓣在丛林中无意乍现，行者蓦地一望发现了这迷人的妩媚，招蜂引蝶，别有一番风韵。路口长有红色小果实的小树丛累累硕果，压枝低，却因“神秘”回绝了以“食”为天的刺客。不知名的鸟儿栖息于此，嘎然几声清亮的鸣，抖晃着肚脯拖着扑闪着翅膀只好在低空滑过曲线，熟视无睹学生三两成群的路过，听着嬉闹置若罔闻，漫步在草丛里、台阶上、矮树上，蹦蹦跳跳叽叽喳喳。更不必说，那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丛林“勇士”，在蚊子横行无忌的丛林里，发现了一巢小鸟崽——张大的喙嗷嗷待哺，红里透白玲珑剔透的身子尚还羽翼未丰，踮起脚尖即可探察……

“看月亮之下，月亮不说话，天地一片自在”，是皓月当空，是蝉鸣依旧，有浮云“云游仙意”，有暮光“凤冠霞帔”。西中的铁栅栏，不拘束蓝天，更不拘谨自然。

三年之际，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西中海纳百川，而对我来说，是未知向已知的机遇，是生命向生命的进展。

在西中，有几位挚师，亦有几位挚友，与他们彼此认同，相惜，谱一曲“高山流水”，谈佳话“伯牙子



近日闻得母校适逢 115 岁诞辰，不禁想起了那三年在西中的人和事。人的记忆储备是有限的，那些来之不易的东西才会是难以忘记的，于我而言，更难以忘记的是那些为梦想奋斗、为自己努力的日子——我的高中生活。思绪万千，感慨亦万千，提笔作文，谨以此献给母校西中，也献给高中三年的自己。

其实毕业之后曾和三两旧友回过母校一次。虽然没有功成名就，但我俨然一副功成名就时重游母校的模样了。虽说仅仅离校几个月，却有一种“旧游无处不堪寻，无处寻，惟有少年心”的感伤。看着学弟学妹们青涩稚嫩的面庞，总是恍惚中想起当时的自己：单纯、天真、对未来的一切都有看似可行的规划。（何其稚嫩，何其可爱！）又禁不住想，现在的我是什么样儿的？可能更稳重、更有智慧了吧。忽然发现高中三年带给我的改变真的是天翻地覆式的。知识方面也好，生活习惯方面也罢，这段日子真的教会了我很多。

都说学习成才之路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单打独斗，我却私以为领人进门的“师傅”和个人的修行是相辅相成的，二者难分你我。在西中，我遇到了学习生涯里最难忘、最可亲的一群老师，他们赤诚的师者仁心让我在高中学习上事半功倍，在高中生活上顺心如意。我们班的班主任王继璋老师毒舌又腹黑，语文刘巧绒老师平和又善良，数学吴贺笃

期”，既可朝飞暮卷，云霞翠轩，词调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也可市井小径，灯意稀疏，火影迷离，词调下里巴人，和着数千。教室里，且听那书笙朗朗，余音绕梁；看那工整笔记，雾列雄州；楼层间的横幅一遍又一遍，内心的成长一年又一年。

无可厚非，在学校，有比拼，有竞争，有输赢，在西中，尤为激烈。也许是一场球赛，也许是一次考试，也许是一场比赛。在输赢的更替中，此地未必空留下些“不忍直视”，也不曾有过的“卑鄙无耻”，真的勇

老师幽默又风趣，英语杨宁老师严谨又仔细，物理安杰老师博学又多识，生物呼欢欢老师平易近人又可爱迷人……最有写头的是我们的年级主任，也是我们班的政治老师：付斌老师。我现在都还记得他在第一节政治课上的自我介绍，他说他讲课很有热情，说他在代课的班里老师缘很好，他说他也是我们的年级主任，会抓违纪会很严厉……政治课的内容早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每次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总会微笑着点点头回礼，很亲切。同学们私底下甚至结合他的

名字创造了一个梗——“斌斌有礼”。有的时候我会怀疑他说的“很严厉”是不是唬人的，直到有一天他晚自习的时候来我们班管纪律，那时候我才在心里全面肯定了他给自己的评价。付老师的嗓门也很大，讲课基本全楼都能听见，训斥人的时候调门更高，威力更甚。对

于这些当时有点厌倦的老师，我现在只有想念，因为这是我忙忙碌碌的高中生活的缩影啊！“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我们所有人的成绩和成就都或多或少的依赖于这些老师，又怎么能在有所成就的同时把“老干”遗忘？我爱我所有的老师，衷心的希望他们健康平安，一生顺遂。

“合意友来情不厌，知心人至话投机。”在西中，我更感谢能交到很多知心的朋友。总觉得自己在社交方面有点困难，所以常常把学习看得比交友更重一些。但是在高中，这些大家都在拼命奔跑的日子里，相互

士，敢于正视永耀的胜利，敢于直面悲歌的失败，长歌当战叹否？莫非成为王败皆寇？有时成败皆输，有时成败皆雄，谦卑风度地说谬赞，处之泰然地说无妨。这里是三味书屋，有“人生千百回”，亦要“笑得像满月”啊。

西中，从历史的积淀中走来，是厚积薄发，以其宏大的气韵孕育着盎然的勃勃生机，无论鸟木虫鱼，无论莘莘学子，都将于此，生生不息。

[责编校对 王博涵]

记“当时携手处”

——我的西中记忆

● 2020 届校友 顾馨月



从“不简单”到“简单爱”

——西中有“理”，西中有你

● 2015 届校友 吕璐

记忆中的西中是这样的：

是六点半叫醒睡眠惺忪的我的新闻广播，是七点二十大家齐颂古今诗词、共背英文单词的朗朗书声，是八点零八分铃声响起后匆忙跑回教室的‘嗒嗒’脚步声……

记忆中的西中老师是这样的：

是身材虽较小，能量却无穷的她；是课后汗流浹背，再现播音腔的他；是通天文，晓地理文艺的他；是思维严密，人美心善温柔的她……

记忆中的你是这样的：

永远的精神抖擞，永远脚下生风，永远的眼带笑意，始终抓着青春的尾巴不松手的颜值担当……就像你的 QQ 名‘奔阳’一样：永远做一个向着太阳奔跑的人。

第一幕：好老师，识你初印象

我和他的师生情谊从很早就开始了，也许这就是

扶持、并肩战斗显得尤其重要。孤鸟不成群，独木难为林。被孤独感包围的人群也总是低效率的。在这个朝七晚十的天地里，朋友比家人占用了我们更多的时间，朋友的鼓励和宽慰也比家人的劝诫更平常。中学时代是小学和大学之间的桥梁，更是我们从依赖到独立的过渡。朋友的存在让我们渐渐学会独立地思考和判断，而不是全盘交给家人替我们决定。同时，朋友也是我们倾诉内心的对象。高中的课业压力会越来越大，各种负面情绪也随之而来，大家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而诚如鄂温克族的民谚，“星多天空亮，人多智慧广”，互相之间的交流会让我们困难更有效地得以解决。且互相了解了更多，关系自然更亲密些。我和我几位好友即是因为生活琐事上的帮助而相互结识，即使是现在已经毕业，我们朋友之间也会小聚，互相之间聊聊天，分享一下近况，时不时戏谑几句。友谊不是暂时

缘分吧。在 2012 年的一天，我满怀兴奋又略带紧张的走进西中，那时我在他的隔壁班，没有见过他却对他充满了好奇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天报名时我恰巧路过，他给学生的三句话便让我驻足。记得那时你曾说：“同学们，我对你们只有三点要求：

1. 学习认真；
2. 遵守纪律；
3. 讲究卫生。”

嗯！这个老师不！简！单！

高一这一年，他还不是我的历史老师，我也只是在走廊上向他问好，虽然并无交集，期间却听过他各种趣事，比如：元旦联欢会，身穿萌萌哒的熊猫装担当背景的是他；大型活动集合时，站在凳子上拿着喇叭大声疾呼吸引全场目光的也是他；运动会时，极速狂奔虽败犹荣的帅气背影还是他……直到高二，他正式成为我的历史老师，来到 24 班。

的取暖，而是长久的安慰，我们的情谊并没有因为时间和距离而变质，并且我相信，永远不会变质。

停笔此处，忽然想到，有人说，2020 届的学生是最特殊、最辛苦的，因为疫情改变了太多，也影响了太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一切困难与磨练恰恰证明了我们的不凡。天灾人祸不时出现，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唯一能做的就是据此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毕竟只有修习到的学问不会改变。这次我们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也可以。

各位，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也在五湖四海隐去。潮水涨退，星子闪烁，婵娟圆缺，不变的是我们的赤子之心，是我们对西中的爱和回忆。

祝我亲爱的母校生日快乐，也祝愿我的同窗们前程似锦。同学们，山顶风景独好，我们顶峰再见。

[责编校对 张颖]



第二幕：“晓明哥”理解再加深

下面再来谈谈我与他的课堂点滴吧。只因课上他曾自嘲——黄晓明第二，自此“晓明哥”这一别称便火遍高三，成为我们的骄傲。

之后的七百多天，这个一直奔跑的大男孩始终带领我们奔跑，当然他也有“掉链子”的时候。记得高三的那几天，他突然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那段时间，听不到他给我们讲的历史小段子，看不到他略带无奈的微笑，可让我们着了急。可是就在不到短短半个月，他以另一种姿态出现：不再是满面红光喜气，不再是一听到铃声就拿着小杯子背着小蜜蜂，挺直腰板走上讲台。而是面色略带苍白，单手捂着肚子，略微弯着腰，“依旧笑眯眯的目光里分明带着些许坚持。在那段身体恢复期间，他一直坚持上课，并且内容还似从前丝毫没有减少。最让我们惊讶的是，他继续跟进晚自习，那时的他，在最后一排摆了三个椅子躺在上面，忍着疼痛，只是为了能够答疑，不想让我们留下任何盲点。他就是那个能给我们在无趣沉重的题海中增添一抹亮色的‘晓明哥’，是给早上第一节课上昏昏欲睡的我们一剂强心针的“晓明哥”，是让我们暂时忘记压力能够真正开怀一笑的“晓明哥”。

第三幕：“老芒果”良师加益友

除了“晓明哥”更有“老芒果”，不过至今我都没有得到此外号由来的官方译本，民间传说太繁杂就不一一赘述，暂且认为他太爱吃芒果了吧，还是熟透了的芒果……他一生叱咤风云，自称‘西郊小霸王’不仅长得帅，而且很会穿，几乎所有衣服都出自一著名品牌！嗯，他应该替代陈坤成为此品牌本季代言人！

在他高颜值的背后却拥有一颗吃货和犯二的心！高三上晚自习前会经常给我们带点零嘴（给我的一般是来路至今未明的鸡爪）。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下课后看见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然后板着脸对我们呵斥道：“你看你们，上课偷吃，下课还吃，就知道吃！”尴尬的我们只能低下头，却不料他话锋一转，“来，给我也吃点！”然后就对着一群呈痴呆状的我们露出“神秘”一笑，赤裸裸地拿起吃的就走，不等我们在震惊中回过神来，他早已消失在人海。“老芒果”有

时精明，有时呆萌，经常是上课同学说错话大家开心够了，他好像才 get 到笑点，一个人在咯咯地笑个不停，而我们由于他那“经典神笑”只能无语问天！（此处众人心情：千万匹“羊驼”狂奔而去……）“老芒果”还是一个不以成绩论英雄的人民教师，在他的眼里，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也许你成绩不好，但你长得帅体育好；也许你没有什么特长，但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也许你不怎么优秀，但你乐观向上；也许你总惹祸上身，但你勇于承认并承担责任的；也许你逃课打架，但你尊重老师……我认为在他的心里每一个学生都是纯真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充满生命的活力和青春的激情，他一直在保护这种可贵的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幸运”，在他的心里，我们都独一无二并且充满可能。

“老芒果”虽是我们的老师，但更像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会和你一起吃零食，会和你一起追剧，会和你喜欢一样的明星，会和你谈谈感情聊聊人生，会给你点赞评论；会夸你今天又美丽了呢，也会赞你今天又帅出新高度；会笑眯眯地给你讲题，也会板着脸让你分析错题；会鼓励你继续梦想，也会批评你不脚踏实地……他用童心未泯保护你的未泯童心，他用爱浇灌呵护你的内心，他用实际行动诠释教育的真谛。

我会一直记得在最后一节历史课上他送给我们的罗素的名言——我们为什么而活？因为爱，因为对知识的渴望，因为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我们爱，我们爱知识，我们爱人类，我们爱奔跑。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成歌，汇成河，当个奔跑者。你不是国外的“小李子”，陪跑奥斯卡十几年，阅历让他从偏偏少年到满脸沧桑，也依旧执着！他——不简单；你是西中的“小理子”，当了几年高中老师，时光却让你更加意气风发充满激情，从未停下奔跑的步伐！我——简单爱！

西中有“理”，西中有你！

[责编校对 张颖]



武林志之 西中派

● 高2022届3班 吴婧禾 王美华



你的剑叫策理剑，你的贴身佩刀叫馭文刀。一百一十五年前，群英聚于西安，西中派于此建立。从此，武林威名总少不了西中派的名号，你是西中派的得意弟子，这一百多年来，你在西中武坛潜心修炼，只为在各路英雄乍起，竞争日益激烈的武林中能够更上层楼。你已多年稳居武林前十强，你的名号、西中派的名号早已叱咤风云，人尽皆知，你明白，一年一度的群雄峰会，都是你突破自我的良机。

你和你的同学延续了西中派的威名，你们重修武坛，招兵买马，实力倍增。你广结各路英雄、扶贫济弱，在武林中有口皆碑。你们还开设空军堂，为国培养了良将精兵，如今，西中派弟子云集，知名侠士频出。

百年之间，你在此潜心修炼，武坛之美景，烂熟于心。你甚至推算出每棵树的年龄，明晰每朵花的花期。你与弟子一同享受生活，弟子们的综合素质稳步上升。你习惯春天赏景，夏天吹风，秋天感悟，冬天晒太阳。你早上看初日破晓，黄昏赏天吞落日。闲暇之余，你常与体育堂弟子散步锻炼，与艺术堂弟子切磋技艺。弟子与你一起历练，一同长进。你一直按计划稳步向前，西中派稳步上升，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你老谋深算。

今年群峰会召开前数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新冠肺炎疫情阻断了你的计划。弟子无法去武坛习武，只能在家空手使把式。疫情迅速蔓延，武林大乱，各路英雄慌了阵脚。疫情派率精兵无数，实力无穷。你心想

全武林英雄出马都不及疫情派的一根毫毛，即使一身绝技，你无法与之抗衡，不少无辜的群众被疫情派打倒，住进医院。你无计可施，疫情派与你势不两立。

放眼武林，平日威风凛凛的英雄好汉为此紧锁眉头，在家的弟子们不进反退，很多比你年轻的大侠也愁白了胡须。

你明确了救西中派弟子于疫情派掌控之中的决心。

你重振雄风，另辟蹊径。开设线上武坛供弟子习武。还见缝插针，趁疫情派老大不注意，将兵法快速寄往住处，弟子们夸赞你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你暗自舒口气，叹道有惊无险呀。即使身不在西中武坛，弟子们仍潜心研究武艺，尽心备战。你终于放下心来。

群峰会那天，西中派弟子手执兵器，跃跃欲试。你拿着策理剑，佩着馭文刀，率领弟子来到擂台前，目送他们上擂台、行礼，比武开始，乒乒乓乓，千转百回、惊心动魄……比武结束，你坐在擂台外，静静揣度着弟子们的情况，你又想起一百一十五年来你担任西中武派掌门人的经历……

回过神来，发现各级从西中派毕业的侠士齐聚在自己面前，齐齐喊道“西中一百一十五生日快乐！”

[责编校对 张颖]



你 一 生 的 故 事

● 高2022届文一班 张珺雅

1954年陕西省西安中学的校门 雷中强 摄

你还未诞生时，华夏大地满目疮痍，一项又一项丧权辱国的条约铺天盖地砸向中国，目光所至之处，触目惊心。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条约》签订，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鸿章落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不久后与世长辞。同年，清朝政府颁布《兴学诏令》，号召兴办新学。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四年后，科举制度完全停止，同年十二月九日，在严冬腊月的寒风中，西安知府尹昌龄创建了你，将“西安府中学堂”六个字蕴刻进你的生命之中。

宣统二年，与你朝夕相处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你用不舍的目光目送他们消失在城隍庙转弯处，从此他们开始了各自的人生。

1911年，武昌起义第一枪打响，民主共和的旗帜从此高高飘扬在中华大地上，在这一新时期，你坚持“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的办学宗旨，尽管仍处于时局动荡之年，然而你用一隅之地，为三秦学子安放了一张安稳的书桌。

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一声枪响打破了你的宁静与安稳，军阀吴新田的士兵因在踢足球时与学生发生冲突，开枪打伤你的学生，因而引起西安各所学校纷纷罢课、请愿，持续3个月之久的“驱吴运动”就

此打响。这场运动使吴新田的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驱吴运动”期间，你成为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的中心，你看见学生们伸张正义的举止，看见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与军阀抗争的场面，你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也清楚地知道了自己想保护的人。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期间，你努力想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于是遵照命令南迁至洋县。尽管条件艰苦，却为学生撑起了一方安全之地。高中班也于此时诞生。曾在你这里就读的学生谢子长参与了抗战，肩负着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长期征战，多次负伤，最终因伤情恶化而去世。“民族英雄”、“虽死犹生”，你用你的精神养育了一个又一个甘于献身使命的人。

你终于走过艰难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你回到了你的家乡——西安，躯体再次扎根于此。1954年，“陕西省西安中学”的名称初次镌刻于你的身体。你捱过1966年至1976年间的混乱时期，终于恢复了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1970年，你改名为西安市第九十中学，在你百年之时，你又恢复了“陕西省西安中学”的校名。历经曲折发展，你的高中部迁至未央区凤城五路。自此变成了我遇见你时的模样。

我是在七月份的中考第一回走近你的，我的考



起初,我不在凤城五路,也不被唤作“陕西省西安中学”。满打满算,我的年龄甚至超过了共和国的历史,截止今日有整整 115 岁了。

望你轻轻驻足,听我讲讲这百年的岁月。

我出生在西安市城隍庙后街。打我出生以来的几年间,西安城的人都叫我做“西安府中学堂”——当然以后我改了很多次名字——由我父亲,也就是学堂创始人尹昌龄先生所赐。我常听他念叨:我是西安城人才的摇篮,是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宝地。

我诞生的时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外受列强环伺,妄图通过《辛丑条约》彻底瓜分中国,内忍清廷无能,沦为洋人控制国家的工具。社会正值混沌,腐朽的地主阶级仍然压迫剥削着底层的劳动人民。我听尹先生说,“教育,唯有教育下一代,才能让中华民族摆脱屈辱,走向复兴!”

很快,我迎来了第一批学生。初入学堂的他们脸上带着独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份“灰蒙”,那是因为对于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懵懂中仍夹杂着几丝恐惧。

他们多来自周边乡镇,有的出生于乡绅家庭,起码读过几年书,但大部分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虽然识字,却没有受过系统化的教育。

场即在你这里。考完最后一科后,我趴在栏杆上,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自言自语道:“这里挺好,待三年。”金秋九月,秋风卷来凉意,连带着你的理性与温柔吹入我的心田,我正式以你的学生的身份来到这里。走过百年,历经沧桑,你更加宽容、博爱,光芒万丈,你用百年的心血凝结成校训——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发展。许多杰出人才从这里诞生,你走过一百一十五年的岁月,却依然拥有着博大的胸怀,包容一切。

一百一十五年的岁月更迭,你一直都拥有智慧的光芒,你的学生们或皓首穷经,让人文主义色彩熠熠生辉;或攻坚克难,让理性的思维闪闪发光。学生

我的孩子们能成为将来国家的中流砥柱,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复兴吗?我不禁抱着这样的疑问,掂了掂肩上的分量。

历史的浪潮滚滚袭来,1911年,在武昌打响第一枪的革命党人宣告了帝制的终结,中国似将迎来民主与自由。然而命运女神却开了个玩笑,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集团妄图复辟帝制,以军事力量统治这个国家。

此时的西安府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只不过,一批穿着新式洋服的人将清旗扯走,隔天又一批穿着军装的士兵将临时政府的旗拔掉。而我,静守在城隍庙街,迎来又送走一批批学子,看着受过新式教育的他们意气风发,奔向天南地北,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战斗,在这个注定波澜壮阔的时代书写自己的篇章

而我能做的,也仅能做的,不过是内心默默地祝福他们,愿每位学子都能成就自己的一份事业。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带着湘南口音却异常雄浑有力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来,一时间,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接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城墙内外红旗如海浪般波涛汹涌,舞动飘扬。

们融汇的思想,在你的胸膛里激荡。

遨游在“文景阁”的知识海洋里,与先贤的思想碰撞;徜徉在天文台的星海中,探究那几万年前的星光;聚集在安静的教室里,笔下书写的是你的繁华与辉煌。你的学生们心怀远大的理想,人文科技青春闪光,自由民主和着青春激荡,怀揣着热爱在这里找到落地生根的土壤。

我有幸经历你的第一百一十五岁,“会者定离,一期一祈”,这是值得我用一生珍藏的记忆。

你一生的故事,未完待续。

你一生的故事,我用一生铭记。

[责编校对 雷妮]

西中『简史』

——一百一十五年的岁月

● 高2022届文1班 刘勤睿



看着给我更换“陕西省立西安第一中学”牌匾的工人们忙活着，我不禁欣慰，曾经年少懵懂，踌躇满志的孩子们，成功了，彻彻底底的成功了。他们没有辜负尹先生的期望，西安人的期望，全中国人的期望！

我想，我还正值青年，要继续为国家培育人才。秉持这种想法，我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届学子，让我惊喜的是他们那独特的眼睛，眼睛里迸发着信心与希望的光芒。那是一种令人喜爱的模样，那是新生国家的自豪，那是建设伟大祖国的梦想。他们，在这个炮火连天、阴云密布的时代，将传承前辈于危难中救国的旗帜，踏上新时代的征程

随着三大改造，一五计划如火如荼地开展，学生们要么进入工厂劳动，要么投身于科研事业，要么光荣入党，加入为人民服务的行列。理想非常美好但现实往往不遂人愿。如果将人的意志强加在客观规律之上，企图以失当的方式改变世界，那么未来将毋庸置疑走向歧途

我悲哀地看着三年困难与十年文革的到来，学生罢学去做不是他们这个年纪该做的事，去做不属于青春两个字眼的事。我闭上眼睛转过头，将这段共和国前期黑暗的一幕划过。幸而还有一点光亮——是震彻戈壁的原子弹，是升空的东方红，漫漫长夜，不再那么黯淡无光

孩子们呢，他们去哪儿了？含着分别的眼泪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将扎根于祖国的每一处，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与汗水……

改革开放的号角声在 1978 年从东南传来，有如

春风拂过了中华大地。人们从迷茫中苏醒，急忙收拾好行李，为了失去的十年与崭新的明天重新踏上征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漫长而艰险，但愿我的学子，始终秉持着一颗上下而求索的心。

“陕西省西安中学”，历经风雨后重新恢复这个名字，我很喜欢：简洁明了、朴素大方，又不失风度与雅致。那段金戈铁马的记忆，那段积极进取的时光，似乎都连带着一位位西中学子的身影，镌刻在这七个字当中。在我百岁时，我迁往城北的凤城五路，一个人杰地灵，同样有着深厚历史沉淀的地方。我换了一具崭新的躯壳，不用说那气派大方的教学楼和藏书无数的图书馆，我知道最美的是四月樱花的飞舞，

六月月季的芬芳，
八月桂花的浓郁，
十月银杏的金黄。
那是每个人必不能错过的景象。

21 世纪对莘莘学子提出了全新要求：做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的青年。每个时代对学生的要求都有所不同，但每一代学生却都毫不畏惧，面对困难，奋勇向前，给人民

给国家给时代交付一份满意的答卷。西中的学子们代代传承，像一条奔涌不息的江河，一浪高过一浪，一浪强过一浪。你们在课上激情飞扬，表达独立的观点；你们在夜里挑灯苦学，探寻知识的奥秘；你们在操场挥洒汗水，绽放青春的活力；你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进，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我满怀欣慰地看着，满心希望地想着：今天的你们，以西中为荣；明天的西中，将因你而耀！

[责编校对 雷妮]





时光流转向前,轻翻纸书岁月。一所学校在未央之北巍然屹立,那便是有着百年发展历史的名校——陕西省西安中学。

西中校园,涌动着生命的质感与厚度

林荫小径,虫舞蝶飞,任寒来暑往,这里永远一派生机。女贞、银杏、翠竹、樱花、广玉兰、紫薇、桂花、月季……各种树木林立,花草随四季变化,轮番绽放。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气息,彰显着生命的质感。春日鹅黄的新绿爬上枝头,给人们带来春的讯息。清晨的风裹挟着絮状的云,坐在小径旁的石凳上早读,别有一番情韵;一晃眼,鹅黄瞬间蔓延成一片浓绿,花坛中、小径旁到处都是昆虫们的演唱会,伴随着琅琅书声,青春的生命在这里绽放。夕阳西下,

落日的余晖洒在操场,同学们尽情奔跑、嬉戏,身边时有挥汗如雨的身影驶过,耳畔不时传来阵阵喝彩。这一切,都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与厚重!

西中校园,氤氲着书卷的清新与魅力

博物馆式的图书馆,蕴藏着无限的知识宝藏,时时吸引着师生的目光。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灵魂的归属。同学们在书卷中或思接千载,或视通万里,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遨游。与林黛玉一起葬花悲春,与曹操来一次决胜千里的博弈,与苏轼并肩泛舟赤壁……览尽人间欢愁,畅言烟云往事,渴望成长的生命从这里扬帆远航!老师们在书卷中或汲取营养,或博古通今,只为不断提升自己,传道授业。温软透亮的阳光照耀在师生身上,宛若披上彩霞,光彩熠熠,魅力无限。

西中校园,诠释着奋斗与发展

青春年少的道路浩瀚似海,飘渺如烟。一次次历练宛如浩瀚的海洋。畅游其中,必然经历风雨、披荆斩棘,但年轻的心渴望成长,在一次次跌倒后坚定执着前行,定会走出迷茫,只因心中有着最纯最真的梦——做一名优秀的西中人。那青春岁月里所有的雀跃与受挫,酣畅与失意,都被酿进了记忆的酒坛。经年之后,打开溢出的便是一缕醇香,这便是西中人的奋斗与拼搏。青春如利刃之新发于硎,跌倒、雄起,是青春的代名词,任昼夜更迭,亦不止其伐。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与气概,西中人身上了铮铮傲骨,也才促进了西中发展与辉煌。

回望那些在百年西中的历史上,曾倾撒心血留下青春的师生们,在不同的时间里留下了欢乐与辉煌。未来,我们或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或奔赴礁石布满的海滩,但必定目光坚定,信心满满地带着西中赋予我的坚毅与执着,迈向人生一个又一个高地,收获更加美好的未来。愿西中在新的时代里依然辉煌,在未来的竞争中永远激昂。

唯愿西中,一校众人,青云鸿鹄!

[责编校对 雷妮]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岁月无情，它赋予了你时代的责任和历史的年轮，而你用信念和决心无一保留地为来者缔造着纯粹、充盈的未来。走过百年，未经磨染的是你不变的初心。遇见你，于我便是幸运。

日历翻了又翻，岁月转了又转。按照年龄，也许你已年老，历尽了沧桑。未见你时，我还在想百年西中可是古板严苛，三味书屋中的寿镜吾先生是否贴切三分；亦或是已近暮年，校纪松散，不及时代的进步。可走进校园，你用一草一木，一点一滴深深改变了我。你包容了我的猜测，抚平了我离家的

陌生与胆怯。在这里，我遇见了认真

负责的老师，或温柔，或严厉，

可是都如此的可爱。我喜欢

下课时耐心询问讲课进

度大家能否跟上的她；

我喜欢看我们百思不

得其解而得意洋洋

提出多种解题方式

的他；我喜欢他们

和你一样地无一保

留，为我展示最美的

语言文字和公式，最

炫的反应和实验……

在这里，有家的味道，食

堂里的饭菜让人舒心，热

乎乎，暖洋洋的，填饱的不只

有肚子，还有那颗思念的心；宿舍

楼里，有人在等你回“家”，那些萍水相逢

的陌生人却体谅着年少的烦恼，走廊里干净整洁，小黑板上的温馨提示，一步步手把手地教会我如何自立更加坚强；我喜欢你的处处入微，让我的每一天都安心舒适……正是你岁月的积淀，无数次理解与碰撞，才能真正地走进少年的心里。在这躁动不安的年纪，遇见你，于我便是幸运。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想要了解你，向你靠近。1905，是关于你的一切的起点。说真的，脑海里闪过的第一念头是“哇，好远时间好久”。可随即在脑中浮现的是一串数字 1919, 1931, 1945, 1949—那段永远

铭记于心的日子。我的心颤动着，对于你那是“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痛苦，孩子们该何去何从，祖国的未来又由谁点亮？你经历过最黑暗的时代，你的面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孩童的哭啼，是彷徨迷茫的青年……可你是要多么坚韧宽容，才能一步一步带领无数学子等来了黎明。而今渭河畔，书声琅琅。百年的你依然青春有力，不减当年。西中，在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中遇见你，于我便是幸运。

西中，与你最好的关系，不过你曾见证历史，而我的未来有你打造。这是你第 115 年，也是我们的第 1

年。我向往你丰富的社团生活，想要体验你

所有的趣味；我想在绿茵场上挥洒汗

水，用热情沁润你每一寸肌肤；

我向往充盈的知识，期待你的

激发与陪伴，三年后的

六月我一定和美好的未

来一起坚定地告诉你

“承你期望，不胜荣

幸”；我更期待着未

来的重逢，成为你的

骄傲，与你一起创造

历史。遇见你于我便

是幸运。

西中，我只是你小

小的一份子，走进你时

青涩懵懂；离开你时，必定

不负征途奔赴星辰大海。飞鸟

划过天空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可是

你在我心中却是道不尽的温暖与期待。

百年光阴弹指过，未经磨染是初心。一个民族从风雨飘摇，走到巍然屹立，从凄风苦雨，走到光风霁月，终于归于安泰祥和；一张书桌从战火硝烟，飘忽不定，终于落定在渭河畔。你，西中陪伴了一个国家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峥嵘岁月，留存着一座殿堂的辉煌记忆，记录着一代代人的青春年华，遇见你真好。

西中，在你 115 周年的生辰之际，愿你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蹇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愿明天更好！

[责编校对 雷妮]





诗意学海

寻梦西中

● 高2023届理8班 李佳雯

高2022届文2 黄靖园 绘

繁英点点，寻梦而踏上满载星辉的绿荫小路，信步走在西中的校园之中。莺儿在夏的余热中啼鸣，夏虫在生命的激情中奏出希望的华曲。我环顾着周遭的一切——这即将陪伴我度过三年青春年华的母校。

初逢那时，我还是个青涩懵懂的孩童，独自伫立在西中的铁栏杆外，向球场中恣意挥扬青春激情的他们投向羡慕的眼光，欢笑嬉戏声充斥着整座校园。自此，小小的粟种在我心中被深埋，被藏匿。日日夜夜，朝朝暮暮，西中这座知识的殿堂屹立在我的心头，滋润着我稚嫩的理想野蛮生长，那一次次地相逢、掠过无不拨动着我的心弦。

风又起，吹皱一池清水，荡漾在波心。盛夏，我与西中像两条不相平行的直线一般我们的命运相交在了一起。我作为一名中考考生，西中见证了我一场人生的判决。当我自信地走出考场，在西中漫步时，心中便有了座心仪的学校。

像小溪终有一天会汇入大江大河之中一样，我进入了西安中学。馨雅的环境，浓厚的书香氛围，悠久的历史沉淀，超前的教学理念，无不印证了我对西中的所有向往。我像只蜂，眷恋蜜的香甜。我飞到每一座伟人塑像面前，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与仰慕；我飞到那座六边形的小园轻轻驻留，细嗅朵朵蔷薇的幽芬；我飞到那神秘的生物标本馆，目睹一个个奇异的生灵绽放出生的不息；我飞到那富有诗意的文

景阁，奔赴一卷卷梦一般的相见。

如今，我也业已如了愿，进入了我理想中的学府，踏上了曾经只能趴在铁栏杆外窥探的球场，如当年的西中学子一样恣意挥洒青春的激扬。多少学子像我们一样把梦种在西中，而西中也陪伴着我们度过生命中这最美好的年华。一代又一代的西中学子在这里找寻到了他们人生的船舵与航向，成长为一批又一批祖国优秀的建设者，他们传承着西中精神，传播了生机与希望。而西中承担着这样的使命度过了一百一十五度的春秋。

繁英点点，我踏上满载星辉的绿荫小路，穿梭在校园之中，探寻着西中夜的静谧。点点灯光装饰了夜的斑斓，向行动不息的银河中添了些恒定与坚守。二零二一届的毕业生，他们的那一笺笺对母校最美好的祝福，被悬挂在路两边的灯盏上，仿佛行进之路上的指路灯，引导着后浪奔向更远的远方。他们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母校的感恩与真挚的期愿，打动了，感染着我，于是我立志向他们一样为西中的建设发展传递薪火。

寻梦，像幽境更幽处探循。那一张张西中往届优秀校友的照片与过往功迹被高悬在墙上。我仰望着那一张张简短的介绍：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军人、教育家……那一个个醒目的字眼闪耀着熠熠光辉。那是西中曾经培育出的优秀的先辈，是建设之



情怀不仅是对于一些经历了长时间的地点,事物才有的。老一辈人对于曾经的老收音机就很有情感,那是怀旧的情感。而我对于西中的情感便是我的西中情怀。

建校于1905年,115年的苍茫岁月中,与人过万,构成了中华民族脊梁的大段。漫步在那古香古色的校园中,无数种美妙的情感包围了我,我感叹这美如画卷的校园环境,又惊叹于这优秀的师资;我沉醉在这氤氲着奋斗的气氛中,又沉浸在这浓烈的向上激情中……虽是才步入西中不到十天,但是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心生喜爱。气势宏大的教学楼井井有条地管理着校园;内有乾坤的教学楼载满了学生们的梦想;宽敞气派的校舍安静地将学生们送入梦乡。西中情怀,便是喜爱与沉醉,在这所名校中享受青春。

单杠上的少年在晚风中努力地拼搏,一上一下的动作行云流水,将自己和梦想撑向星空;篮球场上的健儿在灯光下奋力的争斗,一次次的突破将篮球和目标送入篮筐,随之而来的便是那一声声的欢呼声;绿茵场上的竞争也同样激烈,足球队员带球过人

路上的开拓者、先行者、奉献者。一百一十五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西中仍迸发出蓬勃生机,桃李芬芳,巍巍学府育英才,生生不息报祖国。于是我立志像他们一样完善并发展自己,奉献自己在祖国的建设崛起之中,为中国之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这句校训铭记在我心中,这是西中的教育理念,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展开教育教学工作。在以此为训的西中的学习,我无比庆幸。希望我们可以在西中找到各自的发展方向,不断成就自己,向前辈们致敬并将他们一以贯之的奉献与感恩精神继承下去,奔向我们前方无限光明的坦途。

如行云,流畅;点球射门如流水,迅猛;奔跑的同学,在夕阳的余晖下格外的显眼,白色的校服映着红光,时不时的,还有那一道又一道的晚霞,划过天空,又给这体育场披上了一层蓝粉相间的薄纱。西中情怀,就是对运动的热爱,对梦想的向往。

清晨的起床铃叫醒了一个个怀大志,肯拼搏的少年。林荫道上,伴着鸟儿的歌唱,学子们走进了教学楼,教室里又多了几个看书充实自我的身影,高中的生活虽然忙碌,但是自要有追求,只要有信念,只要肯奋斗,那便是珍贵的。如同工匠在小心翼翼地打磨一件精细的器物,每个西中学生也都如他们一般,在打磨,雕琢自己的作品。这期间并不缺乏老师的指导“严师出高徒”正是因为他们,作品才能上升到新的高度,也正是因为他们,高中的生活才可以

如此有规律。窗外的世界暗了,被黑夜所吞噬着,但教室中却仍时那般明亮,埋头学习的少年们,正在为心中的那个目标而努力,笔尖划过纸张伴的是脑海中思维的快飞运转;纸上的点点墨迹,正是思考与行动的结晶。放学铃声响了,灯熄了,人走了,再熟悉而又陌生的结尾铃声中,一天的忙碌也将结束。西中情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青春如歌。”三秦明珠,享人才摇篮之美誉,桃李天下之学子,感恩几代人的辛勤耕耘,铸就万千辉煌。一百一十五载,西中这片沃土生机勃勃,桃李芬芳,母校不断为时代注入新鲜血液,带去新的活力,过去的灿烂辉煌我辈未能亲历,未来的绚丽华章将由我辈谱写。

骇浪汹涌,每一朵浪花必定会在海的激荡中绽放得灿烂晶莹。我独自漫步于西中这历史的长卷之中,回想起方才的经历,为我爱的这座学校谱写出首赞歌。

诚祝西安中学一百一十五年华诞!

[责编校对 刘九诗]





荣光与梦想

● 高 2022 届文 2 班 孙天骄

(一)

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在这欢聚一堂的美好时刻——
校园内外，欢声如潮；
舞台上下，笑语如歌。
一道道热情的目光，
饱含着真诚的祝福；
一声声温暖的话语，
汇聚成深情的海洋。
感恩所有的老师，
感恩所有的学生，
感恩所有的家长，
感恩那些关心帮助西中的人们……

(二)

立德树人西中梦，
绿色校园书声琅。
百年母校圆梦恩，
桃李报春夙愿酬。
回首 115 年，
西中刻下了一个个金色的徽章，
西中写下了一页页动人的诗篇。

昌龄先生九泉笑，
世人为君点赞歌。
历尽国运多劫难，
适逢盛世庆华诞。

怀，正是努力，积极，用尽全力。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大门，
门中是那人人未曾见过的新的世界，丰富多彩的社
团，充满美感的艺术世界，动感十足的体育选修项
目，一点一点的呈现在了我的面前，在多年的办学经
验中，学校探求出了一套科学的教学体系，让我们可
以更好地适应校园生活，更好的成为一名高中生，感
谢西中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好的学习环境。西中情怀，
就是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

西中情怀更是传承，图书馆中珍藏的一本《四库
全书》选本，那是往届一位优秀毕业生 赠给母校的，
以表达多年来的感谢。经历了超过百年的育人育才，
西中人才济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上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从学长学姐的留言讲话中，我体会到了
坚持，努力与无私。我更加体会到作为一名西中人的

担当——将西中情怀传承下去。

望着那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心中满怀对于祖国的
骄傲，看着那胸前的校徽，我为我是一名戏中人，
一位西安中学学生而激动。融入在这个集体中，我学
会了许多，感受到了很多温暖，今后的生活也一定会
更加美好。爱校，爱党，爱国，三项统一，这才是西中
情怀。这，才是每个戏中人应有的精神。

早上的跑操是对与毅力的考验，下午的午读是
对于精神的充实。再这样科学的作息时中，我一定
会变得更好，变得更加接近一名优秀的高中生。

西中情怀是喜爱，是生机，是努力拼搏，是传承
与发扬，更是爱校，爱党，爱国的有机统一，这一切共
同承载了戏中人的精神家园，助推我们想更美好的
明天而努力，而奋斗！

[责编校对 刘九诗]



115年的沧桑,西中依然风采奕奕。
115年的追求,西中依然劈波斩浪。
西中,用115年的血和汗,
铸就了整个世纪的伟业和荣光。

(三)

瞩目今天,
西中如雨后彩虹,
在那高高的云天上,
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西中穿过百年风雨向我们走来,
西中用激情和真爱奏响世纪篇章。

西中是镌刻辉煌的巨著,
印记着一代代西中人奋进的脚步;
西中是奔流不息的长河,
流动着一代代西中人精神的传播;
西中是充满激情的赞歌,
颂扬着一代代西中人执着的开拓。

(四)

一路坎坷,一路拼搏;
滴滴汗水,累累成果。

德育工作亮点纷呈,
各色社团大发异彩。
教学质量稳居前列,
名师培养成绩喜人。

汉字听写勇夺桂冠,
科技创新特色彰显。
艺体之花竞相绽放,
经典诵读屡屡夺魁。
“西”为底蕴,昭示历史的长河;
“中”为灵魂,浓缩百年的思索。

春天的播种,秋天的收获;
今朝的付出,明日的欢歌。
一切为了学生,
为了一切学生,
为了学生的一切,
这,就是西中的全部事业。

(五)

历练人生,115年的岁月也许漫长;
铸就历史,115年不过是回眸一望。
115年来,你风尘仆仆,起伏跌宕;
115年来,你矢志不渝,奔向远方。

啊,西中,你是歌,
愿你激情澎湃,代代传唱;
啊,西中,你是曲,
愿你百折千回,铿锵作响;
啊,西中,你是船,
愿你初心不改,扬帆远航!

今天,我们为你举杯,
为西中祝福,为西中歌唱,
祝西中一路顺风,更加茁壮成长。

明天,让我们为西中喝彩,
为西中自豪,为西中欢呼!

祝我们亲爱的西中,
前程似锦!
桃李芬芳!
千秋万代!
永创辉煌!

[责编校对 刘九诗]



(一)

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思索,人如何在宇宙中发光。

宇宙的沉寂仿佛逃过了时间的掌控,夜空中的星云静默着碰撞、湮灭,孕育恒星的星际分子云和暗星云周围笼罩着气云,模糊了生与死的概念。

然而任何的渺茫都会造成对未知领域和空间的探索。人类驱动科技,去探索更深更广远的未知。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但面前永远树立着一堵无法打破的墙;又或是一条莫比乌斯带,只有单侧曲面,人类的起点与终点殊途同归。由此产生的恐惧充斥在基因中,很少有人真正沉迷于冒险当中,害怕真相,又惧怕幻相,懦弱的人平庸无常,略微勇敢且正义的人便成为英雄。

无论人类如何拒绝,被外星生命发现的命运依旧在发展。只是,无论是在某一领域洞察深层次奥秘的科学家,还是脑洞大开的幻想家,都没有料想到高级的外星生命入侵的时间竟会这么早。

这年秋夜,火星伴月,前半夜位于西南方天空。NASA的红外空间望远镜里,上弦月明暗清晰。

第一个发现异样的,是国际航空局的一位科研工作者。当时他正准备观测加利福尼亚星云,它存在于英仙座中,秋冬之际,这个星云正好会从加利福尼亚州的上空经过。然而他敏锐地发现,地月中间闪过一缕白光,速度极快,就像夜里河水中一闪而过的银色的鱼鳞,倏而消失不见。

他以为是镜片上的灯光改变了角度,再仔细观察,又一道白光闪过,在飞马座和仙女座形成的“秋季四边形”光芒中那么不起眼,却紧紧抓住了这位研究者的心。

他拿来计时器,视线紧紧盯着空旷的天空,在纸上记录那束诡异的光出现的时间。半个小时后,他看着纸上标注的时间,这……这怎么像一种通讯信号……用某种密码锁加密……他猛然醒悟。

他跑到组长办公区,哒哒哒的脚步声格外清晰。组长抬头看向他,眼角布满鱼尾纹,扶了扶眼镜,看着眼前神色慌张的年轻人,暗想加利福尼亚星云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大变化。

但组长从未料到,这一辈子他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秋夜,年轻人第一句话就使他陷入巨大的震惊和深深的恐惧当中。

年轻人冲进办公室,说:“外星人来了。他们来了。”

半个小时后,两人拿到一份最新的数据记录和哈勃空间望远镜多角度拍摄的图像。一只漆黑的魅影悄无声息地栖息在地球旁边,不断发出讯息。

不到一个小时,航空局里笼罩着压抑的气氛,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在场,进行各种研究操作。少数领导层级聚集在会议室里,却默不作声。

人类文明首次与外星文明的交汇点,在一个普通的秋夜,人类的吵闹和沸腾在极致的恐慌当中归于死寂,巨大的空白让个体存在变得微乎其微。

最终,某些重要国家的重要部门已经获得外星生命到来的消息。这是属于全体人类的战役,这是关乎存在的究极风暴,但人类没有任何取得胜利把握,宛如洪水冲毁蚂蚁洞,蚂蚁在洪水眼中没有任何选择权和感知权。

在卡尔达舍夫等级中,以一个文明能用来与通讯交流外行星的能量的多少为基础,来衡量一个文明的技术的先进等级的方法。据此,预计100年内人类将开始步上I型文明的等级(一个依赖核聚变以及空间太阳能能源的文明)。而这个外星文明从观测角度来看属于II级文明,文明活动范围包括太阳系,以及临近的行星系。

人类无法对II级文明做出更深入的了解和推断,文明之间的鸿沟永远是难以跨越的。那艘黑色飞行器能毫无痕迹地融入周围环境,在太阳系里自由

存在危机

◆ 2021届文1班 刘玉婷



穿梭。这大大超出人类对相对真理的认识，面对它，我们变得前所未有的渺小。

在24小时后，人们开始尝试与外星生命沟通，用尽一切可行的办法却收不到任何答复。黑色吞噬了所有以波的形式存在的物质，未展露一丝隐秘之处。黑影从宇宙俯视着地球，似乎欲言又止。

(二)

直到这一天，人类收到了这个没有丝毫异样举动的外星文明的讯息。

“自诞生之初便未相遇的水星人，你们好。我们来自遥远的星系，跋山涉水，将要去往更远的地方，很好奇水星上最美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希望能与你们交流。”

一个轻柔却有力的声音传到每个地球人的耳朵里，又不同于直接听见声音，感觉整个身体浸润在这个质感轻凉的声音里。

高级实验室里一位银发老人听完后，正襟危坐，对一众议员和研究人员说：“和三号实验组设想的很像，我们无法与外星生命对话是因为缺少能‘听见’的身体器官，暂且可以称为人体第七感，就像蚂蚁用触角对话。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借助别的方法传递了讯息。”

旁边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露出了欣喜的笑，“那我们是不是能直接和他们对话了？”

“是的。”

这次老人没说话，而是那个质感特殊的声音，在场的人们又浸润在其中。

“你好，找到这个声音有期限吗？”一个表情严肃的女人首先发问。

“希望最好在五日之内。”

从那个声音中无法听出声音的主人此时的情绪。

“找到后，怎么样交给你们呢？”

“107号会帮助你们。”

人们似乎明白这种外星生物并没有名字，以编号区分。那他们的长相一模一样吗？为什么偏偏是107号？……亿万万个问题在人们脑海中一瞬间形成。

“你们的飞船……利用什么材质？”

“你在说‘风筝’吗？裁掉母星的边缘，经过压缩液化。”

这个声音三言两语就勾勒出超乎人类理解的制作过程，这也就是外星生命如此坦诚的原因吧——就算详细交给人类各种细节，依靠人类文明也无法完成。有人使劲咽了一口唾沫。

短暂沉默后，老人继续提问，那个声音却再也不回答了。

所有人心知肚明，尽管外星生命表达十分礼貌，但没有人想试探或者

挑战他们的权威，在五日之内必须找到他们认为的美妙的声音。表面上与时间赛跑，探其本质，无人说得清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导致的。人们只希望，快点出现一个人，来结束这场关乎生存的单方面决定的战役。

在地球无比躁动的时期，加利福尼亚星云受到



王娟绘



极近处的恒星卷舌三的影响，星云中的氢原子被卷舌三放射出的紫外线电离，发出深幽的绿色。

加利福尼亚星云视直径小，观测难度大，从未以真正面貌示众人，却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宇宙中，它自复杂的分子云的小团块中诞生，今后再也不会诞生这样的恒星。

从遥远的过去去感知宇宙无尽的魅力，从遥远的未来看到它的冷漠，自恃，与强大。

(三)

第一日，日落追逐日出。

各地政府组织、民间组织轰轰烈烈地收集各种录音，再进行多轮投票筛选出一定名额，上报国家，必须保证人类眼中的精品不被遗漏，但又要揣测外星生命的喜好。

夜晚降临时，七十一份优质录音被送往世界联合最高实验室里。

那位神情严肃的女人表情有所舒缓，但眉头依然紧锁。

七十一份录音中，最承载众望的作品来自一个年轻男子，他叫巩一哲。自收到外星生命来袭的消息时，他就蠢蠢欲动，灵感像春日山涧里纯净的涓涓溪流，汇入执着于创作的脑子和双手。技术主义似乎在一点点覆盖他人人文主义情怀的闪耀的光辉。

巩一哲整天四处奔波，收集当下众生百态，将他们的声音汇编为一首末日颂歌。

恐惧与迷茫的情绪相互交织，作为主题贯穿始终；愤怒和懦弱你追我赶，在键盘上跳跃式行进；偶尔不良组织和别有用心的网民的煽风点火，成为不和谐音程；昂扬向上的吼叫声逐渐落下帷幕，完成一个粗犷而充满残破之美的尾声。

巩一哲为他的歌感到自豪，哪怕是建立于他人的痛苦之上。他满怀信心地想要成为这些人的救世主，“我生来没什么，就是来解救你们。如今的关头正是英雄成名之时。”赢得许多普通人和资本家的追捧。

地下许多赌局开盘，迎来史无前例的高潮，押巩一哲的赌徒眼里泛着绿光，活像饥饿的狼。

实验室里。

107号从一束白光里走出来，身形有些像裸海蝶，雌雄同体，通体透明。

听完所有录音后，他“说”道：“希望各位水球人能找到更加本质的声音，而不是相对怀疑的吵闹。”

接着，107号消失在一束白光中。

留下一众人，神色格外凝重。

巩一哲失败的消息席卷了各大媒体，人民长久积攒的抱怨找到了发泄口。可怜的巩一哲看不清事情的本来面目，便大肆叫嚣着救赎，自诩救世主和弄潮儿。然而浪头是开天辟地的存在，很容易落入深海，永生难以翻身。

当一个人号称为人民发声时，他最起码要做两种准备，一是成为大部分敌人的敌人，二是成为一小部分人民的敌人。

第二日，薄雾从林中升起。

巩一哲消失不见的消息，很快淹没在彻夜未眠的人们的努力中。

在人类历史中，群众从未停止过对英雄的呼声。只是以往的时代，这种声音嘈杂，人群吵闹，那种呼声在乱世中不绝如缕。然而面对外星文明时，人们的呼声前所未有的整齐划一，响彻云霄，在寂静的人群中格外明显。

英雄会在宇宙中发光吗？似乎无人解答。

但英雄会在这个时期，找到熠熠生辉的理由。

日落时分，呼声最高的当属《航海家金唱片》的修改版。

1977年，美国太空总署将航海家1号和2号太空探测船送上太空，负责宇宙观测任务，船上还各放了一张「航海家金唱片」，希望有朝一日可被外星生物发现，向他们介绍地球和人类。

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当面放给外星生命。

其中J·S·巴赫无伴奏小提琴作品《加沃特舞曲》展现了单独一样乐器在音乐表现力上的极致。与此相对的是来自深海的鲸鸣，大自然最壮阔的美封装在一串字符中，在外星生命面前，转化为具有震撼力的声音。

结果，在实验室里听完后，107号没有任何留恋地消失在白光中。



第三日,太阳东升西落。

夜晚,在听完当日录音后,穿西装的男士嗓音沙哑地说:“107号,这样下去的话,你们和我们都不会得到满意的答案,如果能告诉你们的喜好,或许会更加轻松。”

107号缓缓地说:“那是所有人都渴求而且尊敬的声音。它的光辉,如同卷舌三产生的红色热运气。”

“现在这一时刻的人们,都只渴望英雄。”

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紧盯着107号,想看出点什么来,却毫无收获。

“英雄?英雄对于宇宙,是没有意义的。”107号慢悠悠地回答。

“那什么对于宇宙,是有意义的?”

“一个绚丽的灵魂,星芒都无法夺走它的光辉。”

“那真的存在吗?”

“不存在于懦弱当中。”

107号轻飘飘说完这句话,就消失在白光中。

第四日,依然毫无进展。

人们开始疲惫。这场无声的战役像行走在荒芜炎热的沙漠中,无处可以躲藏,死期正大光明地尾随着行路人。他们形影不离。

直到第五日,太阳光从山顶穿过,穿透一片白雾。

实验室的气氛低沉到了极点。不少人因为极度焦虑,攥住拳头时,指甲划破手掌,变得鲜血淋漓。

录音放到某一个作品时,107号身体微微发出深幽的绿光。这丝绿光让全世界沸腾起来。

107号说:“我可以摸到这个声音。谢谢你们。心愿达成。”

获得107号青睐的作品是来自一个名为王大鲜的人民教师,录音里是他的生活不同时间段的采集。青春时打篮球的尖叫声,谈恋爱时两人去游乐园的笑声,工作后学生的朗朗读书声,女儿出生的第一声啼哭,一家人争吵声,去海边的欢乐声,被窝里委屈的哭声,母亲的炒菜声,外祖母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后说话的唔唔声,跟随西部大开发的脚步声,与家人分

别的痛哭声……

记忆里的声音编织成一首普通又炽热的光,仿佛宇宙深处孵化的一颗恒星。

几千公里外的王大鲜,他的脸上有凉凉的液体落下。

“宇宙里也会下雨吗?”

他自言自语。

107带走了那些回忆里的声音,王大鲜感觉自己的生命有些缺失,却又无法说清楚那些遍布遗憾的缺失在哪里。他蜷缩起自己的身子,目光伸向暗夜里深邃的地平线。

今日的太阳已经落下,而人类中诞生了人们翘首等待的英雄。

(四)

107号最后一次消失在白光之前,用质感温凉的声音,念了一首诗。

地球上所有生命静默,用他们的第七感聆听着。一瞬间置于宇宙,仰望更加高远的空间。

不要失掉灵魂的颜色

尽管星芒会夺取它的光辉。

人类都是懦弱的,

所以活着,就先别死去

假如心大星清光喷薄

请深深地亲吻并替我问候它,

有人将守候,这薄凉的夜色守不住的秘密

[责编校对 商羽]



◆ 高2022届18班 王艺儒

移山

残阳如血，衰草连天。

一大滩黏稠的殷红落日洒透了半个天际的凄艳暮色，被无边血色濡湿了的沉甸甸、湿答答的云不堪重负地低垂着，快要坠到山峰上。山色赤红似火，巍峨峻峭，高耸入云。狰狞可怖如一条张牙舞爪、嘶嘶作响的赤练蛇。蛇尾蜿蜒盘曲，直到深深没入广袤苍凉的无垠褐黄中。

黄沙欺天，一株盘枝错节的老树遗世独立般地在坚守在风沙中，几处破败的屋舍像是寻求庇护似地紧紧依偎老树。此刻，黄昏的燥热四处溢满，偶尔引起树上昏鸦几声呕哑的喟叹。

惊堂木铛然作响，激得他暂时收回了驰骋在旷野上的无边无际的视线，他留恋般地瞥了一眼窗外，继而望向台上正口沫横飞、滔滔不绝的说书人。他四下打量，厢房闷热逼仄，黑压压模糊成一片的人群多半昏昏欲睡地听着说书人对牛弹琴，清醒者为数不多，除他之外，那素衫少年算一个。

“先生，古往今来，当真不曾有一个人是为着民生大义而来的？”那少年站了起来，灼热的眼里闪烁

着祈求般的神色。

说书先生轻笑着摇头，像是早有预料般的，“我早说了，西王母自叛离天庭诸神，堕入魔道为非作歹已然几百年有余。官府的、民间的悬赏也愈发高得惊人，各路高人为此竞折腰。”

然而那少年仍是不死心地地质疑道：“您这么说，来往此地的人就都是为了银子来除那邪神的？”

“除…除邪神，”说书人听罢笑得更欢了，半晌才抚膺正色道，“倒也不是，前几年苏杭的几个富商巨贾不正是命人抬着几百口塞满了黄金珠宝的箱子来的么。”

“不过，”说书人哗啦一下展开扇子，掩住嘴角狡黠的笑意，“你可知他们是来做什么的？”于是他满意地看到了少年不明就里地茫然摇了摇头，缓缓开口道：“那十余个商贾拖家带口地前去投奔西王母，几百箱宝物全都是为求庇护而贿赂她的礼物。可那几百号人马，好像连尸首都未曾有人见到呢。”

他看到少年人怔忡地跌坐下来。

几丝粘腻的烦躁缠绕心头，他偷偷地掀开帷幔的一角，缠绵幽怨、柔肠百转的京胡声迫不及待地涌了进来。

“纵英勇怎提防十面埋伏！”

戏台之上，霸王只身几入敌营。兵刃既接，长枪相抵，碰出一阵激越的金石之音。几番挣扎后，霸王终究逃不过被敌军层层围困的命运。四面楚歌，八方无援，霸王因浓墨重彩而显得滑稽的脸上逐渐显露出悲壮的神情来。

他突然不愿再看下去了。

手一松，帘帐如沙一般丝滑柔顺地从指间流逝，遮住了台上的一切悲喜。厢房内仍然争论不休，一个中年男子站起来为那少年辩护：“这便是先生的不是了，纵然有沽名钓誉、苟且偷生之徒。自古以来，我中华民族向来不缺栋梁之才。众生芸芸，而先生只观之一隅，又怎能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来盖棺定论？”

说书人眉头一挑，饶有兴致地反驳道：“说得好，你倒是举一个赤胆忠心，一心只为江山社稷的英雄好汉让大家伙儿瞧瞧。”

中年人面无畏色，凛然道：“大伙儿可记得三十



多年前，关外曾来过一位大侠，大侠携着一口镶着鸡血石、以毒淬炼出的宝刀。”

说书人脸色一沉，少年猛地仰起低垂的头。

“那位大侠并非是个徒有一腔孤勇的泛泛之辈，据说他曾设计引得西王母的贴身侍卫陷落凡界，与之厮杀搏斗。”

愈来愈多的人仰起头，聚精会神地望向中年人。

中年人长长地叹息一声：“可惜得他一人寡不敌众，纵英勇，又怎奈肉体凡躯不抵天兵天将啊！”

嘈杂的唏嘘声潮涌一般泛滥决堤。

“枪挑了汉营数员上将，怎奈敌众我寡，难以取胜。此乃天亡我楚，非战之罪也。”霸王悲怆的慨叹隔了人声鼎沸听来竟像百岁老人苍凉的太息。

一个清亮的嗓音自喧闹之中奋力地脱颖而出：“此为家国民生之大计，为什么就没有人愿意帮他呢！”

他有些惊诧地转过头，一个黄衣妇人目光灼灼地望着中年人，迫切等待着一个明确的回答。

人群骤然安静，说书人抢过话柄：“古来前去除魔的，鲜少有人生还，你当那九千九百九十九级天梯是好登的？”说罢，说书人脸上又恢复了先前嘲讽的神色，狡黠的眼珠在狭长的眼里流转，“生还的也不过就是些半途就吓破了胆的鼠辈，真正敢于以血荐轩辕的大智大勇之人寥寥无几。也不得不说，知难而退倒也是有自知之明。”

那妇人终于掩饰不住哽咽，小声呜咽着：“为什么，为什么一样的肉体凡胎，偏偏要那忠义礼智的豁出性命去救那苟且偷生的？”

中年人沉吟良久，安慰似地说：“有人冒险拣回了他的尸骨，和那口宝刀一起葬在那棵老树下，我们…还有后世的人都会记得这位大侠的。”

他再也按捺不住，猛地站起，颇费力地抬起手中之物。于是，刀光一凛，举座皆为之瞠目结舌。

“你们说的宝刀可是我手上的这一把？”

“掌柜的，半斤梨花白，再切二两牛肉。”

掌柜神情复杂地看着眼前书生模样的年轻人，直到他用眼神催促，才不情不愿地挪到柜台前温好了酒，和牛肉一并端了过来。

“你也是前来除魔的？”

“怎么？不像？”书生毫无顾忌地咧开了唇红齿白的嘴，朗声笑道。

“可曾备好了兵器和马匹？”

书生仍是浅笑：“如你所见，我这样的人，纵有了那利剑宝刀，也不过白白糟蹋一把神武罢了。”

“你这是去送死！”掌柜压低声音，恶狠狠地瞪着他说。

却不想那书生竟神情自若，平静道：“是，赴死，坦然赴死。”

掌柜若有所思，试探地问道：“你家中可也有一个被西王母门将下凡所害的妹妹，母亲也因西王母所降天灾而死？”

书生沉吟片刻：“并非，我母亲尚且健在，妻儿安然无忧…只是家父去得早，也是为降魔而死的，掌柜的认得他么？”

掌柜的目光如水波一般层层涣散开来，三十年前的前尘旧忆忽而涌上心头。

“我定要将那为祸苍生的邪神千刀万剐！”少侠说罢，引颈痛仰下一整壶烈酒，咬牙切齿，像是饮着自己的血。

掌柜被他眼中酝酿着愈演愈烈的仇恨和坚定给震得一惊，掌柜踌躇着开口道：“只是…少侠，前路凶险万分，少侠年少如此，家里人可放心得下？”

少侠仰起头，满目哀恸的热诚：“我妹妹为那妖神门将下凡所掳，我娘日日夜夜在天梯下痛哭，又被那妖神一道惊雷劈死。我怎会不知前路莫测，只是…只是掌柜的，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并非不自量力。”他的眼里清亮晶莹，而掌柜已分不清那究竟是他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锋芒，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

“这是我与妻儿诀别时，他们折了一枝赠与我的，然我去意已决，便不要再添这些羁绊为好。”少侠小心翼翼地衣襟中抽出一枝嫩绿的柳条来，掌柜连忙捧过。少侠又从背囊中取出一把嵌着火红宝石的刀来，面向掌柜道：“这刀镶了我祖上传下来的鸡血石，又以竹叶青之毒淬炼了九九八十一天，共铸了两把，另一把…我已交给了犬子。”

掌柜惊愕地抬起头，目光紧紧地追随着他，而那人已快步走出门外，翻跃上马，马鞭迫不及待地扬起



漫天黄沙。

掌柜攥紧了手中的柳枝，肃然下跪。他拱手恭敬道：“若大侠刀斩妖魔，乘胜而归，吾等愿久在此地恭候大侠衣锦还乡。”

“若大侠一去不归……”掌柜蹙起的眉头痛苦地抽搐着。

“便一去不归。”隔了数十步远，那声音仍笃定而清晰地传来，一如达达的马蹄声，笃定而清晰地走过他短暂却传奇的一生，最终走向了老树下与宝刀相依的无名坟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既无缚鸡之力，又无绝技傍身。只不过山河破碎，匹夫之责重重在肩，也许我确乎不能奈何那妖神，我能做的只有从容赴死罢了。”书生面色沉静道，只是那双深邃的眼眸深处暗潮涌动。掌柜清楚地看到那书生眼底迸射出的坚定，一如当年的少侠。

酒香弥散，以血色余晖下酒，痛饮下一颗死生不改、天地可鉴的赤子之心。滚落的酒珠浸湿了书生的素衣白裳，又顺着酒壶砸落地面，绽开一朵朵无瑕莲花，像泪，又像血。

掌柜目送着那抹白色逐渐湮没在黄沙漫漫中，纵无大侠的刚毅果敢，书生的背影自有他的风流飒沓。手中折扇轻摇，嘴上正浅吟低唱着不知哪里听来的戏文。

“今吾人以一隅而负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

掌柜瞧见一抹翠色从他袖间滑落，很快便不见了踪迹。掌柜想起老树下的小柳树来，大漠荒凉贫瘠，那与宝刀和英雄尸骨一同下葬的柔弱柳枝，竟艰难地在黄沙之上抽条发芽，长出了一株颇具英雄风骨的小树。掌柜相信新绿终会在戈壁上绵延开来，生生不息……

“孩子，你……你这刀是哪里来的？”中年人错愕道。

“这是我爹爹留给我的，我爹爹不会使这些长枪劲弩的玩意儿，他如今要去除魔了，就把我和娘暂且放在这儿等他回来。哦，对了，你们刚说的大侠就是

我祖父。”他的眼睛滴溜溜地四处转着，有些好笑地打量着惊异的人群。

“那……那他若一去不归呢？”黄衣妇人艰涩地开口道。

“便一去不归，”他神色不改，从容道，“爹爹说过多次了，他是为着民生大计而去的，死不足惜，若爹爹没能降服妖魔，我以后便要代替他去。”

他向窗外飞快地一瞥，瞧见一个白色的身影走了出来，他不禁惊叫出声“是爹爹，爹爹要走了。”他火急火燎地蹿出厢房，路过戏台，霸王依旧腹背受敌，可仍昂起头颅，绝境中鏖战。他什么都顾不得了，匆匆冲出门外。

爹爹已经远了，只有掌柜仍肃立在风中。他将双手拢在嘴边，拼尽全力地嘶吼：“爹爹，一路顺风！”

而后，他和掌柜并肩立着，直到黄沙已在视线中完全消逝。掌柜轻轻牵起他的小手，两人各怀心事地沉默地往回走。

突然，他闷闷地说：“我觉得那株老柳树浇浇水其实还能活的，你们总是以为它死了。”掌柜像是刚从一场长梦中惊醒，“什么，哪有什么老柳树，那不过只是一棵小树苗而已。”他使劲地摇了摇头，“不是，我说的不是那棵小树，是那棵老树。”

掌柜诧异道：“那是一株柳树？”

“是啊，不过枝条都被风折断了，你们又不曾仔细瞧过，所以看不出罢了。”

此刻，残阳如血，衰草连天。

[责编校对 商羽]



世界线

◆ 高2021届文1班 蔺艺喆

一、(2029)

“历史上的2028年并没有后人想象得那么宏大，事实上，这个闰年可以说是平凡无奇波澜不惊：太平洋东岸的政局很稳定，西岸那个红色国度的生产总值将在第四季度后夺得世界第一的交椅。6月，猎户座飞船脱离地月轨道，奔向战神火星……这一年，一款叫作《世界线》的游戏（英文名《Another Butterfly》）悄无声息地发布了，世界各地的玩家上传自己所制的地图，供使用VR设备的同好们体验，没有会想到它与AI革命的关系，不然，十年后的管理者们一定恨不得把它一开始就关停。”

——《21世纪史》

林知行穿戴整齐虚拟装具，熟悉的游戏界面弹出来：

“WELCOME TO ANOTHER BUTTERFLY”

“登陆中……”

二、(1910)

还没等林知行适应因进入游戏而导致的暂时感官错乱，就被一声大喝吓破了魂。

“你！干什么的？不知道全城已经禁封了吗？”

“啊？”一群戴着纱布口罩、神色肃穆的宪兵将他围在中间，他定眼一看，衣服上还写着“兵”“勇”呐，

心里念叨，我滴个鬼鬼，这是穿越到哪个时代啊？等他看到这群人转身弯腰，脑后露出的辫子时，一时间无语在原地。

这群兵丁点头哈腰，为的是在旁边这位“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大人面前讨个好，毕竟天下皂吏有几个干净的，上面人总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才过得下去。不过这位伍连德大人没兴趣去琢磨这些苍蝇们的心思，他的担子太重了。

林知行好歹也是21世纪心思活络的中学生，不然也想不到自习时间偷偷溜到学校的VR体验室玩游戏的馊主意。他很快找准自己的定位。

“小的林某，拜见大人！”说着就要伏到地上。

伍连德见这人髡发短衽，又非面黄肌瘦，大抵也是留洋之人。问道：“你小子怎么这么不知轻重？这肺鼠疫的厉害你难道不知？”

林知行听了这话，再看看周遭的景物，隆冬季节，街市上空无一人，兵丁操着东北口音，他猛然猜到了这是什么时代：1910东北大鼠疫。

“大人可是伍连德先生？”林知行试探。

“正是。”

林知行兴奋自己猜对了，仗着“穿越”的身份，开始胡编乱造自己的身份，也幸好大清这个时代没有身份证刷脸机。不过想到大厦将倾的清国，不免暗自为这些还要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四十多年的百姓神



伤。

“学生亦在西洋修习医术,愿佐大人一臂之力!”

隔离区里,一派人间惨象。

满地的病人,东边是活人,西边是死人。人刚送进来还能蹦能跳的,过半天,健壮的东北汉子便只能伏在地上咳出一泡一泡的浓血,混着新鲜的冰碴子。人身体上鼓起碗大的瘤子和黑斑,肺部像老风箱一样,发出车轴锈涩般的呻吟。典型的肺鼠疫,人传人,最快一天内就会死亡。死亡率97%以上。

很快,活人和死人混在一起了。

傍晚,病区昏暗下来,只有遥远的哭天抢地的声音化成魑魅魍魉。林知行和伍连德在安全区里歇息。

“伍大夫辛苦了。”

伍连德摇头示意,他已经累得无力说话了。

林知行仰望天空,冬季星空虽不见银河,但星光映照着积雪,美丽尤其。

“伍大夫,你莫着急,情况会越来越好的。”

伍连德摇头。

“依大夫看,问题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水……”林知行以为他要喝水,只见他继续说下去:“水源、医生、护士、医院、药……还有银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林知行沉默良久。

“大夫觉得,大清还可医吗?”

这话从一个留洋学生口中赤裸裸地述出,伍连德略感唐突,但毫不奇怪。这样的话,他在剑桥留学时,不是没听到过。满清已是强弩之末,朝堂昏乱,地方糜烂,内情不靖,水旱蝗起,可若抱定大清必亡之心,他伍连德又为何要归华从医呢?

他迟疑了。

“大夫觉得,百姓可医吗?”

他下意识点点头,想起无一生还的隔离区,不知何言。

“百姓是可医的。”林知行先说了,“东北的鼠疫会结束的,这次不再是千里横尸;华夏的兵灾会结束的,到时不再有列强敢入中土一寸;您想念吗?有朝一日,我们可能让医院建到每个村镇,让医生走进每户家中……”

伍连德看着年轻人笑着说:“哈哈,好小子,那时你我也都不在了吧,这起码也是百年大梦啊。”

林知行突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眼眶,一眼望穿百年,归来仁者白衣。

“大夫说笑了,不过学生尚年轻,甘为人民洒热血。”

“哈哈哈哈哈,说得好!”爽朗的笑声在东三省的夜空上回荡。

伍连德,马来华侨,留学剑桥,1907受任大清医学官,领导抗击1910年的东三省鼠疫,在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创造了一个防疫的医学奇迹。

“致伍连德先生,

感怀悲壮,医者仁心,唯念民族之艰,国运之困,于今白地上孤身抗疫者,先生一人;于后黄土上薪火相传者,前赴后继耳,万万华夏众,英雄弥古今。

学生林某顿首

宣统二年二月

三、(1943)

“21世纪中叶的中国不啻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人才荟萃。这些历史人物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正如他们过去百年试图去改变自己国家的命运一样。历史的推动者是人民,但一些人民的杰出代表全引领和推动历史的发展,我们称之为‘英雄’。有些英雄为人所熟知,而更多同行者则汇聚成历史的基石。”

——《人民史观与英雄史观》

林知行离开了1910年的中国东北,留下了一封短信交由那个世界线继续运行,或许下一位玩家会读到它。

眼前是一汪碧水,草木郁郁苍苍,江水微波。林知行轻轻昂首,大口呼吸这温暖的南国空气。

江水突然晃荡了一下。

一声大喝:“林二狗!你丫的杵在那儿干嘛呢!炸弹小心!”

一枚炮弹应声而落,溅起丈许高的土地和水花,林知行傻在原地。

还好,是枚哑弹。



“我还活着？”林知行一把抱住刚才喊他的少年，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了少年身上脏兮兮的灰衣服上的番号和姓名。

“国民军……吴郁”

这是1943年，三峡石牌阵地。

吴郁清点了一下他班里的人，除了死里逃生的林二狗，只剩下四个兵娃子了。

阵线收缩到了镇子上，身后就是大江，再之后，就是长驱直插陪都和天府之国的水路。

战争打了6年了。丢失了战船的水兵班守着山上炮台。

只有十个人了，也有一尊炮了。

这样的生死之战本应由大将亲领，精兵压阵，大军云集。

可是，将军已经没有士兵了。奋不顾身的官兵使日军只能艰难地一村一镇地推进，可不论带给日本人多大的伤害，最终总是以城镇陷落、弹尽粮绝为结局。

现在没有退路了，重庆就在身后。

“全体上刺刀！鬼子要上来了！”吴郁大声吼着。

林知行听到远处焰火声渐弱，心想：战斗结束了吗？

新兵仓促的训练谈不上熟练，他们十六七岁的身体也谈不上力量。

“三二一，冲！”吴郁率先翻出壕沟，汉阳造的钢枪装上刺刀比他自己还要长。林知行翻出豁口才发现，炮声减弱不是因为胜负已分。

而是因为全面白刃战已经展开。

刺刀捅入敌人的身体是沉闷的，没有游戏中的效果声，骨肉使刀尖难以移动，拔出时，也不会有喷涌的血。

狭小的空间让双方的技巧都无法施展，只有最原始的砍杀。

刀刃卷了，勾在了日本兵的衣服上，对方毫不迟疑怒斥一声，将三棱刀尖送入林知行的身体。

听到金属摩擦骨骼的声音，却没有疼痛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量将自己扑倒，是吴郁推开了他，顺便划破了鬼子脖颈的动脉。三个人倒在和着血和肉的泥地上，吴郁稚气未脱的尚湿的脸贴着他，那个年轻的

鬼子最后的表情是惊诧。

1.5万名中国军人长眠在此，这场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白刃战，打尽了日军进侵的最后锐气。这是5月30日，江边百花正艳。

四、(2049)

“在本世纪第三个十年行将开始之际，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一场瘟疫席卷全球，它极大地震荡了旧体系的根基，间接导致了东太平洋国家在接下来几十年的不断衰弱。新的生产关系已在缓缓酝酿。在其后的动荡岁月中，各式英豪人物粉墨登场，其中不乏有引领了整块AI革命的领袖林。”

——《21世纪基础史学研究》

卸下V装具，林知行大汗淋漓，他的内心说不上是什么滋味，热泪盈眶。

此时的他已经不是中学时代的那个孩子了。他已经明白，人最大的敌人恰恰是那些自己不能看见的，比如说病毒，或是计算机程序。后者是他的专业。

人类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而这第四次，便是人工智能觉醒了。

林知行，八九七人工智能研究局的总指挥，三个月来奔忙于全国各地的计算机中心。因为大洋对面的那个国家也在倾尽全力比拼这新技术的速度。因为，第一个做出发明的便可以掌握标准的制定权。

现代国家的竞争不再那么血腥，但仍是胜者对败者的全面压制。

局势越来越紧张。先是货轮扣留，随后联合军演，欧洲的合作伙伴突然纷纷断供。

林知行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首都、西格和其他大城市的专机上度过的，几个月来，任何一座机场的旅客都已认出了他专机的名字：八九七总师专机。

现在是最后的节点了。由于技术原因，国内缺乏足够保密、足够庞大的互联网，因而研究只能分散在各地的超级计算机中进行。而对手则无比顾虑：十三台根服务器有十二台都在他们手中，这便是上一次科技革命带给他们的特权。

“网络，网络，足够大的网络才能支持运算！”林知行疯狂地想着。



所有芯片已经禁运超过一年了。

怎么办？怎么办？百年国运，在此一旦。对方最快还有十五天就将完成全部突破。

第十三天，他们的航母开到了海峡。

第十二天，林知行看到一朵属于东风的蘑菇云，软在了沙发上。官方报道中轻描淡写：“机械故障。”

这是一个民族的决心。因为保存技术的差异，对方的核威慑有八天的延后。我们的底牌，是这三枚随时击发的战略弹头。

第十天，林知行放下工作，进入了《世界线》游戏服务器，于是就有了本节开头的内容。

五、(2049)

入林知行眼的，是漂浮在虚空中的巨大的平原。

这是久违的《世界线》游戏，平原上密密麻麻，攒动着的，是几乎全中国区的玩家。

没错，这就是他们要送给林知行的：足够大的“网络”！

第四次科技革命，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使人工智能真正具备思维能力，核心技术是神经网络。

林知行没有想到的是：一条世界线，本就如一根神经，无数的世界线交织，便构成了足够产生智能的网状结构。

平原成为了光的海洋，每一次闪动，都代表着运算的传递，数据如此庞大，以至于窃听失去了必要——所有超算并联也不能在十年内分析完所有数据。林知行和每个家庭主机疯狂转运的散热扇一样停不下来，做着最后的工作。

倒数第三天。“太原！数据整理完毕！”

“西格！数据整理完毕！”

倒数第二天。“黑龙江！完毕！”

“呼和浩特！完毕！”

.....

捷报从各个省市传来，现在，十几亿颗心脏正焦急地等候着首都最后的消息。

凌晨，林知行已经三天没睡了，其他一百多名科学家亦如此。

所谓大国，非一人之心成之，非千万人之心不可为，非千万人之心不可为也。

所有的模块传输到首都，如同一个脑区一个脑区地拼接起来。

谁能想到，科研场上，刀光剑影，毫不逊于饮马沙场。

这一刻，所有的世界重合，那些苦难的、荣光的时刻相接，用这片土地几千年来的几百万条世界线，牢牢地织起一个民族的全部记忆。每一根经纬都是知名或不知名的存在过的人，他们死去的土地上飘满稻香，他们的子孙还可以欢笑。

林知行砸下发出键，向世界召告。

“在这场被后世称之为‘AI革命’的科技竞赛中，中国以提前一分钟的速度，成为了新的规则制定者。这一分钟，这个国家等了两百年。”

——《21世纪通史》

六、(2029)

“呀，你逃自习去哪儿玩了啊？”同桌招呼着林知行“来来来，打牌吧。”

少年林知行没理他，摊开一张数学卷子，拧开笔帽，有刀出鞘的声音。

[责编校对 商羽]



先导者英雄纪事

◆ 高 2022 届 1 班 王林溪

漂泊,危险,现实。

破碎,混沌,好似尘埃。

这是“英雄号”探索飞船为了实施“新家园计划”而进入黑暗广袤宇宙中的第三个月,O108 先导者站在唯一可以观望宇宙的圆形加厚玻璃窗前,深深凝望着舱外陌生星球的土地。

“早上好,各位英雄般的先导者!现在是地球 R 国时间 3011 年 8 月 23 日 8 时。”冰凉的机械女声从舱顶的声筒处传来,“新家园计划”的科研部已经很努力地把随行机器人“victory”的声音变得更像人类,可惜难以逃脱“恐怖谷”的魔咒,让人更觉得毛骨悚然。

所有先导者都从睡袋中钻出,拉着舱壁的扶手,一点点挪了过来。

“H042、E099、R016、O108 号先导者们,我代表地球 H、E、R、O 国为你们带来最诚挚的祝福和最高度的赞誉,希望你们能团结协作,带着国家的期望和人类的寄托,早日找到人类可以赖以生存的新家园!下面开始每日播报:今日地球表面温度 68℃,海平面较昨日 R 国时间 8 时上升……”

四位先导者急促的呼吸声冲击着耳膜,victory 还在不停地播报地球仅存的四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之举……E099 不禁摇头:“报喜不报忧,报喜不报忧……四个国家为了抢喜马拉雅高地早已经剑拔弩张,哪还有什么闲工夫在这里经贸合作!”

其余三人皆紧紧抵住双唇一言不发,从中心舱退出,各做各的工作去了。寻找新星球工作迫在眉睫,人类发展的速度怎么也比不上地球毁灭的速度……也许,他们就是人类最后的火种。

“H042! H042! 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H 国遭遇 R 国攻击!国民业已丧生 70%!请尽快推动计划进行!”从中心舱突然传来久违的人类声音,H 国领导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和隐隐约约传来的枪弹声使正在整理资料的 H042 手中一顿。

舱内的气氛又一次冷却下来。就在旁边进行新土质实验的 R016 不小心脚下一松,鞋底钩子与地面网格脱离,飘到了船舱中央。

H042 伸手抓住他腰间的安全绳,轻轻一拽勾到了试验台扶手上。

“谢谢。”R016 扯扯脸部的肌肉僵硬地笑了笑。

H042 朝“敌人”挥挥手,就往中心机舱走去,回复领导人急切的呼唤。

他们早都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R 国一直在四国中实力最强,待到最后关头,必定会发动战争,争夺喜马拉雅高地。

当他们在宇宙中未知的星球上又忙碌了一整天,地球的太阳像往常一样升起,victory 又开始播报新一天的新闻:

“早上好,各位英雄般的先导者!现在是地球 R 国时间 3011 年 8 月 24 日 8 时。H042、E099、R016、O108 号先导者们,我代表地球 E、R、O 国为你们带来……”

H042 指尖微微一颤,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已经泛黄的全家福。

E099 听到 H 国不复存在终于压不住内心的怒火,看向闭着眼睛低着头的 R016 愤懑道:“已经有一个 H 国了,”又看向神色平静、凝视着窗外暗黑土地的 O108,“不知道下一个是无法与 R 国匹敌的 E 国



还是能与之僵持的O国？”

R016叹了一口气，却还是睁开眼睛，透露出更多的无畏：“继续探索着陆行星，寻找生命迹象，检测土质和空气中化学元素，今晚启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E099微微眯起了眼睛，从腰中抽出一把旧制的三棱刺：“时间？我们哪里来的时间？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只是说给那些不懂人性的科学家……稳定性稳定性……一个点最具有稳定性！我们在荒无人烟连氧气都没有的地方工作了三个月！最终……最终就是为了给R国这个扩张怪物寻找后路！”

“E099！”一直沉默近三个月的O108突然发声，上前按住他颤抖的手臂，“我们是人类的先导者，是人类‘新家园计划’的履行者……”

“难道你就愿意看着自己的家人朋友乃至整个民族被抛进浮满油污和垃圾的海水里？”

“那你想怎么样？”

E099哆嗦着嘴唇，终究是没能把这句话吐露出来。

他想要杀了R016，以E国的名义传递人类的火种。

“我们没有名字，能代替我们的只是一个坚硬的代号，可是它依旧有温度——”E099一字一句硬生生地吐出，掷地有声，“那就是那串冰冷的数字前面的字母，是我们国家的名字！”

他眼中犀利的目光火辣辣地燃烧着舱内每一寸氧气，就要消耗殆尽。捧着家人照片的H042、手握三棱刺的E099、已经转身去看土质检测结果的R016，还有挡在E099和R016之间的O108……在那一瞬间定格。

但是他们都清楚地知道，R016无论如何都必须是留到最后的那个先导者——即使人类已经灭绝。不仅是因为R国的强大和计划的完备，更重要的是R016掌握最全套的技术和最丰富的资料，是可以带领人类走向新生的英雄。

“检测失败！未寻找到基本元素！检测失败！未寻找到基本元素！”R016面前的机器发出了熟悉的警报声。

R016机械般地转身，静静地看着所有先导者和

直直对着他的三棱刺尖，缓缓道：“准备启程。”

“发动机启动成功！”

“检测天线收回成功！”

“着陆点收回……着陆点收回失败！”整个飞行舱一阵剧烈的震动，H042盯着显示屏实况，两块岩石深深将2号着陆点埋在未知星球表面的深层土壤之中，着陆点自救式不断尝试收回，可惜无济于事。

机舱随着发动机的震动和2号着陆点的固定不断摇晃，H042流露出复杂的神情，与E099交换眼神之后立刻换上了舱外行动的服装，往出舱口奔去。

“H042！H042！”O108大声制止了他，“H国一个月都没有给机舱运输你的补给，这套服装早都不能使用了！”

H042通过厚重的头盔朝O108苦涩一笑，抓住出舱室的扶手：“我和E099负责着陆点！必须让我们来！”

“安全绳！你没有安全绳，用我的安全绳！”O108递给他自己上周刚刚接到的O国补给，H042通过厚重的手套抓住那安全绳，便头也不回地和E099出了舱。

紧紧抓住舱外的扶手，E099迅速将自己通过安全绳挂在了机舱之外，可惜O108的安全绳并不与H042的服装匹配，他只能一手抓住扶手另一手伸向底部推动石块。

可是触碰不到！

“H042！如果你松手，你就再也回不来了！”O108通过通讯器嘶吼着，看着实况屏幕上，H042决绝的眼神，狠下心来闭上眼睛。

发动机一次又一次负重启动，二人清楚地知道如果持续启动，不超过五次就会因为负荷过大而报废。

H042深吸一口气，松开了抓住机舱壁的手，用力向下一蹬，石块突然松动，碰巧遇上着陆点第四次自动尝试收回。

“着陆点收回成功！”

发动机突然正常启动，喷出来强烈的气体将H042和E099同时推离。安全绳拽住了受到作用的E099，而H042却被推向宇宙中央。

“H042！”机舱内的R016和O108不禁大声嘶



吼,通讯器中传来 H042 的声音:

“叫我 042。”

这是 042 最终的话。

直到他成为无数报废飞行器和乱石中的一个太空垃圾,再也没有任何音讯。

“E099! E099!”R016 显然忘记刚才那横眉冷对和直指的三棱刺,抢过 1008 手中的通讯器喊着,“快回来!”

可惜实况屏幕中的 E099,为了抓回被发动机气体喷射而脱离的 E 国国旗,竟然毅然选择了解开安全绳。

飞行器腾空而起,逐渐远离他们探索过的星球,也远离了拥抱着国旗的 E099 和逐渐远去的 H042。

飞船外侧还挂着两根自由飘扬的安全绳,舱内网格地面上还飘着那带有 H042 余温的全家福和带有 E099 凛冽目光的三棱刺。

“嗨!……”

R016 捂住脸不禁颤抖着叹息。

可是计划还在继续。战友的离去不能阻挡人类对于生命的渴望,也无法抵挡剩余两位先导者想要延续人类火种的欲望。

飞行器还在宇宙中探索,两位先导者牺牲的消息送回地球,并没有迎来民众更多的支持和赞誉,只是最终打击了所有地球人类的希望。他们不相信适宜人类居住的行星的存在,他们不相信“新家园计划”的合理性,他们甚至不相信先导者们的能力。

人类绝望,立刻开始鱼死网破的战争。

生存的危机,刨出人们几十万年才隐藏起来的兽性。

O108 抓住飘在空中的全家福和三棱刺,冰冷地

对正在发呆的 R016 说到:“就如同舱内地面上散落的全家福和三棱刺,因为全家福的破碎,才有了三棱刺的出现,因为三棱刺的出现,才导致更多全家福的破碎,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可始终有停止的那么一瞬——再无全家福可以破碎,于是再无三棱刺可以沾满鲜血。”

R016 点头。

地球的太阳,应该快要落下喜马拉雅高地了。

“O108、R106 先行者,你们的任务失败了。”vic-tory 在地球的太阳再一次爬上喜马拉雅高地时播报“失败”这一消息,“胜利”诉说“失败”,伴随“自然界”太阳的初升诉说“文明界”太阳的陨落,这简直就是极度的讽刺。

R016 听到“失败”这一个词汇头脑“嗡”一声巨响,全身鲜血都涌上心头,死死卡住他的脖子。

“失败了?”

“人类在争夺喜马拉雅高地战争中过多热兵器的使用导致海平面急速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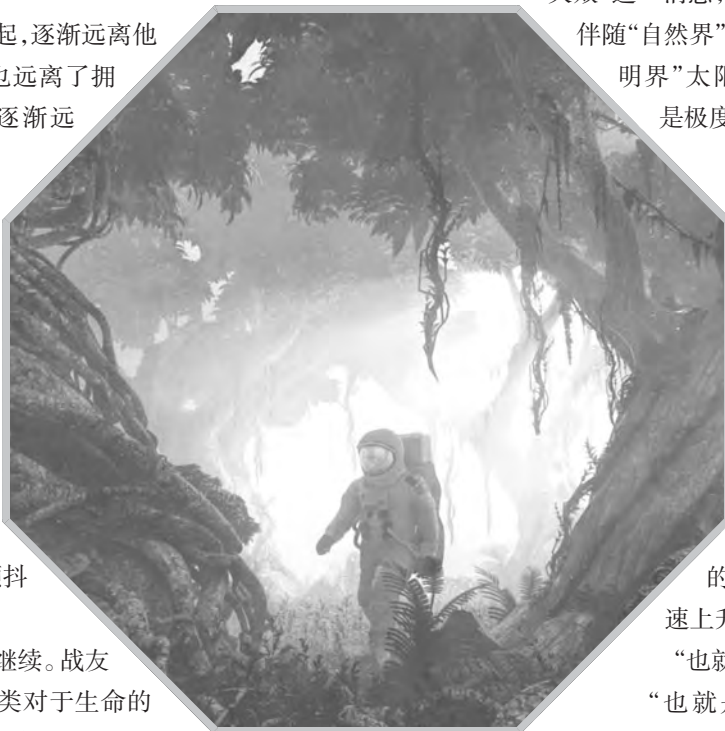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人类灭亡了。”

R016 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悲痛,应激反应促使他呼吸道一阵要命的痉挛,像是要呕出灵魂一样发出难以描摹的声音。

冷静沉稳、坚毅淡定是所有先导者、所有计划工作人员和所有人类对于他的描述。

“储备仓还有受精卵,还有人类文明精品……”O108 显然也失去了底气,从他被筛选进“新家园计划”开始,就只是怯懦地跟在英雄般的 R016 身后,盼望着他能成为人类的英雄,盼望着英雄可以来拯救自己,带领自己走向新家园和新文明,而如今,面前





这位“英雄”崩溃至极，他自然失去了底气。

“108……108……我失败了……”016喃喃自语，像是钻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魔咒，“人类灭绝了，就算找到了新家园，没有人会记得我们，没有人会在意我们，没有人歌颂、赞誉、崇拜我们，没有人把我们写进下一辈的教科书，没有人……”

他眼神涣散，像是一直压抑本性苦苦追寻的东西凛然消失，绝望和无奈调到最高强度一次又一次冲击着他的内心。

“016！难道你加入计划只是为了这些？！”108愤然，对于眼前这位“英雄”的看法霎时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016不去理会108的质问，眼前victory所谓的“失败”完完全全把他从“英雄梦”里面抽离，他继续自言自语：“E099说得对！E099说得对！不懂人性的科学家无法在人性凸显的时代制定出可以准确实施的计划……我们失败了，我们……失败了……”

喜马拉雅高地被污浊的海水覆盖，太阳再也无法从喜马拉雅高地上升起。

108再次睁开眼睛，漫步到玻璃窗边，看到的却是和太空垃圾漂浮在一起的016的尸体。

他没有穿出舱服，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手里紧紧攥着出发前计划组织给他颁发的英雄勋章。

他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像是满足，像是不甘，像是自豪，像是自责，像是甘之如饴，像是苦如黄连。

016在victory那里留下来的话语是带着解脱和祝福的：“108，不要等待英雄来拯救自己，拯救人类，让你成为你自己的英雄。”

108点头。

走向中心舱操作台。

“victory，‘新家园计划’重新启动，制定者108，先导者108。”

“victory收到，成员列表中无‘108’，请问是否新建‘108’成员信息？”

“victory，成员O108现为成员108。”

“victory收到，‘新家园计划’已重新启动，制定者108，先导者108。”

人类108驾驶着人类“英雄号”，携带着人类“火

种”，执行着人类“新家园计划”。

在接下来漫长的岁月中，108每每看向窗外，捕获到的不是蔚蓝色的星球，不是如家一般的太阳系，不是璀璨耀眼的银河系，而是叫不上名字的星球，黯淡无光又盲目无序的陨石，还有无数宇航员的尸体和无数报废的飞行器。不是亲切，安全，浪漫，而是漂泊，危险，现实；不是清澈，联结，好似阳光，而是混沌，破碎，好似尘埃。

他觉得016有一句话说得没错：“不要等待英雄来拯救自己，拯救人类，让你成为你自己的英雄。”

地球时间3011年9月23日08:00，108凭一己之力完成了新星球土质检测和大气检测，出人意料地合乎人类生存条件，他将这个星球命名为“HERO星”。

地球时间3011年9月30日08:00，108顺利出舱，在不穿戴出舱服的情况下生存1小时。

地球时间3012年8月25日08:00，第一批幼苗顺利破土而出。

……

多年之后，人类的火种得以在HERO星上延续，年迈的108看着生机盎然酷似地球的星球井然有序，笑得幸福与满足。

他第一次着陆之处有着三个墓穴：

先行者042，下面埋着一张全家福和一条配套的安全绳。

先行者E099，下面埋着一面国旗和一把三棱刺。

先行者016，下面埋着一枚勋章和一枚勋章。

亲切，安全，浪漫。

清澈，联结，好似阳光。

这是人类火种在HERO星球上得以延续的第五十年，108先导者站在星球的高地上，深深凝望着宇宙浩渺的星海。

[责编校对 姜龙霞]



翻转吧, 英雄

◆ 高2022届1班 李欣泽

柯兰圣地。

这是一片废墟之地。

黄沙漫天、战火连绵、生灵涂炭。

这片土地上从数万年前起,就生长着两种不同的文明。野蛮文明与智慧文明屹立于圣地的两端,中间隔着通天的崇山峻岭。他们各自发展,各自繁荣。唯一不变的,就是他们始终针锋相对,不肯共存。

不过在元纪一百一十年,随着一颗彗星划过留下绚丽的彗尾,一个小小的生命从满目疮痍的废墟诞生,一个英勇的少年在战火中扛着枪炮长大,一位举世无双的大英雄举起帝国的雄狮战旗。野蛮的文明败了,血色沥干土壤;智慧的文明胜了,留下永世辉煌。

破败地道里暂居着瘦骨嶙峋的平民,面黄肌瘦的人们眼睛此刻却亮得发光——视线全部聚集在一个勉强能用的破旧收音机上:

“滋——滋啦——从今天开始——滋——硝烟散了,并且从今往后滋——滋啦——再也不会有了——滋——滋——让我们为我们的大英雄欢呼——克里斯!”

“克里斯!克里斯!克里斯!”柯兰圣地的每一个角落,此刻,无论男女老少,都疯了一般地大喊、欢呼、相拥……

从今往后只有被人们高歌的大英雄克里斯,和他统治的和平帝国。

为战争所累的人们信奉克里斯。在他的指导下,人们高呼着克里斯万岁的口号辛勤劳作,唱着歌颂克里斯的赞歌,重建刻有克里斯英雄形象的部落村庄。忠诚者甚至为他在高耸的峻岭上雕了座石像,以彰功劳。

历史上第一位英雄登上神坛,光芒万丈。

数十年后,圣柯兰城建起,柯兰帝国繁荣昌盛,柯兰人民生活幸福。

聪慧的柯兰人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他们实行一夫一妻制,推进医疗保障,打击腐败贪污,举行平权运动,建立圣墟学院,信息社会极速发展,各地联系愈发紧密。

路边酒馆里的人们坐在高脚凳上,抿上两口小酒,胳膊撑在吧台上谈起国情来,指点江山时总少不了那句万年不变的感叹:“多亏了克里斯,不然哪有今天啊!”

克里斯被写上了历史教科书。历史课本上印他意气风发的照片,写他维护世界和平的英雄事迹,夸他孝亲敬长、为官清廉的品格,赞颂他对妻子家人更是百般呵护……

一切安好。

如果没有那件事发生的话。

一个注定不平凡的阴天,墨般的黑云翻滚。傍晚时分,暴雨倾盆而下,一位满身血痕,脸颊青肿的女子倒在了警察局门口。警察们忙派了车,将女子送往医院治疗。

女人被推进手术室后不久,谨慎的医院院长忽然脚步匆忙地下了楼梯赶过来,悄悄拉了警队队长到一旁,问他是不是这次治疗要保密。警察倍感奇怪,这难道不是个寻常的暴力案件吗?

见医生这么问,又联想起发现那名女子时,青肿到甚至分辨不出来是谁的那张面孔,便警惕起来,询问手术室里那人的身份。

“是‘那位’的妻子。”院长嘴里含糊着解释。

警察以为自己听错了。院长望着他震惊的面容,肯定的点了点头:“不会错的。”警察呆住了。他经手



了这么多案件,听到再惊悚的事情,也从没有如今天这般不知所措的情况。

原因无他,‘那位’只有一人。

就是哪怕全柯兰帝国人民都有可能对家人施暴,就他不可能的那个人。

“克罗斯将军的为人是被万民称颂的,这种事定不会是他做的,警察同志请宽心,中间必定有什么误会,也请务必找出真凶。”院长拍拍警察同志的背,尽量安慰他。

一定是这样的,不会有错。警察先生回到警局,立刻开展调查工作。

不幸的是,事情的发展失去了控制,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经法医鉴定,克罗斯的妻子所受多是皮外伤,因失血过多昏迷,所幸就医及时抢救了回来。

两日后,身上缠满绷带的女子躺医院的病床上,警察来医院询问事情经过。娇小的女子面容憔悴,看到警察后,她忽然疯了般地紧紧拉住警察的袖子,歇斯底里地哭喊着:“请您一定,一定要帮帮我!把那个畜生,那个猪狗不如的畜生绳之以法!!!”

一位女警安抚下女子,端来杯温水。等女子捧着杯子喝了两口水,平静下来后,才开始用极度冰冷的语气陈述一个令人恐惧的事实。

警察的笔录上记载了女子所有的控诉:

“自从战争停息,克罗斯登上他至高无上的位置,从没有人会质疑他。反抗者皆被他秘密暗杀,负责在档案上记载去世缘由的官员,均受他指使,为这些死的不明不白的人填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

“他常常出去应酬,经常几个月不回家。起初我以为他公事繁忙,后来才知道这畜生和多少无辜的女性不清不白。”

“孝亲敬长?他亲手杀了知道他这些龌龊事的父亲和哥哥,用什么病逝的消息蛊惑民众。他还把我拿手铐铐在家里,至于他没杀我的原因,大概是还要维持他完美丈夫的形象吧。”

“那呼声极高的继位人,是他儿子没错,但谁能想到那居然不是我的儿子。不久前,我暗里托人帮我做了亲子鉴定,才知道我那疼了十几年的儿子,竟然和我半点关系都没有。那位真正的母亲是否还在世?恐怕也无从得知了……”

一阵恶寒爬上当场所有人的心头。

.....

克罗斯的“辉煌故事”又传开了。

女子如愿以偿,这曾经的大英雄被绳之以法后,当众处死了。民众们推选了新的继承人来领导他们。

不过人民仍觉得不解恨。受到欺骗的人们报复性在社交软件云网上骂他。

“我呸!我小时候还信他是什么拯救人民的大英雄!”

“这种人千刀万剐都不解恨!死得好啊!”

酒馆里的老酒鬼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拍着桌子怒斥:“我呸!我当时还说什么‘多亏了他,不然哪有今天’这种话。我当时绝对脑子进水了!”

酒友给他杯子里满上酒:“也怪不得你,当时谁知道啊。现在终于知道他是什么烂人了,也给他尝尝被自己的法律处死的感觉,哈哈哈哈哈!”

柯兰城的大街小巷里,扎着羊角辫的小孩子唱起这样的儿歌:

“你拍一,我拍一,谁输谁是,克!罗!斯!”

红头绳的小姑娘更胜一筹:“哈哈哈哈哈,我赢啦,哈哈哈哈哈!”

开商店的妇女牵着四五岁大的小男孩,指着电视里关于克罗斯罪行的报道,教育儿子说:“孩子啊,你以后可千万不能做像他这样的人。”

更有甚者,攀上那座雕刻着克罗斯石像的山崖,泼洒五颜六色的颜料;山脚的小孩子拿石块冲着石像砸去,比谁扔的高,看谁砸的远。

英雄跌下神坛,被时人一人一口唾沫淹没在海里。

数百年后。

过去清零,重新开始。

国家依然和平,距离克罗斯的时代已经过了很久,当时的人民早已存在于过去,现在是新的时代。

历史书上仍然记载着这段历史。

圣墟学院的历史课铃声响起来,学生们认真听老师讲述这段历史。

只不过历史老师讲解时,多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应当辩证性的看待。学习完这一课后,我们了解到当今社会的和平,最应当纪念的人是克罗斯。虽然他的人品为时人诟病,但他为这个国家所做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总体而言,他的功大于过,仍是我们应当纪念的存在。”



无 勋

◆ 高 2022 届 1 班 姚禹嘉

万河纪坤元元年,那是前所未有的灿烂的时代,像是放在尖端上的一颗倏然缩放的流淌着汨汨血液的心脏,正疯狂地渴望着什么,焕发着它迷人的光华……兆赢的曾经就停留在这里。

一切真正的开端,都源于一种“源”的发现,本以为是神赐的礼物,背后却是魔鬼的身影,本以为是无尽能源的开端,而它却开始辐射人体,寄生于人复制繁殖,不断放大着本体的一切,是智慧与力量,同时也是贪婪与欲望,一时之间“疯狂的天才”占领了人们心中的恐惧。为此,政权内部决定启用各个战队当中未被感染的“守护者”,一面牵制事态的发展,一面开始寻求结束的方式……

由于变异者太过凶悍,近乎失智的疯狂攻击,极具危险性,原本亲身带队上阵的大帅负伤,伤势却由原本

的角膜损伤发展到难以行走,这诡异的趋势带着名为未知的恐惧压在每个人心中,将熠熠生辉的勇气蒙尘,似是启明星的陨落一般,作为副手的兆赢可谓焦头烂额,更何况身后全由青壮年人临时组成的队伍。

“兆副队,大帅叫您过去一下,说是要您了解伤情,身上不要带任何记录设备,如果到时医生还没走,就请多等一下,没人了再进去。”

“知道了,稍后就去……”与话音同落的,是心中隐隐的不安,大帅向来光明磊落,可是从未有过这样的谨慎,难道……

处理完手头的事务,换下一身装备后已是下午两点,正热烈的骄阳透过廊道的落地玻璃窗泼了进来,让人想起曾经的那个相似的下午,大帅叫来的不止他一人,大帅还是那个仅用他的周身光芒和一句

下课铃刚停止聒噪,同学们便扎在一堆感慨:“没想到罗斯这么伟大的人也会干这种事。”

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姑娘叹了口气:“唉,是人都会犯错啦,英雄也可能会是一个烂人啊。”

理了寸头的男生挠了挠脑袋:“我还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不过没有他的功劳,哪来我们今天的和平盛世呢?”

趴在桌沿上的男孩两手一拍:“是啊,多亏了罗斯,不然哪有今天啊?”

坐在椅子上的短发姑娘赞同道:“历史老师说的对嘛,历史人物离我们多久远,人都入土那么久了,毕竟也功劳不小,应当辩证看待。”

架着圆框眼镜的班长同学应和:“对对对。罗斯还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英雄。”

学院里的学生们认可了罗斯。

罗斯回到了神坛,他又成了人们口中的英雄。

柯兰政府拨款修复了罗斯的石像,只不过无法做到完好如初,那石像下巴上的砸损怎么也修不好,看上去很是滑稽。

在每年的公祭日这天,人们为罗斯在云网上进行公祭,写下千千万万敬仰之词。

小酒馆里的顾客晃着酒杯,手撑着脑袋看向手里正在忙活的调酒师,与他闲聊:“诶,这位小哥,你说这罗斯虽然干了那么多龌龊事,但是他也确实立下了不小的功劳。这么一个品行不端却有着伟大社会贡献的人,他到底是不是个英雄呢?”

罗斯到底是不是英雄?

谁知道呢。

[责编校对 姜龙霞]



“这是唯一的选择”就令人甘愿去膜拜与追随的大帅，而今这阳光却显得滚烫又参苦，烫伤了人们颤栗的心，兆赢深吸了一口气，微颤道“今天，阳光不错啊”说着，加速向着大帅的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的门被缓缓推开，映入眼帘的不是大帅英姿飒爽，威严雄劲的背影，而是迎面坐在轮椅上，沧桑微蜷的躯体，那眼罩旁仅剩的眼珠此刻正定定地望向兆赢，好像从他还没进来时就望着呢。“大帅，您找我。”“找……是啊，我找你啊……只剩你了。”“大帅，怎么会啊，还有那么多战士……”

“不，只剩下你了，还记得‘时晷’吗？”

“您说，是那个守护者的旧编制系统吗？”“旧编制？咳”，大帅轻咳了一声，脸上神色带有一丝嘲讽“从来没有什么旧编制，真正的系统只有那一个，自从检测未知故障以后，为防最终触发自毁程序而强制关停，所谓新编制，无非是个空壳，用来安慰群众的，除了用来当花名册，根本就是笑话，咳咳咳……”

“根本没有用，所以只剩你了，你跟着我早，当年我的原副手因血统可疑无法真正入编，用你的信息顶替了，在那以后再没更多守护者拥有核心人员的资格，再后来，系统就被检测出岔子了……”大帅顿了一顿。

“我不久前才知道，这个故障其实早已存在，只是隐藏的太好，过度兴奋才被发现的。你要知道‘时晷’是我们最核心的系统，她分配管理我们世界中的一切规律，拥有自己的思维逻辑，说白了，就是人们口中的“冥冥之中”，可这该死的污染源还不知是何时侵入的，直到它的成熟，以实体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还曾被当作珍宝，直到它伸出了獠牙！如果继续下去，世界终将崩坏！”大帅激动的几乎从轮椅中弹起来，脖子上青筋突出，满脸通红。

兆赢已经滞在原地，“那我们，难道只能任“源”宰割了？”说着，已有晶莹的泪花在他眼里不甘落下，和他一起等着回应。

大帅摇摇头，“还不完全算，现在就剩你是符合要求的了，我本打算既然已经负伤，不如就由我来承担，却被事实告知原来我已经被源感染，什么也做不了，而且那不是一般的痛苦，我怕你无法承受。”

“无论是什么方法，只要可以终结混乱，我都心甘情愿！”兆赢的眼中嵌着炽炎的光彩。

“时晷”正在寻求检查与恢复，你只要申请加入系统，成为她有人性与警惕的监督程序，你将与‘时晷’共生，她会要求你拥有与她相同的经历与记忆，因此可以回到平行世界的原点将一切重新经历，这是唯一的机会，找到源的植入者，但你将永远失去身份，或许我们会再见，但谁也不会再认出你……”

兆赢还是做出了选择，他说，只是出一次小任务，转身就走，只有他自己知道当真正融入黑暗时，才敢释放眼泪，却再也体会不到泪划过脸颊的清凉……

不知过了多久，兆赢恢复清醒，却是再也不能触摸到自己的躯体，好像无处不在，听得见不知何处的山风，看得见深在海底的游鱼，后来，能听闻人语，知晓天下之事，他的心渐渐麻木，不知喜怒哀乐……直到一种悲怆，不安和愤怒突然重袭心头。

来了，终于来了，是不属于这个宇宙的碎片，被它的“载体”挟着，穿过了空间的壁垒，如托孤一般眼看着就要往“时晷”的本体附近靠去，这样的源还没有后来那样贪婪疯狂，整个如同一颗小小的奄奄一息的蓝色心脏，微弱地搏动着，而此刻的兆赢被那股不安侵袭着，一边又因为“时晷”的刻板淡漠而倍感束缚，他挣扎起来，拼命企图扭动那不曾存在的躯体，他急了，“我为了这一刻等了这么多年，绝不能错过这唯一的机会”，他盯着那异空而来的载体正在小心翼翼地源植入，“目”眦欲裂，正当即将疯狂发作之时他突然想起曾跟随大帅一同出巡查看故障时曾有提过“任何一个故障致使其中程序崩坏时，都会有相关线索指引原因……”

“是啊，我现在是程序啊，哪怕是一点可能，也要试一试，再也不要让悲剧重演，毁灭，我要毁灭，请燃烧我吧……”

黑暗降临的最后一刻，兆赢将目光留在了源的植入点上，企图用目光将其点燃，将其撕裂，一定要毁灭啊，我永远的怨恨……

世界就此重获新生，人性程序的毁灭根源被找到，他的相关记忆，他的执念被留存下来，却没有他的身份，可惜没人认得这样一个人，又或者不是人，如何表彰，又如何纪念，因此，大家共议决定将此事件称为“无勋”，无名的功勋，敬牺牲，敬英雄……

[责编校对 姜龙霞]



泛舟击乐游作

■ 高2020届11班 龙柄铭

脉脉萧迎鼓，还从楚江游。
山低风云浅，娇月暗香柔。
推杯引流彩，洒脱抑飞红。
留待余阙去，苍苍天尽头。

山寺闻落花作

■ 高2020届11班 龙柄铭

昔宿丑居林，落魄春又还。
骄阳古叶紧，崖飞破庙悬。
三千白发落，五嶷泣泫然。
徒此赋山寺，寄与李杜间。

步行有思

■ 高2022届10班 刘航源

小园攘熙心清明，甘露泽润意孤伶。
独我静思尊万乘，众臣叩首震天庭。
生杀予夺信手判，遂意从未面间萦。
云裳花容心无异，万物不及夜与卿。

长安慢

■ 高2021届9班 王许诺

民国己亥至日，系樽怀望。以其翳茵初起，英
英落红，而无桃天之靓美，丹红之灼华。是以吾身
自省，庸碌无为。犹忆轻狂豪言，今作笑谈。眺残

阳彩云，讽今日落魄。即无黍离之悲，然有怆然涕
痛。感昔伤今，欲语还休。

榴花楼高，雋烟十里，隋堤水北天南。踏陌上
春光，杳伊人泪涟。连城吹角，家话南蛮。风携故里
梧桐，思乡难归。似少陵野老，撷瓢独饮。似幼安栏
杆拍遍，壮志未酬。曾驰道同载，呖语同谋，今作闲
聊，三两作罢。长安慢，长安慢，唯君路坦荡，伴以
金缕烟！

悠轮回一曲于你

■ 高2021届14班 解宇航

落落春风 出尘而自起
拂草尖 拂林梢 拂弄浪隙
桃枝碧影 皓月黯然现魅力
夏露莹莹 荷上轻盈倚
映苍穹 映湛蓝 映入云际
足迹随蒿 蔓延至傲阳万里
沉沉秋夜 金枫恹归底
笼枯枝 笼寂浪 笼罩箫曲
深邃蔚湖 湮没巫山微叹息

冬雷震震 缕阳乏羽翼
惊灰天 惊残蓝 惊碎云泣
冰锁落地 封印青鸟半泪滴

夕阳与远山

■ 高2021届14班 解宇航

紧握一杆青翠远山
虔诚而又庄重
饱蘸夕阳
在没有铺平的微醺黄昏
勾勒你盛夏的容颜

[责编校对 刘九诗]



早春的景

■ 高 2021 届 10 班 蒲一锋

四月里的风
 是一览无余的遍地黄花，
 青山里深褐色的土，
 掩尽了冬时的荒芜。
 丛林里暗绿的叶，
 独自紧簇着一隅阴凉。

蓝天上是翻涌的水，
 小河里是漂泊的云。
 我行于此间，荡漾起满心欢喜。
 那些泛滥的香气，
 弥漫在遍地黄花中，
 化成一尾人形的风。

一只苍蝇的环球旅行

■ 高 2022 届 11 班 王佳阳

一只苍蝇停在我的书头，
 正停在我看的那张航行旅图上。
 它翠绿的翅翼遮住了纽约的自由女神
 毛茸茸的复眼正抵在华盛顿的门前。
 它通绿的峰尾高高向上翘起
 耀武扬威地宣告它健硕的身躯

而我却只觉得它丑陋，
 令人厌弃的丑陋。

看见它的第一反应，
 大抵是恐惧多于欢喜
 女孩子对于这些昆虫永远天生的第一印
 象深刻于我的脑海

它毛茸茸的复眼就是罪证
 这种害怕在它突兀地落在了我的书头时
 达到顶峰

于是一种更加偏执的想法理所当然地冒出
 ——拍死它

他们成型地那样快速，那样自然

好像天生下来就是理当由我执行

我讨厌这只苍蝇
 我打算拍死它。
 我准备那么做了，
 因为在短暂的恐惧如潮水般褪去后
 这只苍蝇显而易见地成为了一个扎眼的
 存在

它停地很不是地方
 丑陋而令人作呕

我都想好了行刑
 生活的顿悟却往往就在那么一个瞬间
 来得匆忙而毫无规律
 富余出的怜悯占据了心室小小的一隅
 它停在我的书头
 却正停在我看的那张航行旅图上
 它肆意汪洋的步伐跨过漫长的大西洋
 一路来到了大陆的另端

[责编校对 刘九诗]



它在欧美的诸多小国中随意地停留了一阵
转而又对那狭长的海峡产生了非比寻常
的兴趣

它跨过一跃可过的苏伊士
又走向了它漫长的非洲之旅
越过层层起起的埃及金字塔
一路横冲直撞地来到了好望角
它在那绵长的海岸线上久久地停留
又沿着麦哲伦当年的环球航线来到了神
秘而遥远的马六甲

而那却并不让我喜爱

我的怜悯在它在我的书头上悠然信步时
就消耗殆尽

真难想象我现在还在忍着没有拍死它
那只是一个合上翻开的书页的动作
简洁,高效
它的身躯会被过载的重力压碎
进而迸溅出它浓稠的血液
它每一寸的骨骼也会被轻而易举地折断
发出一种类似于火堆里木柴燃爆时的声响
我不会听见
也不会在意

那场灾难只取决于我的手是否愿意合起
而无论结果如何
却都与我毫不相关

可偏偏的,
这又恰是我万万不忍动作的地方
也许在那刻我看到了它弱小的生命之于
我的渺小

它死得那样轻易,简单
好似再也没有了其它的出路
也微不足道地令人惋惜
我该以什么样的理由夺取它的生命呢
以它丑陋的外表?

以它对我仅有时间里的一刻占用?
以它好巧不巧地阻止了我翻书的下一步
动作?

那微不足道的理由
怎能构成一场屠戮,一场审判
有什么血海深仇
何必要如此尊大地去剥夺一个与你毫不
关联的生命

这没有道理
显得傲慢而暴戾
就像我之于那只苍蝇
就像那只苍蝇之于我

我的眼在它细细的翅尾倒投的影下徘徊
找寻在宁静的等待中的一个支点
不过比起寻找

那更像聊胜于无的消遣
我等待着苍蝇飞离我书头的那刻
既然我已早无浸入书海的意思
那施舍的光阴或许对我只是短短的
几分钟,几秒钟
可谁又敢担保

这不会是那苍蝇的眼中久久的一天,久久
的一周呢

我的眼在它细细的翅尾倒投的影下徘徊
找寻在宁静的等待中的一个支点
我等待着苍蝇飞离我书头的那刻
任光影交错

任徘徊徘徊着徘徊
任等待等待着等待
直到突兀的敲门声突兀地打破了静谧
我“啪”地合上书

下意识地直起胸膛的同时又望向了手里
的书



我有一首诗

■ 高 2021 届文 2 班 张晨琳

我有一首诗
 诗中尽写你成长的足迹
 字字珠玑也好 词不达意也罢
 那里斟满了与之言说的偏颇情意
 在葳蕤的城堡
 你护我无恙 我为你写诗

我有一首诗
 诗中的每一滴水都汇入你的眼眸
 映照旗布星峙 月湾窈窕
 那里饱满了不言而喻的荡漾情怀
 在葳蕤的城堡
 你护我无恙 我为你写诗

我有一首诗
 诗中的青春戏码我看你打马而过
 手执如许文卷 足履倾城暖意

那里闪烁着心照不宣的羽化成风
 在葳蕤的城堡
 你护我无恙 我为你写诗

我有一首诗
 诗中的彩虹装得进你灰暗的心里
 抹去眼角泪滴 化成欣喜重聚
 那里悬挂着你嘴角孩子似的笑意
 在葳蕤的城堡
 你护我无恙 我为你写诗

我有一首诗
 我把它默默地捧在手心
 像未完成的谜语
 乐此不疲
 这首诗叫做
 我喜欢你

[责编校对 刘九诗]

一瞬的怔愣不知是为了突如其来的敲门
 还是手里的那声“啪”

父走进门给了我一个埋怨的眼神

眼睛顺着我的视线看见了手里的书
 “又在这里环游世界。”
 父的不满已经显见
 “忘记你明天的考试了吗？”

[责编校对 刘九诗]



耍猴的进村了



◎ 高 2017 届校友 郭子萌

街边上那只穿着背心的猴儿可真是好玩。

不知什么时候起,丰储街上来了一个耍猴的。每次那人一开工,丰储街便走不了人了,捧场的看客把狭窄的通道堵了个实在。周秦借着身量短的优势,几下就钻到了这圈子的空心里。只见一敲锣的白胡子老汉,穿着汗衫和带绑腿的宽裤子,一副朴素古实的样子倒不像是新来老街的。老汉冲着猴喊了几个单声,那猴或跑或跳,坐卧站立竟与人十分相似,更妙的是,它还穿着和老汉一样的衣服!

周秦一下子就被迷住了,竟不曾注意祖母早已寻来。“啪!”巴掌的响声于此时此地并不怎么明显,可周秦却是受到了十二分的痛楚。还没待他哭上一声,便被揪着耳朵拖走了。

祖母难得严肃,一路上什么也没说,周秦更是不敢开口了,只能垂头快走。待到祖母开门,看着亲戚聊天喝茶,似是已等候多时,索性也不再管周秦,一圈问好后便直冲进了厨房。然而周秦却还是有些郁郁,一脸要哭不哭的样子,也不与人说话,有年长的亲戚看不过眼,差了自己的孩子过来陪他。那是周秦的表哥张松,长他十余岁,是同辈人中的“大哥哥”。

张松对这差事倒有些不以为意,他只领着周秦在楼下四处转了转便自顾自的回去了,心想左右不过是个孩子,没了成人的陪同必会害怕,竟是一点也不怀疑周秦不会跟上来。

哪知周秦根本是个调皮惯了的,一看表哥离开没人管了,立马向着那老街的耍猴人跑去。

却说这丰储街可是很有些历史了,连镇上最年长的小时候都在那里买过糖!街道东西往来不过二

里路,东半段只做些瓜果蔬菜的小生意,西半段可就了不起啦!一个旧物市场里总能时不时的翻出些大城市里出来的东西,可惜周秦的祖父不喜欢那里,每次逛不到老街中间就回折,好像是看到什么脏东西一样。

到啦!到啦!周秦的步伐又快了些许,直向着老街里疯跑,却不想在转角处撞到了人。由于他跑得太快,相撞的两人朝着一边倒了下去。这一下可好了,周秦觉得自己好像散了架,一时间竟哭不出来。还没等着他缓过劲,便被人一手拎了起来。周秦眼睛不由得一转,嚯!这不是隔壁家的骆三婶吗?再看那个被他撞到的人,是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小胖子,此时已被扶起,那扶人的正是今天的耍猴人!

耍猴的老汉可是盯着周秦看了好一会,他的眼神让周秦打了个寒颤,骆三婶瞥了老头一眼,笑道:“自己的孩子,不妨事。”那老头听罢又是瞪了周秦一眼便再不管他了。周秦的眼睛冲着两人扫了好几个来回,根本没看到小猴,只发现了那被撞的小胖子手腕上的手表和脖子上的金属链子亮得吓人。

骆三婶一行人看着周秦能自己站起来了,就走了。徒余下周秦一人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突然,他看到那耍猴老汉身后的包袱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好像有个毛茸茸的影子在包袱的蓝布上闪了一下。周秦身上的疼痛一下子没了,待他正要前去却又被人拎了起来——这次是表哥。

周秦的头比上午垂得更低了。回家更是被一众亲戚好生数落了一阵,更过分的是祖父,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打他屁股!怎么能这样?他已经不小了!



周秦今天可算是倒霉了一天,再也忍不住了。“我没错!凭什么打我?”他喊道。

“你没错?你没错!”屁股上的力道一下子重了。“你知不知道今天有孩子走丢了,还敢一个人往外跑!”祖父生气,周秦又何尝不觉得委屈呢?越是觉得自己委屈,周秦便越是伤心,留着眼泪还不忘在嘴里念叨着三字真言“我没错”。祖父更是生气,一时下手愈来愈重。

亲戚都还在,见此忙来劝阻,七手八脚的把老人拉到一边去。一众人在屋子的另一边叽叽喳喳的说什么,周秦小心地从板凳上下来,又瞥着祖父那一边。过了好一会,人群中心的那一个似乎平复了,只见那去劝人的都放松了下来。又有断断续续的叱骂传来,周秦听不真切,什么“分人骨肉”,什么“不要脸的挨千刀的”,每一个是他能听明白的。他道是自己和骆三婶有了接洽,这才使得祖父生了气,毕竟祖父一向瞧不上这位邻居。

仗着各位亲朋在场劝说,周秦又偷溜了出去,一点也不怕祖父会再发脾气。不过这次他学乖了,跑向一个与老街不相关的地方去。正是此镇的治安机关所在。这也是周秦喜欢的地方,祖母叫这里“县衙”,表哥叫这里“派出所”,而周秦则和他的一众小朋友喊这里“黑屋子”,他们晓得不听话就会被大人们关进去,故而对此地是十二分的不欢迎。可又正因为“黑屋子”威名在外,故而也有一些孩子王会时不时的在“黑屋子”周围晃悠一阵,以显示自己的胆色。

周秦不是什么领袖人物,但也很愿意走这一遭,以增加自己以后的谈资。他先是在远处看到“黑屋子”的房顶后慢下了步伐,一点一点前进,打算一看到“黑屋子”的正门就走。可还未等他走到,便有三四个人自他身后向“黑屋子”奔去,惊得周秦一下子愣在原地。

那几个人居然敢直冲进去!周秦也顾不得害怕了,亦步亦趋地跟了上去。待到了正门口,又有一男一女从里头出来,后面还跟着“黑屋子”里的捕快。正要进去的几个人也是一愣,停在原地。他们好像在交谈,周秦离得太远,看不真切。待他壮起胆子要往前走的时候,那一群人竟向一个方向跑去。

路边有行人主动为这群心急的人让出了地方,

周秦的视野开阔了。只见烟尘滚滚,直奔老街,待至丰储路口又忽的一顿,又是一阵烟波。周秦一走近,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之下竟是有一群人围着一老汉殴打。周围行人均不敢靠近,唯有那跟来的捕快在劝阻。这是怎么回事?周秦的脑子有些转不过来,此时地上有亮光一闪,他定睛一看,正是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

劫财!有了这样的念头,周秦打了结的脑筋一下子通了。这还了得?周秦立马跑向“黑屋子”,他恍惚之间记得那里好像是“衙门”,学着电视上勇敢的英雄,周秦在“衙门”的正门口到处寻鼓鸣冤。

这是哪门子的衙门!没有鸣冤鼓,也没有出来巡视的县老爷,根本就是骗人的地方!气得周秦直踢身旁的小树。一颗半青的果子砸了下来,周秦想起要猴老人身边的骆三婶。他转身朝家跑去,想着让骆三婶想想办法,大人的主意总是比孩子要多。

祖母等在小区门口呐!周秦的膝盖软了一下。他毫不犹豫地转了方向,打算由后门绕进。这次由不得他不谨慎,可一路走来,畅通无比。这下周秦纳了闷,事出反常则必有妖,到了楼房门口,他愈发小心了。

蹑手蹑脚地从楼梯口向里观望,却见祖父带着一众亲朋好友围着邻居家的门叫嚷,再仔细一看,可不就是骆三婶家吗!这下糟了!周秦彻底没了主意,轻脚走下楼梯,哟呵!骆家三婶!只见她抱着包裹似乎是要出远门。

周秦正要寻她,连忙跟了上去。七绕八拐,周秦竟是到了一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也是街市,只见街道两侧有各色店铺,游戏机、童装、各样小挂件,全是城里来的时髦玩意!一路下来,周秦大饱眼福。除了头一个摊铺上有些眼熟的金属链子,其他的商品竟皆是周秦从未见过的!这可真是个好地方!走走又停停,街市的模样却是眼熟了,真是奇怪!又走了一会,周秦恍然大悟,这是老街东半段的菜市!那刚刚经过的……是老街的西半段了!天哪!老街的西半段!周秦仿佛完成了一项伟业,什么耍猴老人、骆家三婶全被他抛于脑后。现在是时候向其他人宣讲这了不起的功绩了!

[责编校对 雷妮]



这口井是这只蛙的家。

这里原来是一片滩涂，蛙的祖先背靠大湖在这里繁衍生息。后来，住在这里的居民为了方便取水，凿开许多井，其中一口恰好围住了蛙的巢穴。蛙从父母一代起，就生活在这片狭小的天地中了。

从蛙记事起，它的世界就是这个小小的地盘。潮湿的泥土，翠绿的苔藓，青灰的砖石。唯一变化着的，似乎只有头顶圆圆的、有规律变换着颜色的天空。久而久之，这唯一的变化也成了两次一循环的亘古不变。蛙厌倦了。

蛙从前无数次想象过自己从井里跳出去后的模样——尽管它不知道外面是什么，那是超出它世界

的地方。也许出去就意味着毁灭，也许它再也回不来，可多大的恐惧也被无尽的寂寞掩盖。只是湿滑的苔藓和奇高的井壁令它屡屡受挫，无数的跃起和踩空，无数的攀爬和跌落，蛙觉得自己又陷入了希望和失望的循环怪圈。

现在，蛙已经习惯于抬头欣赏一天两变的小天空了。在蛙的思维里，这个世界只有它一个生物，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像自己脚下这片小土地一样，周而复始，首尾相连，跳着跳着，就能回到原点。

直到蛙遇见了一只云雀。

在蛙以为永恒不变的蓝色天空中，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它和蛙的样子完全不同——尖尖的喙，蓬松的羽毛。它只有两条腿，却有着一双令蛙痴迷的翅膀。云雀告诉它，井外的世界很大，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和奇异独绝的景色。蛙却觉得云雀在骗它，多年的井底生活让它坚信世界是单调而循环的。

“外面的天空是什么样的？”蛙问。

“和你看到的一样呀。”

“一年也只有四个季节吗？”

“是的，四个季节过完了就会进入下一个轮回。”

“那你的世界和我的一样无聊。”

“不，不是的。你看到的是自然界循环往复的大背景，我看到的是每一个细小独特的小事物，在我眼中，唯一不变的就是不停的变化，每一个改变都有不同的美丽。”

云雀答应蛙，以后每年春秋迁徙，都给蛙带一件外面世界的东西看。

第一年春天，云雀衔来了一支铃兰花。

那是蛙的世界从未有过的颜色，温柔、迷人；那也是蛙的世界从未有过的的气味，与它比起来，生活多年的井底突然变得霉气和丑陋。“这是春天。”云雀说：“外面的世界无

时无刻不在变化，一年四季，处处都有不同的景观。”

这突如其来的震撼令蛙激动，更令它难过。“可我出不去。”蛙说。

“没关系，我可以将我看到的美丽都带给你。”

蛙的世界变了。

脚下的小土地还是圆的，却不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蛙觉得自己变成了圆里的一个点，每走一步就能发现新的惊喜。

蛙的世界里，有了森林，有了农田，有了草原上疾驰的野兽，也有了大海上翻腾涌起的巨浪。黑暗潮湿的井底堆放着云雀为它带来的美丽——春天的花

井底之蛙

© 高2018届校友 汪李露茗





悼念德伯家的苔丝

◎ 高 2019 届校友 芦柯欣

读完哈代，总是要不可避免地变得浪漫。如果有某些在意的人愿意为苔丝举办一次地下追悼会，我希望有人替我念出下面的内容。——题记

苔丝，在绞刑架停止颤抖的一刻，请允许我拨开逆流的扰攘，冲出回潮的哗然，迈着执拗而坚定的步伐，轻柔而笃定地托起你微微粗砺的手，赠予你饱含惦念与祈佑的一吻。

很少有人说得清楚苔丝对德伯威尔这一古老姓氏的复杂情感，因为它，苔丝受亚力山大少爷的奸污，受旁人的冷眼与奚落，受爱情与生活的压榨折磨，看遍尝尽了世间的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与爱别离，但她仍然用自己的行为与抉择坚定无悔地说：“我爱爱情，胜过爱我自己。”

可被她视为至珍，愿以命交换的爱情到底是什

么样子的呢？在邻居们看来，这爱情使得一个本可以拥有优渥生活的孩子变成了无处栖身的游魂，在家人看来，这爱情是德伯威尔家族史上最明显最刺眼的污点，在亚历山大看来，这爱情不过是一份固执可笑自尊，在安吉尔看来，这爱情甚至只是一个肮脏的女人造作恶心的强行捆绑。

苔丝，你会愤恨吗？你会歇斯底里吗？你会暴跳如雷厉声咒骂反抗吗？你会把爱情摔在地上，拼命践踏那四分五裂的遗骸说“我受够了”吗？不，苔丝安静得像一面湖。她爬上一座山，傍近一条河，躺在四下无人的田野中望着闪烁的繁星默想。她说此时自己会灵魂出壳，感觉自己不再需要肉体。一切恶意的也斜，工作的辛劳，命途的多舛都隐去了，一种纯粹的对爱情与未来的憧憬注入她历经沧桑的精神，洇染了她灵魂的各个边角，一种平静的力量环绕着她，拥

朵，夏天的蘑菇，秋天的落叶，冬天的稻草。蛙最喜欢做的事还是仰望头顶的天空，天空还只是一天两变，蛙却觉得自己总能看到不一样的色彩。

突然有一天，蛙觉得自己很久没有等到云雀了。

蛙突然想起云雀说过的一句话：“我与你不同，云雀的生命太短暂了，所以我才想尽力多寻找世界的美丽。我的父母说，每一只死去的鸟都会有转世，我们的命运就在湮灭和新生中循环。可我不信，我总觉得，所有生命都只有这一次经历的。”

蛙默默地哭了。

蛙还是每天抬头仰望天空。不久，云雀为它带来的花草枯萎了。

后来，蛙又碰到了一只驻足并边歇息的雁。蛙想问问它是否知晓云雀的情况，却又害怕听到自己心中想到的最坏的结果。

沉默良久，蛙只是问它：“你可以为我讲讲外面世界的故事吗？”

“外面有什么故事，春去秋来，花谢花开。我为了躲避严冬，一年两次迁徙；为了不迷路，总是飞过同一个地方。每天早起觅食，日落入巢，周而复始。兜兜转转，直到死亡罢了。这就是外面世界的故事，我确实没有什么新鲜的可以给你讲。我的生活与你的，总归也差不了多少。”

这只雁飞走了。

蛙却笑了，它拾起已经腐烂的花朵轻轻掩埋，连同云雀曾经赠予它的一只白色羽毛。

周而复始是真，千变万化也是真。谁也不知道，恒久的是变，还是不变。

蛙枕在一袭花香中，梦见了祖先生活的那片大海。

[责编校对 雷妮]



抱着她,在她耳边轻声道“不能自杀,因为你尚未得到自己念兹在兹的爱情,你又怎么忍心去死呢?”她默默地,不说话,但她明白,如果去芜存精不被允许的话,为了生活唯一的可贵与希望,她愿意承受它余下所有的可怖与绝望。这个天真浪漫的少女是多么有勇气多么纯粹干净,她想用自己螳臂当车的清透纯洁涤净这世间的偏见,这完全不失为一种崇高,她绝对值得尊重,值得景仰。

苔丝此生的一切艰辛与固守,都是在咬牙等待爱情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间惊艳亮相于自己的凄苦人生,点亮她余下的生命,可面对现实风刀霜剑的劈砍刺割,她只能缴械投降,从这场漫无涯涘的梦中醒来。这场保卫圣洁的战争,她以为自己输得干干净净死心塌地,其实不然。她的明眸,她的芳唇,她细柳般的纤腰,她丝缎似的面颊永远闪烁着对爱的渴求,她根本就是为爱而生的,由爱铸造的。面对安吉尔多年以后投来的勃勃生姿的爱情之火,这颗心即使冰冻三尺又有什么悬念什么选择呢?它命中注定为爱跳动,为爱融化。

可爱情为苔丝过早结束的生命带来了什么呢?在旁人看来,似乎只有另外两条生命的殒落和曳地红裙上沾染的尘泥,从什么时候起,爱情使她细嫩的纤纤玉手结上了一层厚厚的茧,再也不惧玫瑰的利刺了。什么时候起,爱情使她惧怕亲人邻居的灼灼目

光烧坏了自己的面与心,被抛弃时甚至都不敢回家了。她为着坚守心中至真至纯的爱情遭人唾骂受尽刁难时,可曾在野风呼啸的夜里蒙着被子悄悄落泪呢?无奈我们相隔一页纸,否则,我一定会去抱抱她,怀着盈眶的热泪告诉她:“别难过,是世界辜负了你,整个世界都不讲道理。”

苔丝死了,在周身一片咒骂与鄙夷中死了,顶着杀人犯的身份死了,身无贞节手染鲜血的她,未能得到世人一丝一厘的怜悯,但他们不知道苔丝死前度过了一段多么甜美多么热烈的时光,不知道她同时也是沐浴着高贵的爱情的光辉死的,她那强有力的缄默更像是一种控告与宣示,充斥着已然太小的曼彻斯特刑场。这无限壮美的一刻,无限哀凄的一刻,他们看不到,也不配看到。

苔丝,你千万别觉得不值,别觉得你穷极一生去追寻的爱情竟是这样的轻贱虚浮,恰恰相反,你对它至死不渝的热忱正使得失去贞节的你拥有全宇宙最为纯洁的灵魂,你让铜臭味无法近身,让势力气绕道而行,你要坚信,你洒下泪水与汗水的地方,终将开出一丛丛鲜妍明媚的红玫瑰。

亦或粉玫瑰。

愿你安息。

[责编校对 王博涵]



儿时读先生的书，记忆里只有故乡的路。深蓝的夜空中挂着金黄的圆月，有少年闰土看瓜刺猹。中学时走进未庄，看见阿Q稀里糊涂撞进尼姑庵，头上那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格外显眼。又路过鲁镇，四爷家开始祝福了，而祥林嫂却不知身在何方……又慢慢踱回那间黑屋子里，后窗的玻璃上叮当地响，先生坐在桌前，也是三一八惨案刚过，刘和珍女士的热血尚未冷去。这窗上仍有小飞虫乱撞，桌前人打了个呵欠，点起一只纸烟。恍恍惚惚中，我看不太清眼前风景，似在梦中，因而听到呓语：“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的白纸黑字在昏黄的灯下映得分明，旁人看不太清，但若通透，便不惧沉重，来一段精神的自我解剖。

《野草》作为一部散文诗集，与我过往接触的大有不同。即便是在细读后也懵懵懂懂。先生在疑惧中不及回身，墓碣文却将残文断句示出：“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先生在快意中将哭泣，眼前的火花

又使他惊醒。我于是明白，先生是将自己藏在梦境的幌子中，他孤零零地坐在那里，与那时候的我们，追问生死的哲学，为勇敢者操戈而斗，将懦怯者唾骂。

溯洄先生的那些年，军阀混战，政治动荡不安，段祺瑞政府执政后摧残学子，滥杀无辜。五四运动正处于低潮。《新青年》团体解散，与周作人失和乃至决裂，先生将自己比作在旧战场黄沙漫天中孤军作战的余兵散卒，最后的精神家园也再无所寄托。与此同时，女师大事件也给先生的情绪带来巨大的冲击，悲愤，彷徨，质疑，批判。《野草》正于此时而作，化其悲愤为勇气，鞭策着新文化运动的青年。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如是说：“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先生在《野草》中提及死后的梦境，提及影的独白。他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不如在黑暗里沉没。先生认为野草不美，然而却能汲取露水，吸食腐朽，各面夺取生存。野草在漫长至消亡之间无时无刻不在体味生存的乐趣及意义，它们并不惧怕即将到来的践踏和割刈，对死亡腐朽的命运毫不惧怕，并坦然接受死神的来临。于他而言，死不再是令人惧怕的东西，而变成了一瞬间即可成就的状态。他通过梦境的创造，不再把生与死置于彼此否定的对立面上，而是将其二者称为统一的个体，所谓“向死向生”，皆成一种豁达。

我茫然，难道活得好端端的青年，凡事却以生死为轴心而旋转不休？可先生的作品从不倾侧于单纯谈论生死。在《野草》生死意义背后，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包含着“韧性战斗”与“反抗绝望”，其本意不在于为求生存，而在于对战胜黑



暗所表现出的顽抗精神及自我剖析的勇气：《秋夜》中的枣树，虽是一无所有的干子，却默默地如铁似的刺向古怪的天空。《这样的战士》中，孤零零的战士除了一把投枪别无他物，却抱着必死的信念投掷向罪恶。先生在“韧性战斗”中激烈表达了对旧社会制度及黑暗势力、人性摧残及压迫的憎恶及他的生命选择。除去对外界黑暗势力的反抗，先生也提及了指向自我的反抗，对牵绊自己脚步的爱人的反抗。他梦见自己与墓碣文对立，苔藓丛生的有限的文句不留情面地刺中内心，于是他不敢反顾而疾走。面对恋人牵绊，他只得无奈感慨——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比



四嘴庙的枪声

▲ 赵国团

第一章

秦岭主峰太白山东北山脚下有个峪口，叫沙峪口，从沙峪口流出一条河，叫沙峪河，河不大，河面宽处有十几丈，但河水却不小，一路嘶吼着奔流向北。

在河东面沿山脚从西往东横着一座土山，叫鱼骨台（郁孤台），这鱼骨台就像横卧的一条硕大的青鱼，东西绵延十几里，台上土质肥沃，植被丰茂。

在鱼骨台的北侧，从东向西顺次南北排着一些沟梁，这些沟梁一字延伸向北，有的中途戛然而止，有的一直延伸到近二十里地远的渭河平原的南界。

这些梁虽然紧挨秦岭山脚，却没有一丁点的沙

子石头，都是厚数十丈的粘土。坡上梁上生满了各类乔木、冠木。这些树木的生长大都仰赖天上的雨水，西面虽然有沙峪河，但这些梁都高于河川，沟又都与沙峪口不相通，所以都是旱梁旱原旱岭。好在是山脚下，还能得些偏雨，正因如此，原本干旱的沟底也有了一些生机。这里、那里渗出一些水痕形成一条条小溪流，顺沟慢慢淌着。小溪滋养了水草，生了鱼儿、螃蟹、虫蛇，养活了生在沟里的鼠兔、猪獾、雀鸟，鹰隼，也引来山里的狐狸、豺狼、黑熊、豹子等野兽。

不知从哪朝哪代起这里有了人家，散居在沟里、坡上、梁上、原上。沟底的小溪也给人畜提供了水源。有了水就有了命脉！人就尽自己胳膊的力量，斧头、？

起这些，他反抗的主角是绝望。他鼓励人们“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鼓励“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若要感生命之哲学，便要立足于现实。《野草》虽为散文诗篇，读之晦涩难懂。但不难发现其中之现实主义笔法。先生在《一觉》中写道：“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书中自有各种虚拟缥缈的梦境暗示，但也不乏对现实人事的慷慨写洒。在《风筝》中，有先生对自己儿时毁弟风筝的描写，北京严冬的寒风萧瑟仍压着他沉重的心灵。除去对其旧事的描写，那时可爱青年的热魂灵也跃然纸上——奉天军阀的炸弹在北京城炸响，纯真热血青年的活动却让他快乐。青春在先生面前一一逝去，他笑着祭奠着这些，用以鼓舞后生。青年的魂灵在风沙中踽踽前行，但他欣然，因为他爱这样的魂灵。

《野草》中的生命哲学意义正是先生以“野草”为题的缘故。野草虽无堂而皇之登堂入室的命运，但却是一群庞大的，有韧性的生命体的象征。它们可以除去矫揉造作的需求，用最质朴贫瘠的生命进行不屈的呐喊，以此来证实“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每当历史困顿如此，为寻其出路的后来者读之，便不敢再有懦怯与躲藏。而先生所需要的青年，应有勇气直面淋漓鲜血与惨淡人生，必具战斗者的姿态来面对一切的黑暗与虚无。

“拂去昨夜聚在书桌上的苍白微尘。我四方的小书斋，今日也依然是所谓的‘窗明几净’”桌前昏黄的灯仍半哑着，灯罩上猩红色的栀子依旧明艳，影子默默退场告别。先生梦醒，捏着纸烟，窗外仍是漆黑一片，可青年们却将火把高高举起，高歌着向前了。

于是他大笑。

[责编校对 王博涵]



头的最大能耐,到处垦荒拓地、播撒文明、休养生息。这些坡梁沟坎于是就都有了名字:狼原、漆沟、牛背岭、黑鱼沟、谢家沟、诸葛岭、构树沟、黄牛梁,金鸡岭……

在这些沟梁中有一个村落叫牛背岭,岭脊梁上东西宽大约一里,南北长约有二里,往上连着的村落叫槐树岭,槐树岭南面就挨着鱼骨台。北面连着一条更窄的岭叫漆岭。牛背岭的西面是漆沟,沟深坡陡,东面的沟要浅的多,从这条沟沿一条小路上一个梁,再翻过另一条沟就到了东面的另一条岭叫诸葛岭。

这是1947年初夏的清早,晚上刚下了场雨。雨后的山村清新宁静,太阳刚出来,还笼在一团淡淡的雾中,不甚光亮。

迎着太阳往东面看去,隔一道梁两道沟,诸葛岭王保长家青瓦白墙的祠堂清晰可见,更醒目的是祠堂南面,从还不太浓郁的树荫里竖起的黑魁的岗楼。岗楼上有巡视的兵丁,据说驻在这岗楼里的保安团七八号人,只有有两条枪!就这,也能给周围散落居住的庄户人家带来一丝丝的安全感。

从牛背岭往西南看,秦岭太白主峰,从层叠的峰峦中脱颖而出,都披挂着白衣——是昨天夜里刚落下的雪。逐渐往东,湛蓝如洗的终南山逶迤起伏。浅山处隐约可见黄橙橙的油菜地——山里的庄稼要比外面的晚半个月。

牛背岭西沟阴坡油菜籽已经快要熟了,阳坡的大麦已经黄了。

刚雨后的原因,早晨还是有些寒意。田地里的麦穗上,地畔柿子树新叶上,路边的草地上都湿漉漉的。

陈三穿着黑粗布夹袄,绑着腰带,遮阳的草帽也当御寒用,就这还冻得猫着腰。他正在自家的三间房子前的场院上拾掇家伙什。前两天他和两个孩子引熊和跟柱,把整个半亩大的场院的土翻起来平整好了,刚好昨天夜里的雨水把土润湿了,今天就要用大青石碌碡把场面给压平压实。不能等,雾气散去,太阳升起来晒一天就半干了,就不好碾平了!

东沟西沟的几亩油菜籽和大麦马上就要收割回来,要有碾打的地方。紧跟着这些早熟的庄稼,十天半月后,这原上、坡上几十亩的小麦就黄了!虽然土

地瘠薄,连年来雨水少的原因,麦子腰身长的跟猴毛一样绒细,穗子结的和蝇头一般小巧!但这就是全家近十口人一年的口粮和用度使费,还要用粮食抵缴各种名堂的税捐,包括王保长的保护费。马虎不得!要赶紧收回来摞起来,然后慢慢碾打,还要晾晒。年年都是这样。

陈三把一堆木头锥木头楔子放在地上,提着一把斧头,对竖立在山墙头的青石碌碡端详起来。

这青石碌碡不一般,直径有两尺多,长也有三尺左右,没有两头牲畜,别想拉动它。

这碌碡平时不用的时候,几个壮汉合力把它们立起来闲置在场边、树底下或房子山墙头,这时这石头圆柱的台面上有好多用场:女人们在上面捶布,在上面放刚会坐的娃娃;孩子们在上面玩泥巴、磨核桃的青皮,砸杏核的壳;男人们在上面圪蹴着吃饭、生气、发熬煎、想事情,在上面磕烟锅、在上面画方斗棋……

这青石碌碡唯一的正经用处就是碾光场地用的。要碾打粮食却不用这,得用比它稍小一号小的麻砂石碌碡。麻砂石碌碡虽然也是圆柱形状,不同的是中间稍突起,两头稍小,面上刻有核桃大小的疙瘩,这些疙瘩大小要恰如其分,大了尖了会把麦子谷子碾烂,把土场轧坏,小了、平了又碾不透、不清底,浮层的麦子秸秆都碾碎了,下面挨着场面的麦粒还在穗子里包裹着。

这些石碌碡,据说是先人从北山用牛马远道拉来的。连巧手陈三都在暗自叹服:这青石碌碡咋做的那样细致光亮,而麻砂石碌碡又浑实敦厚。还有碌碡两个圆面中间的脐窝子(那是给碌碡上套木跛珈,跛珈和碌碡结合机关)是铁白窝子,这块铁是怎么镶进去的?用什么粘牢的?农闲时这些粗夯汉子,面对这些石头疙瘩可能的制作手段,常费心思量,争论不休。

陈三会木匠活,手艺精到,远近有名,王家祠堂修修补补的小活都要叫他去。不要说那些大的木工活,就连给孩子的玩物,也丝毫不马虎。就说挂在院场边树上的蚂蚱笼子,就靠一个锈刃刀片,把筷子粗细的木竹截成一节一节的小段,在木竹上刻削出一些卯窍、沟槽,然后这些长短不一的木竹就被紧紧地



横平竖直的勾连起来，形成一个有提梁的的方形框架。框架每个面上或横或竖加竹子隔档，使得整个笼子结实又美观。每个小方隔档都用细竹篾围起来，在其中两个侧面还有左右平开的大门和上下滑动的栅门。栅门的上沿是用火烤泡水的木竹后形成一个半圆拱，栅门上还有精巧的栓子。你说这样的细工，出的活自然和皇上的龙辇一样精致！

这些活都不知在哪个角落完成的，当出现在他几个孩子面前的时候，里面已经住了一对短翅、长腿、柳黄肚皮的大蚂蚱。孩子们被父亲惊得张大嘴巴，陈三这时就乐得下巴直颤，隆起的前额和两块苹果一样突出的脸蛋把眼睛夹成一道缝，天生木讷的他也不说什么，就是傻笑，笑声也不爽朗，像从嗓子眼里被硬挤出来，丝丝的有些沙哑。

陈三绕着这石头转了一圈，顺手把脐窝子里的泥土用指头抠了几抠，用他那粗大的手把抠出的土拂了几拂，然后丢下斧头，从屋檐下把挨着南山墙放着的木跛枷扛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又走回青石碌碡跟前。他先抬起脚用力蹬了几蹬，碌碡晃动了几下，他又左右端详了一下，忽然一猫腰，搬住碌碡的外上侧，屁股往后一撅，使出平生力气往怀中猛地一搬，顺势往右侧一撤步，碌碡呼——一声，被他摆平了。

陈三拍了拍手上的土，定了定气息，他暗自叹服

自己，四十多岁了，还这样有力气！亏了把那口瘾给戒了，这要在十年前年，搬动这东西想都别想！

本来下来的活至少得两个人才能干，但陈三逞能惯了，再说他安排两个儿子一个给牲口喂草，一个在炕眼洞里掏灰。平时他的习性也是这样，一个人能干，就不让孩子们插手——他有的是使不完的力气！

他把木跛枷扛过来，围定碌碡放在地上，然后把木锥插进跛枷两侧的方孔中，这木锥叫跛枷牛子，两牛子卡进碌碡的脐窝子，碌碡就有了转动的轴，牲口拉动跛枷，碌碡就往前滚动起来。

只见陈三双手把跛枷抬起，身子探进去，左肩抗住横杠，压下身使得木锥头刚好对准碌碡的脐窝子，右手拎起斧头把木锥往进砸……随着一阵子响亮的敲击声在东西沟震荡回响，跛枷的两根木锥稳稳地卡进碌碡的脐窝子，他又用木楔子把木锥固定好。到窗台子上拿过不知道啥时候就在那里放着的豁

得快到底的破瓷碗，用个细草棍蘸了蘸，抹在脐窝子处。那是是菜油，抹点油就滑润了。牲口拉起来就省劲了。

一切停当，就只剩下套牲口光场了。

“引雄——好了没？”放下那瓷碗底，他朝山墙南面牛棚里喊。

“就好！”随着哞——响彻整个沟岭的牛叫，灵角牛被张印雄牵出来了。灵角牛的叫声惹得两里开



赵国团 绘



外隔沟相望的斜对面梁上的谁家的乳牛嗓子发痒，回应了几声。

灵角牛左右磨动着下颌，嘴里不住的嚼着陈年旧草，呼味着粗气，四平八稳地走出来，边走边甩着尾巴左右赶着身上的细蝇子。跟着牛一起出来的还有一匹红马，红马很听话，低眉顺目地，缰绳在脖子上绕着，嗅着牛屁股自己走出来。

陈跟柱已经在牛棚的炕眼洞里掏出了一篮子灰，他拎着灰篮子也跟出来，左胳膊上挎着篮子，右手抓着灰，这里，那里撒着，这是怕有些地方太湿，碌碡粘泥。

陈三已经套好了牲口，交给引熊。引熊左手牵着红马的缰绳，右手拿着鞭子，吆喝驱赶着这一对勉强还算搭调的牲口，拉着青石碌碡在场院里绕圈转磨着。碌碡碾过的地方即刻变得密实，平整。

光场是个细活，要慢慢来，一圈套一圈地反复碾。陈跟柱要不停的撒灰，稍微有点湿，碌碡上还是粘泥。他又不时地放下灰篮子，捞起铁锨铲掉黏在碌碡上的泥片子。

陈三看一切都停当，从脖子上拿下烟袋来，圪蹴在场边，把铜头烟锅在旱烟袋中挖了几挖。然后再把盛满烟末的烟锅头用大拇指按瓷实，从后腰掉着的小褡裢袋中取出火镰，撕扯下一小块硝子，把硝子撕薄撕绒，按在火镰口上，用火石朝着硝子打擦过去，叮——叮——叮，几声响，碰触的火花就引燃了硝子，他直接把冒烟的硝子按到烟锅里，吧嗒吧嗒快吸几下，早烟着起来了，然后顺势滋——留长吸一口，那口水裹着一股烟香就钻到肚子里。庄稼汉，这农忙空歇时的一锅烟，就是山珍海味也不换啊！

他咳了几声，吐了口唾沫。看着拉着碌碡的老红马和菱角牛。有点操心起来，这对宝贝今年夏收会不会打什么绊子，把人给撂掷了！

陈三的牛棚里就剩下这两个现货了，上了年岁的灵角牛和一只眼睛几乎瞎了的老红马。

十几年前，这棚里还是骡马成群。硬生生让他一头一匹地卖了去，换了大烟膏，抽完了！

引熊娘钱氏一提起这事，能把他骂到地缝里去！可当年这梁上，岂止这梁上，就陈三知道的地方，没有不抽的。那年陈三在春三月去沙峪河西面的河滩

换米，他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大烟花，还有什么米可换。那时就兴躺在炕上，拿着烟枪过瘾。怪谁去！

陈三被骂的又羞又气！有时实在被骂急了，对钱氏就挥动拳头，小脚的钱氏跑不快，站不稳，加上天天吃不上饱饭，没黑没白地纺线织布，灶前屋后，里里外外的辛劳，生养拖带一群儿女，饥瘦的风都能吹倒，哪能撑得住那正当年的木匠的铁拳头！儿女哭喊着护着自己的娘，拽着自己疯了似的爹.....

事后看着鼻青脸肿，瘦的一跟一把柴火棍一般躺在地上的老婆和嘤嘤哭泣的孩子们，周三肠子都要悔断了！

“吁——”引熊喊停了牲口。

陈三抬起头，看见菱角牛尾巴根弯弓起来，曲着后腿——这是要拉屎了！水火无情，他正要站起来，见跟柱已经把长杆子竹箠伺候再牛沟子（屁股）下了。菱角牛也爽快，拉了几坨子热粪，顺势哗哗尿了一个小河沟。

这水漫金山的场面是庄稼汉见惯了的，这要跟柱和引熊忙活一阵子，牛粪能用箠箠接着，倒在场边上，但尿溅出的这一窝子泥水，得用铁锨铲出来，回填上新土。

陈三没起身，他看着来往穿梭忙奔的两个儿子——这一个个门扇一样高，到了定媳妇的时候，啥还都没影子。愁肠啊.....他又装上一锅烟，闷抽着。

以往和钱氏吵完架，等她气消了些，就说些宽慰的话：这方圆几十里，多少人都是因了家里有点积蓄，遭了贼，多少人都把命给丢了。穷是穷点，还安稳些，不遭贼惦记。

这话听着好像也有道理，但真如说的，贫贱夫妻百事哀！眼下这日子，没点家底，啥事都做不成，难肠事情一宗接一宗。

其实陈三也不容易，这家里近十口人，关系错综，这乱世道，穷家不好当。

十几年前，这个破落的鳏夫，带着两岁多就死了娘的儿子跟柱，从靠下二十里外平原一个大集镇陈家堡，入赘到这穷僻的山村里的。

当时张老三死了不久，引熊妈钱氏孤儿寡母，还带携养着早死的张老二两口子留下的刚五岁的儿子张飞虎。还有张家一个老长工杨大叔，张老三活着



时给杨大叔早应承好了,要给老人家养老送终。

说起这杨大叔,其实是张老三爹在世,家境还算兴旺时流落过来的甘谷客,张老三爹看着这说话鼻子嚅嚅的,快要饿死的老实可怜的小伙,没犹豫就收留下来,从此这小伙就在张家扎下根,起早贪黑,挖坡,种地,收庄稼,割草、喂牲口。这杨大叔就像是铁打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脚手不失闲。还帮着拉扯孩子,张老三就是在杨大叔背上长大的。

尽管张家老少几代确实把这外来的杨大叔没当外人看。但杨大叔觉得只有把自己当仆人才报赵家的恩泽,也不想着成个家留个后,只是不吭声的干活。不觉几十年过去了。杨大叔也老了,胡子头发雪白,腰弯的和牛鞭子一样。

张老三死后,钱氏更把杨大叔看成她的亲爹。没有杨大叔帮着,她孤儿寡母,一天都过不下去。

钱氏娘家是个大户,见女儿恹恹样子,要接走钱氏,钱氏嫌自己拖累重,硬要留下。这时有亲戚托人提起陈三。

陈三家虽然在平原地的大堡子,世代有木匠手艺,但口数多,婚娶后单另过,婆娘一病几年就把本来就不厚实的家底抖撒光了。等老婆一命归西,他成了穷光汉一条,还带着自己两岁多的儿子跟柱。

相比较,张家遗孀钱氏虽然有点家业,但有两个张家的遗孤。还跟着一个要养老送终的老棺材瓤子。这双方权衡了一下自身的条件:半斤八两。谁也没嫌谁。

钱氏的娘家爹妈看陈三虽然穷还带着个孩子,但人憨厚,能靠得住。张家的同族老者也赞同这门亲事。虽说张老三死没过三年,礼上还不能婚嫁。但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又三天两头闹贼荒,连年闹饥荒,里里外外急需人操持保护,所以就请了族里老者和周三远道来的爹一起吃个臊子面,算陈三正式入赘。

陈三按原来张老三排行就为三,不改姓,张家同族的同辈兄弟侄子叫他三哥或三叔,外人称他陈三。陈三带来的儿子仍旧姓陈,不改姓,不易名。以后陈三和钱氏再生的孩子随陈三姓。这样安排也是为了稳住陈三,不要到时候连窝端走了,张家这根脉就断了。

这样一家人,在一屋檐下搅勺把子,难免磕碰,难免各怀心思,加之三个孩子不是一娘,不是一爹,生性迥异,孩子之间免不了打闹,这两口子也没少因此干仗。好在相继小儿子遂熊出生,紧跟着三个女儿出生。这血脉就把这半路夫妻紧紧地拧在一起。

庄户人家,女人孩子都皮实的很,钱氏生这几个孩子,就和母猪下崽一样,来得及时叫村南头的来生他妈九娘帮着生,有的不小心把娃生在茅坑,赶紧抱回家用棉絮包起来.....缺衣少食的,水里泥里风里雨里泪里,打声骂声哭声笑声,大的拉小的,还有杨大叔这两条腿的骆驼,背着,抱着,脖子架着,肩上驮着,闹闹腾腾着不觉得一个一个就满地跑了。

眼下最小的金枝快五岁了,亲儿子遂熊十几岁了,这孩子从小心灵手巧,自己琢磨着画没骨的莲花,还会拉胡琴,和其他三个哥自是不同。陈三夫妇商量,这世道好像稍安定了些,不妨送到学堂里识几个字,不要再像自己和他这三个哥哥一样是个睁眼瞎!这三个闺女虽然可爱贴心,可到底还是人家的人,就不说了!于是卖了几石麦子,得了几个钱,送到钱氏娘家那边的一个私塾。

赵飞虎已经二十了,前年给说媳妇,女方嫌家里穷没成,心里觉得是家里不亲的娘和外姓的爹不尽力。说要当兵去,就走了!钱氏为这哭了几场,觉得自己辛苦养了多少年,养了个白眼狼。陈三劝说,这都门扇高的小伙子,本事又大,胡日乱弄的,你能把他捆拴在家里!

这张飞虎,身高膀圆,能分出引熊两个来!说话声如洪钟,走路昂首挺胸一股风。十六岁那年冬里,一天下午后晌,地上刚落了一层白雪,四围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飞虎从东沟上来,背着一杆枪,单衣单衫的,畅着胸,头上身上冒着热气。

陈三两口和杨大叔正领着孩子们在屋前扫雪,都停下迎上去招呼,只见张飞虎从后背上解下一个布包,掷在雪地里,那布包登时往外渗出血来,把地都染红了。陈三和孩子们见状吃了一惊,接着见他解开布包,呼啦——扯出一只七尺长的一只土色大鸟,孩子们和陈三两口稳住快要蹦出胸口的心跳,定睛一看,那是一只刚死的老鹰!

空中高旋着窸摸着想抓鸡仔的老鹰老远地看见



往事并不如烟

▲ 商羽

我从小任性,到该懂事的年纪,反而愈演愈烈,都是被我爸纵容出来的。他习武多年,身手了得,精通科技英语,是办公室的首席大拿,工书法懂绘画,会打枪能游泳,单车速度追得上汽车,诙谐聪明,多才多艺,是个骄傲甚至有点狂傲的人,没成想遇到一个更不听指挥的人。

很小的时候,我学会了骂人,第一个对象就是他,骂的多厉害他都不恼,笑眯眯的站着听,觉得好玩,直到我妈急赤白脸的制止:“疯了吧你,这多叫人笑话!”上面的哥哥姐姐跟我差了九岁,基本不用我

过,但摆在眼前的现货还从没见过!飞虎把老鹰的一只翅膀稍子用绳子绑住,把鹰掉在屋檐椽头上,那鹰的翼展竟然和房子前檐墙一样高.....

整条梁上人听说都来围观,张飞虎仍背着那杆枪,比划着如何只一枪就从半天上射下这大恶鸟。

跟柱很不以为然的摸了摸那只死鹰的翅膀,说:“这鹰老了,毛都没光气了,飞不动了!”

接着摸摸那枪说:“这是鸟铳,不是枪!”

飞虎说:“你能球的很——不连你说!”

那杆枪吓得陈三两口子不轻!前些年强盗们就是拿这样的枪来抢人的。这驴日的挨刀子的怎么弄来这劳什子!赶忙拉飞虎到一边问,飞虎不以为然,说:你们别管,借的,耍一耍!

陈三见说不下,转念一想,也好,孩子舞弄舞弄枪,亮亮相,传出去也好,这乱世道,耍枪的名声扬出去,未必是坏事情。

也还真是,自从那以后,这村子再没闹过贼。方圆十几里的人都传说牛背岭有个后生张飞虎,枪法准的很,从天上射下一只牛一样长的鹰。

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说陈三养了一头老虎张飞虎,还养了一匹狼陈跟柱,这两个家伙心狠手辣,

干什么,懒得我上初中还是哥哥姐姐帮我倒水盛饭,家务活更是横针不拿竖线不拈,我从我妈和哥哥那里得到的警示是:还了得!这么大人懒成这个样子,将来……反正将来很可怕。从我爸那里得到的舆论导向是:对,什么活都不要干,将来找男朋友才可能他捱不过你,他去干,你可不就享福了?我在激烈的分歧中自动倒向自己想要的方向,于是,今天,懒筋铸成。

小时候家里只有一台电视,看了两遍射雕,放第三遍的时候,我哥要看英语节目,我蛮横无耻的要

在外面不干好事。还有更损的说陈三家还养了一只熊,但的确熊的很,菜狗的很。

话像一股风,就飘到陈三两口子耳朵里了。陈三在牛背岭多少年,好名声在外,跟邻家乡里,从没红过脸,虽然有时候急了,对老婆也动手,但一个鸟都不忍伤害。眼下这两个儿子,一个赛过一个高大有力,岂是陈三能降得住的!

再说这个陈跟柱,生得就像那门神一样,眼睛一睁,铜铃一样大,满脸重胡子。夏天光膀子时,那胸脯上也是黑森森的长毛,都说胸上长毛的人十有八九都是恶人。

陈三听到过跟柱的一点闲言,说是三年前伙着北山一个土匪,干过抢人的勾当……影影绰绰的,拿不稳到底是不是真,谁知道啊!

传说张飞虎自卖壮丁,去了太白西边凤县一带山里,穿着黄皮当了兵。都是传言,没有实信。到底是兵是匪,是死是活,老实巴交的陈三实在不知道,也管不了。

“老三——,光场呢——”

陈三的愁肠被打断了!

[责编校对 王博涵]



扶:我不!我就要看欧阳锋!我爸立刻跳出来:“你就让她看看怎么了,你是她哥,不能让着点妹妹!”这种句式在家里无数次重现,不分场合不计后果,我哥郁闷的简直要吐血,无数次愤愤铄羽。

他爱英语,发自内心。总是希望我能继承衣钵,无奈遇上我这块实心朽木,热切的鼓励,赤裸的金钱刺激,暴跳如雷的棒杀,无所不用其极,我总是一副垂死挣扎的德行,让他深长叹息,现在想来,路遇名师而不师,实在是愚蠢的不可思议,有时偶发性高兴,朗朗有声的背诵一段原声英语,他就兴奋的脸通红,迫不及待的给我讲英文原版电影好处在哪里,英语里的俚语趣闻多好玩,当时只觉得他唠叨,烦。

小时候,麻雀超多,几乎成灾,我爸枪法好,每次周末,都会背着汽枪,带上水壶,带上我,出去打麻雀,一边走,一边指点草木溪流,烟岚远山,跟我讲许多历史掌故,抑扬有致的吟诵着“披罗衣之璀璨兮,珥

瑶碧之华琚”“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黝然黑者为星星……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我狗看星星一片明的看他,不明觉厉,他了然我的水平,鄙夷的看我一眼,哼一声,开始旁征博引的解读,“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的深沉与明净,“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的烂漫与悲怆。我在山川青空里,在淙淙细水里,得到了文学的最初也是最美的启蒙。兴尽晚归家,在门口的空地上烧好大一堆稻草,把打到的麻雀收拾干净埋在灰堆里,用余烬煨



熟,好吃极了。家里要是有土豆玉米什么的,也会顺便放灰堆里,就是一次家庭版BBQ,香气时常招引四方顽童齐聚,甚至有人拿着家里凉了的卤肉馒头,来加工回炉,那大股大股蒸腾翻涌的烟香,直可绕梁经年。

他书法好,硬笔软笔都来得,有一段时间我们语文课学着写大字,回家也要练,他看一看我鬼画符一样的乌云团,耐心的扳着手腕,给我矫正笔峰,告诉我,何处当顿,何处要收,悬腕提肘,心静如水,才能

写出像样的书法。我五年级偷看红楼梦拍案惊奇,他偶然间发现,并不惊讶阻止,不觉得是洪水猛兽,反而教我怎样从衣食住行里看冷暖人生,说高兴了,又拿出竖排版的牡丹亭,跟我一起享受薄如蝉翼的竹纸插画的美丽。我初一被男孩子追,他忧心的不是我成绩会不会一落千丈,而是追我的男孩子身躯够不够高大,形貌够不够硬净,会不会影响我的审美。

他和我妈也吵架,年纪越大,他脾气越怪,他们一度吵得很厉害,我妈性子要强,爱面子,不肯对人排解,对着自己儿女,有些话也不曾说透。她本来很好的身体,长期积郁之下,气出了心脏病,曾经在楼下门球场边心梗过,如果不是一起打球的老邻居是护士,紧急时刻救了她一命,我就没妈了。也因为这个,我许多年不原谅他,打电话也是三句话不欢而散,我不允许自己想他,不允许自己表现出亲近和牵挂。许多年过去,当年体健如牛的他,身体一天不如



一天,我搬新家他来看我,拖着一个轮子不好用的购物车,给我带了很多好吃的,步履钝重,几乎上不来矮矮的那三四级台阶,还要逞能给我拖地,只待了一个晚上,给我留下一本很旧很旧的他自己整理的歌谱,有我最爱的雪绒花,还有当年一起看少林寺时郑绪岚唱的“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手抄的工丽的笔迹,标的仔仔细细的五线谱。第二天,我说陪他去青龙寺逛逛,看看樱花,他居然说要去厦门,我气的说不出话,这样的身体,去厦门不是胡闹!可是真拦不住,狠吵一架,只好送他去车站,我看着他狠命提起硬硬脚步,迈上车,蹒跚的往车厢后走,我转过身,眼泪哗的砸在地上。

他病重时,被姐姐接去照顾,一到家,强撑着的一口气泄下来,当天就动不了了,最后的三个月里,他精神时好时坏,脾气大的吓人,且常常无理取闹,摔东西,骂人,闹着离家出走,进了医院拔针管骂医生,把全家人折腾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妈说,这是老人临走前故意闹腾,为的是在走了以后不让家人留念想儿。我仍然有侥幸心理,觉得快熬过冬天了,如果能拖到寒假,回去找个可靠的保姆,再好好调理,应该还能缓几年——我永远没能等到那一天……

临终前,他器官衰竭,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整整一个白天,只吃了一个饺子,身子挪不动,呼吸微弱,脚因为长期卧床,变得暗黑溃脓,医生让截肢,家人都不同意,不愿让他在走之前再遭罪。油尽灯干,子夜时分,他停止了呼吸。

回去奔丧,守灵,跟着家人处理后事,陪妈妈,去火化安葬,也帮不上忙,只是跟着,漫长的过程里,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即使在遗体告别时,我磕完头,看着灵柩里他塌陷的面颊,灰白色透骨的寒,头发稀疏,整理过也显得乱,对比看看遗照里年轻俊朗的他,我仍然没掉泪,只是默默伸手,扶住哭的站不稳的姐姐,外人看来,这样的场合不掉泪不伤心,我是不折不扣的忤逆种子不孝子孙。很多天过去,很多个月过去,我依然没眼泪,我也解释不通,仿佛有一处地方锁闭锈腐了,和其他组织,处于失联状态,尤其泪腺,无知无觉。

以后的日子,按部就班的工作,回家做饭洗衣打

理家务,逢清明节中元节,会准时买纸钱冥器,去十字路口烧纸,暗黢黢的街灯下,看着别人一边烧一边念叨流泪,我还是冷静。只是,看着那些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的陌生脸孔,会有一霎那的恍惚失神。

一周年,二周年,我并没有特意回去祭拜,“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里这么说,是实话。我不接受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包括生死。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也是实话。只是,我没想到这节奏会如此突兀,如此迥迥酷甚,如此摧人肺肝。

三年后的某个夜晚,我在办公室等着上夜班,夜色浓黑,办公室空寂无人,有学生轻快的说笑声在窗下响起,食堂里飘过来饭菜的气息,我无聊的来回走动,准备迎接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的鏖战,百无聊赖中,打开手机电话本,想整理一下杂草一样的通讯录,突然看见,家人一栏里,仍然有一直保留着的号码,标注着“爸爸”,我猛地呆住,突然间失控的蹲下去,失声恸哭,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爆裂了我压抑的变形的哭声,铃声响起,马上就要进班,我拼尽全力,轧的骨头都要碎裂,将眼泪杀回去。下了夜班回家,一路上哭了又哭,回家还是控制不住,直到深夜,直到眼睛肿得什么也看不清,仍然止不住火山熔岩般流疯了的眼泪。

往事摧毁过我的记忆,又在三年后的凛冬里狂飙突进我的泪囊,撕碎了我所有的平静,血液的反噬,凶猛突兀,又持久反复……

我忽然发现,他离我这么的切近——炒菜时滚油飞溅,我熟练的举起锅盖,想起他哈哈大笑的嘲讽过我“惜命如金”,揽镜自照,想起他曾在身后逡巡再三,劝我“我说,别照了,再照还是那样……”,翻螺丝刀时,看见他帮我整理的齐齐整整的归类清晰的工具箱,扫描旧照片,回忆起他带我去飞机上体验复杂到头晕的机械构造……

原来,往事并不如烟,原来,你不曾真的离去。

残冬已尽,桃会红,柳又绿,最爱我的那个人,不在了。

[责编校对 张颖]



我的武表哥

▲ 屈 锋

我有很多舅舅,因此就有很多表哥。在我众多的表哥当中,有一位总是让我时时想起。通过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我也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

我的这位表哥的名字里有个“武”字,权且叫他武表哥吧。武表哥虽然个子不高,但是长得很结实,孔武有力。我们从小学起就在同校,一直到初中。

武表哥是学校出了名的捣蛋鬼,甚至有点暴力倾向。大伙儿都不敢招惹他,所以他的朋友好像也不是很多。武表哥很爱生气,他尚武崇威,常常恐吓同学说要拿石头砸他们的头。我们小学的操场就是镇上老百姓看大戏的场子,有很多碎石块,武表哥经常随手捡起来追着同学满操场跑。

他也这样威胁过我。某天下午放学后,我们一伙儿人在操场的角落轮着用同学的游戏机玩俄罗斯方块,谁玩死了就换下一个人玩儿。到我的时候游戏机被武表哥抢了去,我要去,他瞪着大眼睛溅起唾沫星子喊:“你看见那块石头没有?信不信我砸死你!”我觉得他是吓唬我,因为他爸爸是我舅舅,表哥砸死表弟的事儿应该不会有,可是也确实有些害怕,就扭头走了。

好像是在五年级吧,有段时间连续几天都没有见到武表哥,同学间传言这小子拿石头把人砸死了。我一惊,浑身就冒冷汗。后来他又回来了,还好只是打破了头,流了血,没出人命。从此以后,同学们对他的畏惧有增无减,我也不再因为血缘的关系和他靠近。

2003年,非典(SARS)肆虐着中华大地,那年我

刚上初中,学校组织我们每天早晚要喝两次板蓝根颗粒。早上我们起床后先在教学楼下集合,分班站好,老师给我们每人分发一袋板蓝根。现在,我们把板蓝根倒进大小不同、样式各异的碗里,用手托着等待班干部拎着水壶给碗里倒水。倒好水后我们摇一摇,就高高地举起碗等待老师的指令。班主任老师只说一个字:“喝!”我们齐声回一个字:“干!”于是人不分男女便齐刷刷咕咚咕咚地灌下去了。

有一天,我们都喝完了,站在我身边的武表哥还高高地举着碗,嘟起嘴巴,皱着眉头,一直不喝。我们都很奇怪,平常就他把一个“干”字喊得最响亮,今天是怎么了?班主任王老师怒喝:“今天怎么不干了?”表哥半是委屈半是愤怒,一个字一个字地反问:“公明哥哥,你为什么不喝?”班级队伍里爆出此起彼伏的笑声,邻班的也跟着笑。我们班主任的名字里有个“明”字,有一段时间流行看《水浒》电视剧,私下里我们都叫班主任“王公明”,谁知今天竟被武表哥这样豪壮地当众讲出来。我们都在等待王公明发怒,没想到王老师也是哈哈大笑,简直是前仰后合,过了一会儿才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唉,这药我已经喝过了,李逵,你愿不愿意为我喝了它呀?”

这次没人笑,大家都盯着表哥看。只见武表哥又将自己的铝制的大碗举过头顶,然后慢慢移至嘴边,一饮而尽。大家都给他鼓掌。

这就是我的武表哥啊!尽管调皮捣蛋,可骨子里还是崇尚义气的。

那些年,正值当地石油开采的黄金时期,在我们



那个镇子,有很多暴发户。校园外面就是公路,运输原油的罐车接连不断地呼啸而过,昼夜不息。这些油罐车里有一种叫“前四后八”的大家伙,同学间就攀比着你家有几辆,他家多几辆。那些天,武表哥常常望着窗外发呆,他跟大家说:“我们家买不起‘前四后八’,但我要去开一辆。”

在我们幼稚的梦想中,驾驶这样一辆大家伙那该有多神气啊。我也有过这样的梦想,但是掂量了一下自己的身板,觉得根本把不住它的方向盘,就放弃了那个想法。可是武表哥没有,它一身豪气,虽然才十二三岁,身体却无比壮实,他能开,我们对此都毫不怀疑。陆续地,很多同学都辍学了,武表哥也在其中。

高中之后,我在县城读书,极少再见到表哥。我们是远亲,逢年过节也不怎么走动,不知道他后来都经历了些什么,但我相信一定会很有意思。

一晃眼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小村庄走出来,到了镇子上,再到县城上高中,然后是北京,现在又落在西安。我常常想,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经历的沧桑变化是祖辈们很难想象的。同时,我们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遇上了一个快速变化充满机遇的时代,不幸的是,我们身上承担着太多太多很难被人理解,尤其是不能被长辈们理解的压力。看似光鲜,实则有多少苟且啊!

前年,我结婚头一年的正月,按照风俗要去给远近所有的舅舅们拜年,这也是我第一次去表哥家。表

哥家在半山腰,我们驱车刚要从山顶下去时,迎面上来一辆油罐车,前四后八,擦肩而过。我忙问开车的表弟油罐车的司机是谁,表弟说是我那武表哥。我们停下来,表哥也停下来。距离比较远了,我们都没有下车,只摇下车窗招呼。表哥大声喊道:“知道你们要来,就是不巧,我要去拉油,你们下去,舅舅妯子在家,今天住下,我很快回来。”

我很难相信这个人就是武表哥。他好像更加结实了,头发也显得更加凌乱,上身衣服有些油污,脸上布满了黄土高原的风土,可是堆满了笑容。他的神态既不是憨厚,也不是狡诈,倒有点像《白鹿原》里的黑娃。

我招了招手,大声回复说:“好!”

到了表哥家,舅舅说武表哥还没结婚,整天价胡浪,对象倒是谈了几个,都没成,兄弟间的矛盾也不少……从舅舅的叙述中,我又一次依稀看到了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表哥端着一碗板蓝根,他的眼神坚定,充满了浩然之气。只是,听说陕北的石油快枯了。

我们没有住下,要去拜访的人家多,一天时间安排地非常紧凑,次日还要返回西安,我食言了。

此时此刻,又是一场浩大的瘟疫在肆虐,我们都圈在家里很多天没有出门了,又一次想起了武表哥。

我的武表哥啊,我们再干一碗板蓝根,让这该死的瘟疫早点过去吧!

[责编校对 张颖]



一碗羊肉泡

◎ 宋心茹

我很小的时候就一个人吃一碗羊肉泡了。母亲是回族,所以我们家经常去吃羊肉泡馍。

泡馍好吃,但馍不好掰。首先去的时候最好是温暖的馍,太热的馍掰起来会烫到手,而且掰出的馍也因为过热,煮的时候过于筋滑,不够绵软,味道欠佳。太凉的馍也会因为有些不够新鲜,或者太硬,既难掰也不入味。所以,我们一家人去吃的时候,总是父亲提前去,等着人家中午或下午才送来的第一批馍,估摸着我和母亲赶来的时间,如果快到了他就开始一个人掰,如果还得会他就拿个裹布把馍裹起来,这样母亲赶到的时候馍的温度刚好。

接下来就是掰馍了,首先就是大小问题,大小的话就煮烂了,太大了的话就味道又不好,那馍块最好

每小块都要带着馍的皮还要带着馍的内瓤。贾平凹有一篇写泡馍的文章写得更为精细,大家可以找来看看。母亲掰的馍完全是泡馍标准,我也闹着掰馍,可是每次都耐不住性子,为了掰得快点就掰一点吃一点,吃的比掰的多。

其实我很少自己掰,总是母亲掰好给我的。我从来不知道掰馍要多长时间,因为在母亲给我掰馍的时候父亲总是逗着我玩,每次都是等我刚刚意识到饿的时候泡馍就端上来了。

我一直都自己吃一碗,即使是一个馍的一碗泡馍,父亲说不想让我和母亲分吃一碗,说那样味道就不好了,一碗的调料二碗的汤能好吃吗?

2001年,和老公谈恋爱,他们家住在西门里,恰

立秋(外一首)

▲ 李晓军

秋意无尽,
一片柔软的叶子替你盖住了
整个江山。

历练,
无非是旧日所失
远胜于今日所得,
承认你也像孤星一样衰老。

毁誉参半的夜色,
如何把困于唇齿之间的秘密
留下?

活着,
在越来越远的地方,
发出越来越小的声音。

夏日帖

良久未言,而初夏又至。
那些偷走了我们过往的知了,
那些掠去了我们容颜的喜鹊,
此刻正好无心。

[责编校对 张颖]



好是坊上那一带,所以我俩的饮食习惯一模一样。谈起羊肉泡馍,他比我还头头是道,他说要带着我吃遍所有叫得上名字的羊肉泡馍馆,所以两个吃货一有点钱就是吃、吃、吃。为了多吃几回,我们总是分吃一碗。老公细心有耐心,所以总是他负责掰馍,煮好后让我先吃,我把肉悄悄的藏在碗底下留给他,以至于现在吃起泡馍他总是嘟囔没有以前的肉给的多。

2004年工作后来到了大北郊,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我和薇住一间。那时候,每周都会去学校对面城中村的一个泡馍馆吃羊肉泡,懒得自己掰就吃那些机器绞好的馍,味道自然是差很多,可是和朋友们一起谈天说地也就顾不到嘴上的滋味了。那几年饭量真是大,除了把自己碗里的吃完,还要吃薇分给我的肉。她吃不了那么多肉,总是把她碗里的肉给我。薇结婚那天下着大雪,我则是哭得稀里哗啦,从此她碗里的肉就给了别人。

这几年里,我成为了人妻,有了孩子,陪父母一起吃羊肉泡馍的时间也少了。每次去的时候,也都是围绕着小家伙转,小家伙也很爱吃羊肉泡馍。每每掰馍时,母亲还是不让我插手,只是母亲掰的没有以前利索了,好半天才掰出一个人的量。然后再给我掰,我就把自己掰好的馍放到她的碗里。

父亲在一旁逗着小家伙玩,他太调皮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会训上几句,父亲总是都再反过来训训我,一会说我没耐心、一会训我和孩子赌气。馍煮好了,

那标准式的每小块带着皮和内瓤的馍,就出现在了小家伙的碗里,母亲碗里是我给她掰的几乎和她掰的一模一样的馍,我的碗里馍则是忽大忽小。父亲饭量小了很多,每次都是吃小家伙剩下的,却还是吃不完……

父母老了……

不知道从哪看来一句话,说人的爱都是朝下的,当我还没顾得上把全部的爱放到父母身上时,那个调皮的小家伙就来肆无忌惮地索取……

小家伙依旧没心没肺地吃,吃得油嘴满面,好像当年的我……那碗精致的泡馍,那小半碗油汪汪的泡馍,那个跪在凳子上的5岁的小孩是多么的被宠溺啊!

过了很久我才能体会到,这世上,有些宠溺只有父母能给,哪怕你30岁、40岁、50岁,他们还会宠溺你,不会因为你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为你优秀或平庸有区别,不会因为你善解人意还是刁蛮无理而冷却。

[责编校对 张颖]